

是日受告審於朝三省言誦讀官在法雖無許正謝之文緣多係

前執政及從官兼充理宜正謝故有是言 詔左司郎官樓必兼

權中書舍人書行戶房文字中書舍人傅崧卿兼權戶部侍郎吏

部侍郎晏敦復兼權工部侍郎宗正少卿馮檝兼權右司員外郎

兼權給事中並行官職馮檝職今年十一月十二日辭免轉官

考是日偽劾遣兵掠鄂州之高安鎮於是守臣武德郎閻門宣

贊舍人韓適坐降一官適十一月十五日降官

癸亥左司諫陳公輔請奏蔭無出身人並令銓試經義或詩賦論

策三場以十分為率取五分合格雖累試不中不許參選亦不許

用恩澤陳乞差遣詔吏部措置其後吏部請試律外止並以經義

或詩賦一場年三十五以上累試不中之人許注殘零差遣餘如

公輔所奏從之吏部狀在明年四月癸卯 觀文殿學士行宮留守秦檜言伏

觀陛下親御六軍徃護諸將而臣罪戾之餘猥蒙召用切願扈從

蹇軀身冒矢石伏念臣陷敵累年數國詭計稍知一二賊豫狂謀

備見本末若有探報遠近或可以備顧問至於留司職事益庸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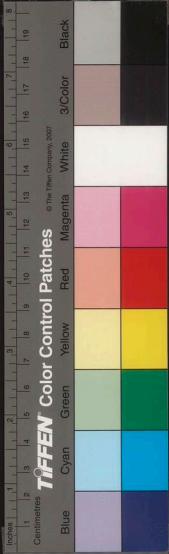
已試之效其人詳練慎密欲望聖明特加財察優詔不許 私

書省著作郎張九成直巖猷閻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以九成

言父老乞侍養故也 右中奉大夫知郴州許和卿降二官放罷

先是和卿之子太虛以捕獲宜章土寇之功免文解而湖南制置

大使呂頤浩言祖宗以來監使知通觀戚不許於所部從軍以草



旨濫乞明行下和御遂罷

甲子廢白州為博白縣隸瓊州冀州為平南縣隸潯州以廣西提
點刑獄公事郭孝友言二郡土曠人稀不能賞官吏之費故也

乙丑詔信安郡王孟忠厚德慶軍節度使董淵特許赴行在

是月詔權貨三務歲守收及一千三百萬緡許推賞大率蓋錢居

十之八茶乃其一香礬雜收又居其一焉二十四年收二千六十
萬有奇三十二年收二

十一百五十六萬有奇統
通六年三月癸丑並額左宣教郎遂寧府府學教授程敦厚

應記上書且獻所注經世論曰畏天恤民量敵數寔正俗練兵

生財專任廣聽審慮大畧言敵勢方堅吾寧未復於西河而不怠

輕用於民力願汰冗兵節浮費又言宰相有好功之志非社稷之

福願陛下加意審慮寧拙而遲無速而悔又上趙鼎書言今日之

事戰未必為是而和未必為非要不可令敵執其權而反以制武

甯亟稱之張浚曰姑試而用未晚也乃除通判彭州敦厚之元孫

也其元眉山人故衛尉水帥敦厚上書以文集行狀修入而不得
其時按今年六月下詔求美言八月張浚始自行府還朝且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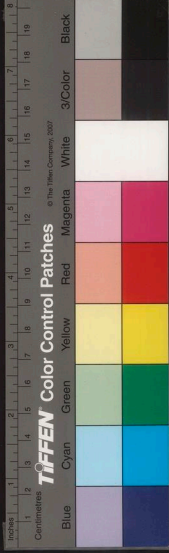
此月末
當者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

宋 李心傳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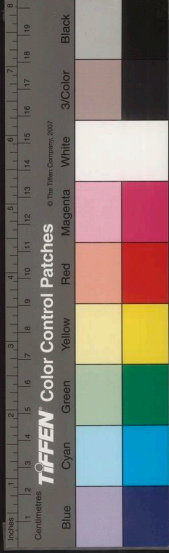
紹興六年九月丙寅湖上發臨安府先詣上天竺寺焚香道遇執
黃旗報捷者乃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所遣武翼郎李遇先是
飛遣統制官賈郝最董亮引兵攻魏州盧氏縣下之獲糧十五
萬斛上已登舟名守臣李謨即舟中奏事遂宿北郭之稅亭
丁卯御舟宿臨平鎮上於舟中與宰執論岳飛之捷固可喜淮上
諸將各據要害雖為必守計然兵家不慮勝惟慮敗爾萬一小跌
不知如何更宜熟慮趙鼎等奉命而退邵武軍進士危無咎特
補下州文學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言無咎從軍日久委有勞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六年九月丙寅湖上發臨安府先詣上天竺寺焚香道遇執
黃旗報捷者乃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所遣武翼郎李遇先是
飛遣統制官賈郝最董亮引兵攻魏州盧氏縣下之獲糧十五
萬斛上已登舟名守臣李謨即舟中奏事遂宿北郭之稅亭
丁卯御舟宿臨平鎮上於舟中與宰執論岳飛之捷固可喜淮上
諸將各據要害雖為必守計然兵家不慮勝惟慮敗爾萬一小跌
不知如何更宜熟慮趙鼎等奉命而退邵武軍進士危無咎特
補下州文學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言無咎從軍日久委有勞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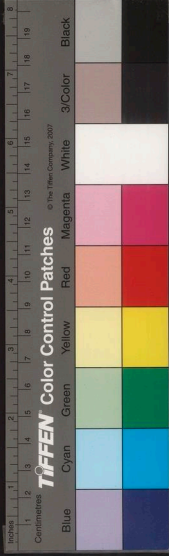
也

戊辰上次崇德縣縣令趙漢之入對上問以民間疾苦漢之言無
之又問戶口幾何漢之不能對言者論其儲備撥民詔轉運使張
淮究寔匪言漢之和借塗金湧器至十枚辦衛士五十人食用肉
直千緡而止饋民三分之一乃削漢之二秩仍令匪治罪趙禹曰
陛下所以延見守令者正欲知民間疾苦耳上曰朕猶恨累日風
雨不能乘馬親往田間問勞父老

已巳次皇林上謂宰執曰岳飛之擄兵家不無緣飾宜通書細問
非各賞典欲措置之方爾張浚曰飛措置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
行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自梁青之來彼意甚堅趙禹曰河東山

寨如韋銓輩雖力屈就金人招而據險自保如舊亦無如之何羈
縻而已一旦王師渡河此輩必為我用上曰斯民不忘祖宗之德
吾料之必非金人所能有禹等曰願陛下修德孜孜經營當如今
日也

庚午上次秀州直秘閣王與韓玳並克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
司參議官推殿前司公事解潛帶御器械提舉宿衛親兵劉錡
各罰銅八斤坐以不經御文堂印驗旗蹄舟舡於禁衛內乘使為
侍御史周秘所劾也起復右武大夫文州團練使廣南東路兵
馬鈐轄都督府推鋒軍統制韓京領和州防禦使以掩殺嶺南諸
盜之勞故有是命



辛未御舟次平望

壬申次吳江縣平海軍承宣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蘭
整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行宮供職是日偽齊故相張孝純
遣其家薛節間道走在上書言利害先是劉黻嘗養俠士蒯挺
等二十餘人待以殊礼孝純自言得其陰謀孝純書云蒯挺訪臣
宗帝御書云時好蒯挺聖墨跡東宮得之喜曰吾得計矣近以黃
庭堅墨跡二十餘本授姓令與王開道華故李務令稍肯不久與
相公別矣臣方知賊臣輩欲令杜鞏袖匕首微行又言金人於沿
二浙以庭堅書取媚於陛下得以肆其狠毒矣又言金人於沿
海州縣置通貨場以市金漆皮革羽毛之可為戎器者以厚直償
之所積甚眾孝純言於豫曰間南人治舟久矣一旦暮乘風北濟而
所在岸口視之恬然儻利於吾彼寧不為之禁豫大懼遽罷通貨

場又言豫遣使封廣王事見三年羅誘上南征事見四月盧崖御乞

師李成猷策事並見四月徐文犯通泰事見三年防俠士禁商販之

可軍器者並見又請分兵守京西諸州斷貝勒之粮道擣劉豫之

巢穴則淮南關陝之兵不攻自解又言山東長吏皆本朝舊人曰

望王師之來爭為內應以贖前罪惟孝鄴有異志不復心懷本朝

孝純嘗與鄴論及朝廷鄴曰死無所憚但恐如陸漸之禍思之恐

不可免新事見二年故孝純及之孝純所上之書偽齊錄有之不

于今十年也如天陳文北奔高球未犯其在三年獻出助兵李成猷

計知在四年則其書當在金球未入犯之前今且依徐憲幸北獻

會編附此疑非今年也書首稱偽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左右正
相而無僕射又孝純又已罷去此時
偽相乃劉黻張昂為之姑附此俟考



癸酉上次平江府以水門隘不通御舟乃就葦于城外百官朝服乘馬扈從至行宮賜百官沐浴三日

甲戌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乞赴行在扈從優詔不許

乙亥韓世忠自楚州來朝上特宴世忠令入內侍省都知黃冕

押伴上督世忠進兵世忠不從此據趙姓之遺史日歷不書世忠

今併附此起居郎張燾兼推給事中秉義郎郭彥卿忠翊郎行營

中護軍備將韓瑤並為閤門祗候以彥卿自北來歸而張浚言

瑤向在陝宣撫司嘗獻陳法頗有可采也武翼大夫閤門宣

贊舍人添差洪州兵馬鈐轄王才令再任

司諸軍家屬之在金陵當塗者詔行在職事官日輪一負面對已邪上謂執政曰前此大臣誤國科歛百姓以供不急之費今日正復用兵未能蠲除力役真有愧也詔四川都轉運使李迥與制置大使司及川陝宣撫司行移並用申狀書檢不繫銜始題開于兩司並用申狀至是改之

庚辰趙鼎奏昨日趙密巨師古軍中苦重脰之疾者得陛下所賜藥皆一服輒愈上曰朕於醫藥嘗所留意每退朝後即令醫者診脈纔有虧處便當治之正如治天下國家不敢以小害而不速去也詔臨安府百司移行並增行宮二字行宮留守司奏以秘

書少監吳表臣兼參議官直寶文閣知臨安府李謨兼詳議官秘



書省正字胡程善主管機宜文字又請右承議郎通判臨安府表

復二題令結並兼幹辦公事大理寺丞吳彥章準備差遣皆從之

復一以十月己亥令結以十月己未
彥章以十一月庚辰奏辭令幹書之詔四川應上供內藏封樁

等錢並許都轉運司拘收應用從都轉運使李宣請也一日封樁

禁軍闕額錢二日減罷吏人請受錢三日考戶長雇錢四日經制

頭子錢五日贍學租課錢於是歲撥提刑司錢八十九萬後四日

始始辭行

辛巳詔龍圖閣直學士汪藻所辟編類詔旨官二員並理在任月

日俟成書後進日比附自來修書體例取旨推恩右朝請大夫

新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呂聰問直私閣以樞密院言聰問在

闈中抬捕海賊鄭廣宣力故也又賜福建安撫使張致遠詔書獎

詔致遠賜詔在

是年甲申

壬午翰林侍讀學士兼史館修撰范冲言近重修神宗皇帝實錄

於朱墨二本中有所刊改依奉聖旨別為考異一書明著是非去

取之意以垂天下後世今來重修哲宗皇帝實錄考其議論多有

誣謗以當日時政記及諸處文字照據其明亦乞別為一書志其

事實欲以辨誣為名每月按勘到卷數差人吏親送至行在付中

看詳修定就呈監修相公訖有合添改去處却發回史館庶幾不
致妨廢後之鑄行在所度支金倉部太府司農寺印岳飛以
孤軍無援復還鄂州是日新除崇政殿說書尹焞發涪州初焞



固辭新命右朝議大夫濬州路轉運副使韓固奉詔即所居敷

煇始就道固時已有罷命俄除知開州固除郡在十月辛丑

癸未詔太廟神主權奉安於平江府能仁寺過朝享日令太常寺

焚香詔嗣濮王仲湜安定郡王令應交互赴行在武舉童子

江自昭年十二能誦兵書及步射詔行宮戶部賜帛寵之旨昭江

山人也直秘閣淮西宣撫司參議官李健知宣州降授右朝

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陸彥欽知發州降授石朝奉大夫直秘

閣范正已知衢州彥欽等始為吳玠所勅送潼州府治罪而中書

言別無令勘理事故以郡守處之事祖在去并附二月是日左司諫王縉

入對乞江浙人戶預以未前折納納湖者抵斗交量勿收耗比頭

子糜費之類皆捐之翌日如所請行下時縉以大臣不和為憂乃

言今陛下所以共濟艱難復大業者三大臣漏或出而縉或

處而秉軸交修政事之間進退人才之際謀慮有所不相及財初

意未必盡同苟無私心惟其當而已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絕猜

間之萌以同濟國事至再三言之縉頭在此月而不將其日因縉上殿附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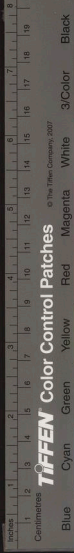
乙酉詔龍神衛四兩都指揮使洪州觀察使行營前護副軍都統

制權都督府參議軍事王彥免持服彥行至鎮江遭母喪上疏乞

解官不許仍趨還引對時左武大夫康州刺史种潜為彥中軍統

制官從至行在詔潜領文州團練使亦以金帶錫之潜師中子也

彥入對潜遷官並在十月丁酉



丙戌故左宣義郎右芳特贈一官芳元符末為太子正坐上書入
那上尤甚籍停官興元羈管至是用其家請而贈之詔宜州守
臣兼帶提點買馬

丁亥吏部侍郎晏敦復權戶部侍郎王侯等上紹興重修祿秩新
書五十八卷看詳一百四十七卷乞錢板施行詔侯落權字敦復
與離所提舉詳定官各進一秩在所刪官遷秩者一人選人改
京秩者五人其後侯再辭乃止遷一秩三省戶刑房已下減磨勘
年有差

戊子詔江東轉運使向子諲應副劉光世軍錢糧副使俞侯應副
張俊軍錢糧子諲與俊不協俊數有論奏而光世向氏婿也故改

命之尋詔子諲與直私閣兩浙轉運副使俞侯兩易子諲乞遷政

不許子諲與俞侯兩易在十月庚子命戶部員外郎霍嘉就鄂

州置司專統領岳飛一軍錢糧左承議郎新提舉兩浙西路常
平茶鹽公事計有功充都督行府馬機宣文字

己丑嚴猷閣直學士江南西路都轉運使趙子道陞寶文閣直學
士以中書言子道應副岳飛大軍及行府官兵錢糧無闕故也轉
運判官逢汝霖令再任建州布衣胡憲特賜進士出身添差運
州州學教授憲安國從兄子也有學行累名不至右朝請大夫
知處州呂至問直私閣嚴猷閣待制知明州沈念直嚴猷閣知衢
州吳革各進一官以三省言至問等究心郡政吏戢民安故也溫



州進士張頴名赴都臺審察頴端安人以歲旱民飢率鄉人就陶
山湖之側築陂儲水溉田萬餘畝小民就食者且千人龍圖閣學
士章誼時守温州上其事于朝且言頴素有文行衆所推許乃有
是命

庚寅直秘閣秦梓知台州尚書左司郎耿自求言竊見祖宗以
來內自京師畿邑外及五路養兵數百萬衆所以重本兵也願詔
天下諸州府招刺一二萬衆先足禁衛兵額次招上中禁軍乃寬
以數年之限歲選強壯及壽之士以充其額詔樞密院措置是
日張浚復性鎮江視師初偽齊劉豫因金領三省事晉國王宗維
尚書左丞參知政事高慶裔在兵間而得立故每歲皆有厚賜而

萬視其他諸帥左副元帥魯王昌初在山東回易屯田徧於諸郡
每認山東為己有及宗維以封豫昌不能平屢言於金太宗最以
為割膏腴之地以予人非計晟不從及是豫聞上將親征遣人告
急於金主亶求兵為援且乞先寇江上亶使諸將相議之領三省
事宋國王宗磐言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豫關疆保境我得安民
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息從之則豫
受其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乞兵嘗不利於江上矣奈何
許之金主乃聽豫自行遣右副元帥瀋王宗弼提兵黎陽以觀釁
於是豫以其子偽尚書左丞相梁國公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今
改封淮西王又以主管殿前司公事兼開封尹許清臣擁諸路兵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

馬大總管尚書右丞李穀為行臺右丞議軍事戶部侍郎馮長

寧為行臺戶部侍郎兼行軍參議又以故叛將李成據孝大諫相蒙託成此時

為揣中侍大夫安北軍承宣使知鄭州孔彥舟闕師古為將簽鄉兵三千萬號七十

萬分三路入寇中路由壽春犯合肥麟統之東路由紫荆山出渦

口犯定遠縣以趙宣徽姪祝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舟統之

偽詔榜示指斥奎輿尤甚於五年淮泗之後謀報破換金兵來

寇主管殿司公事楊存中在淮堽先以二百騎馳至盱眙觀形勢

還奏事留宿內殿三日際上禦寇之策於是分遣諸將以備要害

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軍駐盱眙中軍泗上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

韓世忠在楚湖北宣撫副使岳飛在鄂州鼓勢了不相及獨淮西

宣撫使劉光世在當塗元世遣輕騎據廬而沿江一帶皆無事馬

左僕射趙鼎憂之浚乞先往江上視師至是發行在

辛卯中書舍人董彝言陛下雖當巡狩必戴廟主然近歲時享徒

以有請勿殺牛者至三牲不備而謂之隨宜金陵寢尚淪偽境歲

時衣冠之游未獲嚴奉獨有大廟神主祀事必過於厚情文始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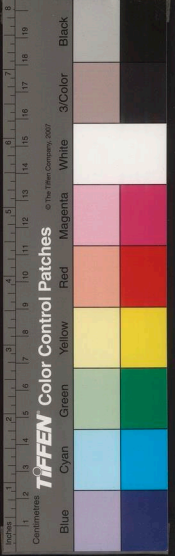
願明詔禮官舉行以稱陛下祇事神靈之意從之都督行府擬

盜賊徒中自相招誘出首賞格五十人已上守關進勇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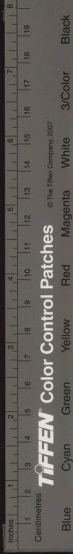
十人忠翊郎凡十等仍並賜銀絹有差

壬辰上論大臣曰資治通鑑首論名分其間去取有益治道即知

司馬光雅有宰相器若唐鑑正可為諫書耳何補龜鑑高宗之崇儒諱學即太宗身馬



素難風灑露沐而說清經術開文學館之時也况聖訓有曰朕之
務季欲知治亂成敗君子小人之道而他日之讀通鑑且曰通鑑
去取皆益治道唐鑑正可為一諫書耳左司諫王縉言竊見軍
興以來費用百出州縣科數有不能免已降指揮官戶並用編戶
所以寬下民也請處寺院有莊產多者類請求於貴臣之門改為
墾院乞免科數朝廷優禮大臣特從所請然官戶既不多墾院之
名蓋緩官戶豈得獨免况又前宰執負數不少所在僧徒停伴
干請使莊產多者獨免則合科之物均之下戶非官戶同編之意
也詔戶部申嚴行下左朝奉郎林叔豹知饒州叔豹為御史坐
奏檜累久斥至是稍復之進士何疇猷孫子解語賜束帛癸
巳翰林學士朱震言按大理國本唐南詔大中咸通間入城都
犯邕管台兵東方天下騷動藝祖皇帝鑒唐之禍乃棄越嶲諸郡
以大渡河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禦戎之上策今國家南
市戰馬通道遠夷其王和譽遣清平官入獻方物陛下詔還其直
却副象賜勅書即桂林遣之是亦藝祖之意也然臣有私憂不可
為陛下言之今日干戈未息戰馬為急桂林招買勢不可輟然而
所可慮者蠻人熟知陰易商賈囊橐為致害我之利害伺我之虛
寔安知無大中咸通之事願密諭廣西帥臣凡市馬之所皆用謹
信可任之士勿任輕撥生事之人務使羈縻而已異時西北路通
漸減廣馬庶幾消患未然詔劉與廣西帥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六年冬十月乙未朔上率百官遙拜二帝 右朝散大夫提

舉淮南東西路茶鹽公事蔣璨直秘閣上召璨入對乃有是命

除不帶蔡字當時張澄改
除乃并以茶事歸監司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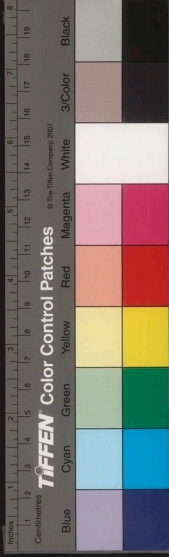
丙申詔諸路州軍將西北流移無歸人民情願充軍堪披帶火壯

人招填禁軍闕額 尚書右僕射張浚言昨令兩浙江東州軍勸

誘大姓就買官誥今來將欲就緒望將每州勸誘及三十萬緡以

上知通縣令當職官各減二年磨勘及二十萬緡減半推賞後之

後旬日中書言恐當職官趨數希賞却致科敷乃命行府覈其如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六年冬十月乙未朔上率百官遙拜二帝 右朝散大夫提

舉淮南東西路茶鹽公事蔣璨直秘閣上召璨入對乃有是命

除不帶蔡字當時張澄改
除乃并以茶事歸監司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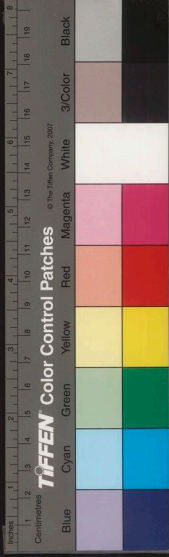
丙申詔諸路州軍將西北流移無歸人民情願充軍堪披帶火壯

人招填禁軍闕額 尚書右僕射張浚言昨令兩浙江東州軍勸

誘大姓就買官誥今來將欲就緒望將每州勸誘及三十萬緡以

上知通縣令當職官各減二年磨勘及二十萬緡減半推賞後之

後旬日中書言恐當職官趨數希賞却致科敷乃命行府覈其如



交久以交...

無抑配獲人即如前詔中書所奏在是月丙午秉義郎李約特除名送濬

州編管網入內王門也永承受劉光世軍奏報文字坐罪轉歸吏

部光世以其貧乃贈之金趙鼎張浚聞之奏網不法下大理獄具

坐嘗與光世交通光世為之市常州田數百畝又遺其五十金法

寺當網贓罪徒追二官罰金鼎進呈特有是命網後死于貶所趙

之中興遺史睿思殿祇候李綱者能誦詞善小說王養飛禽口願

浩在都堂開飛禽數百其教如音梁問之曰鶴鶴也詰其所之

曰內侍李綱所養每鷄有金銀鍍其足又有鷹鷄之屬甚眾皆御

前者綱浩不棄明日奏之詔綱送吏部應主管飛禽有官人皆與

違恩州指使綱遂居于金坛之別業綱嘗為劉光世承受光世以

其貧乃贈之金綱浩聞之下大理綱除名勒歸濬州綱死後所以

免秋受劉光世軍奏報文字則其送吏部不應在三年亦非由綱

浩所奏也此事恐與今年八月庚辰馮益事相關按日曆八月二

十三日戊申中書門下省劾會李綱昨在內侍省日公受賄賂所

為不法有旨令大理寺勾追根治具案開奏是時張浚自行府初

還朝故知同尚奏請也如前楊所記張浚乞斬馮益事亦恐或在

此時爭辨姓之所云故朝散郎游議特與一資恩澤議師雄源

也靖康中為河北轉運判官真定之破議在城中至是其家援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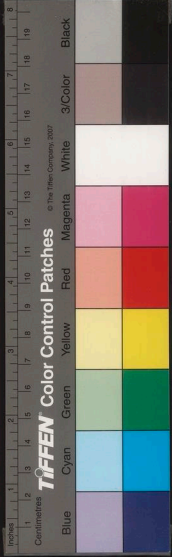
求恩且引侍御史周秘為證秘言嘗與議同在園中而不知其訖

以死特錄之

丁酉吏部侍郎都督府參議軍事呂祉還行府供職先是劉麟等

令鄉兵偽金人服于河南諸處千百為群人皆疑之以金偽合兵





一後光世皆請益兵衆情恟懼議欲移時貽之屯退合肥之戎白
 岳飛盡以兵東下後獨以為不然乃以書戒後及光世曰賊豫之
 兵以逆犯順若不策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今日之事
 有進擊無退保而昂及簽書樞密院事折彥質皆移書抵後欲飛
 軍速下且擬條畫項目請上親書付後大畧欲退師還南為餘江
 之計不必守前識趙昂事後白昂移書後後令張俊揚沂中江西
 併力勤賊解視二賊然後移軍建康固守江西
 以待後事來者謀者言二賊一此交搆不暇矣昂復以書與後
 死為前驅金以精騎雜之萬一出不此交搆不暇矣昂復以書與後
 云使張揚揚軍掃蕩之欲賊未已不望風而逃蓋兵家之勢如此
 折彥質亦以書言之尤切昂為上必不望風而逃蓋兵家之勢如此
 未嘗執之去行之也其後次謂沮害其功者此也明年言者論折
 昂執之意後南之從首謀欲與號賊因事生此落職亦與者論折
 首尾一意後合且出其私意非公言也按此與朱熹所撰張浚行

狀及張浚所作王綱墓志全不同以史及他書考之其寔昂專為
 守江之計而浚力督諸將避兵以此異議難其此月癸卯趙昂異
 於是江東宣統使韓世忠統兵過淮遇敵騎與阿里雅貝勒等

力戰既而亦還楚州或請上回臨安且追諸將守江防海奏若
 諸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敵大
 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不可保乎今淮西之寇
 正當合兵搶擊况士氣甚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害去矣
 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驚復何所制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
 不敢觀望上乃手書報浚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卿今覽所奏甚明
 俾朕釋然無憂非卿識高慮遠出人意表何以臻此祉亦言士氣
 當振賊鋒可挫搦前力争至于再四彥質密奏異時誤國雖斬飛



卷之三十一

錯以謝天下亦將何及上不聽乃命社馳往光世軍中督師時劉
猷將東路兵至淮東阻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麟乃從
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於是賊眾十萬已次於濠壽之間江東宣抚
使張俊拒之即詔併以淮西屬俊主管殿前司楊沂中為浚統制
官浚遣沂中至泗州與俊合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
大功取節鉞或有差跌浚不敢私諸將皆聽命

戊戌沂中至濠州會劉光世已舍廬州而退趙鼎之遺史云劉光世
魁其勢甚驩密中宰相趙鼎乞降樞密院指揮退歸太平州密書
樞密院事折差實助為之請遂撤光世退軍張浚大怒遣向子諶
時督光世復還廬州林泉所記所書亦同趙鼎光世但執請于鼎鼎
怒便降密劄計其退併此所云恐誤然張浚發行狀稱劉欲退合
之戊名岳飛之軍東下而日曆十一月九日於岳飛奏復奏肥
分往江州屯駐則是果管險此指搆也姓之或有所招姑附書之

更參浚甚怪之即星馳至采石遣人諭光世之衆曰若有一人渡

江即斬以徇且督光世復還廬州右司諫王縉亦言主帅有慢令

不赴期會者請奮周世宗我太祖之英斷以儆其餘上親筆付沂

中若不進兵當行軍法趙鼎事實曰時浚又督沂中徑趨合肥以
擄光世而張俊謂楊軍新戰勝當休然

劉麟已逼合肥肥世稱重已回江北諸將用命浚慮行府屬言不
行有失机事即白上令者軍事已急萬一小有差跌利害不細
自朝廷主張其事廣使張浚事有骨肋上深以為然乃馳呈劉

光世欲出示不用命當依軍法大呼諸將曰汝輩且向前校取吾首凡

之遇血戰終日麟遂大敗是時非朝廷措置以知華督之勝負殊

未受五月丁丑載上詔不進軍者當行軍法乃指謂楊沂中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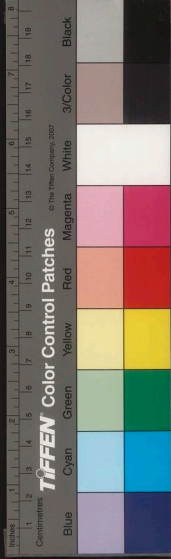
事實蓋光世不得已乃駐兵與沂中相應遣統制官王德龜瓊將

精卒自安豐出謝成遇賊將崔牟于霍邱賈澤于正陽王過於前
羊市皆敗之是日賊攻壽春府守治芍陂水寨守臣閻門祇候
賊夜劫其寨又敗之初光世言艱乏詔轉運使向子諤濟其軍
賊子諤晝夜併行至廬州而光世兵已出東門子諤直入地見光
世具其綱每至岸次光世乃止

已亥詔平江府城內外民旒買賣錢物出入並各從便自上駐蹕
以來有司奉行京城錢不出門之禁羅價貴踴右司諫王縉以為
言乃罷之右中奉大夫李平仲起復充四川制置大使司檢法
官平仲開封人奉明法為大理評事不去廷尉者十年職至梁
師成用事欲見之平仲不往建炎初出知榮州代去丁母憂寓居
于蜀至是席益奏用之而平仲卒矣右從事郎平江軍節度推
官趙慶餘特改右從事郎翰林學士朱震等言慶餘內行孝弟施
於政事明敏可觀故引對而有是命

辛丑詔提點淮南公事張成憲重別措置大軍所須芟芻每令極
撥時淮泗大軍所須芟芻其夥而成憲均之楊楚秦州暨高郵州
每州十萬束至二十萬束民間津送每束有至五六百錢者右司
諫王縉請令諸軍願得錢就便收買者聽餘令採之近地雇人以
官舟運之故有是旨右迪功郎李若樸試大理司直若樸著虛
弟也右文林郎鄭剛中右迪功郎李郁並充勅令所刑官官剛
中金華人為温州判官受知秦檜故檜荐用之郁已

省政鑿



士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蔣嘗任知縣人十三員政績乞已任通判
 者與大郡見任縣道者與小郡並條終更日赴任仍後本司隨方
 選差內選人候改官丁憂人候服闋日依此後之時益蔣蔣蔣願
 衆而左宣教郎馮時行左通直郎樊汝霖為之最後皆知名汝霖
 金堂人也時行見罷四川諸州軍縣鎮酒官一百七員用席益奏
 也時川路多置比較務料定入戶出錢以資妄費民不堪支上聞
 命益相度裁減益請州縣有官可兼鎮市鄉村相近者並罷餘令
 都轉運司選差申制置大使司審度給劄從之 詔巡幸隨軍都
 都轉運使孫汝嘉為浙西淮東沿海制置使帶御器械劄劄之

翌日更命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為制置副使以所部屯通
 州之料角汝嘉等乞以右通直郎新知濠州蔡廷世等二人充參
 議官量賜激賞錢仍令浙西漕臣淮南提點官應副軍食皆從之
魏克小恩戴汝嘉此 左迪功郎方疇左後事郎朱翌並為勅令
 除于十月癸丑蓋誤 疇司農少卿 疇趙昂客也 疇見元 監
 所刑官官翌載上子戴上壞寧人靖 疇趙昂客也 疇見元 監
 察御史趙煥請令御史臺今後日受諸路詞訴其事重害日久不
 決者申取朝廷指揮其監司州縣留滯經時裁處失當亦許依法
 彈奏詔御史臺所受諸路詞訟如有事理重害日久不決者具申
 尚書省取旨看詳餘如所請 詔總制司錢令諸州路軍通判依
 已降指揮悉心拘收別用庫眼椿管依限起發非專降朝旨不以



是何官司並不得應副如違通判先降二官放罷仍令提刑司檢

察時諸郡多截用總制錢申乞除破都省言總制錢乃朝廷正當

賦之外講畫到錢數故申飭之尋命監司守臣擅行乞借費用老

視此後言在十一月丁卯詔廣西路宣和官鑄當二小平錢並令行使有

故唱為毛錢之人重行決配右通直郎督都府幹辦公事張耐

引對翌日詔賜同進士出身與陞擢差遣是是劉侗以衆數萬道

受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康權主營殿前司公事楊沂中與侗前

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狃狃軍深入恐王師掩其後欲會麟子合肥

祭外趙鼎進呈劉光世所奏事宜上曰光世之意似欲退保采石

尚曰據諸處探報殊無金人如此則自當慶擊若官軍與豫賊戰

而不能勝或更退撓則他時何以立國但光世分兵隨處禦守已

見失策今賊兵既已渡淮唯當亟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

之寇然後議去留茲為得計萬一使賊得志于光世則大事去矣

折彥質曰誠如趙鼎所論上顧鼎曰卿此策頗合朕意朕度金人

行兵不如此止是劉豫之衆若合張俊光世之軍擊之理無不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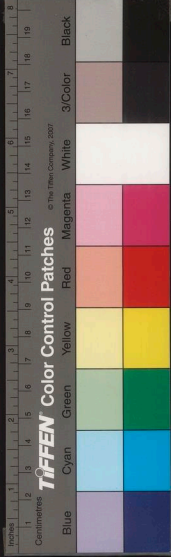
此段據日歷所記修入於鼎所奏與諸家記錄及當時談官論者列全不同當時折與與折彥質初欲抽兵後無知無金人乃直有修潤亦未可知更當詳之

申辰沂中至藕塘與現遇賊據山險列陣外嚮矢下如雨沂中曰

吾兵少情見則力屈擊之不可不急乃遣權鋒軍統制吳錫以勁

騎五千突其軍賊兵乱沂中縱大軍乘之自將精騎繞出其背短

卷百六





兵接即大呼曰破賊矣賊方愕視會江東宣抚司前軍統制張宗
 顏等自泗州南來率兵俱進賊眾大敗視以首抵謀主李諤曰道
 見一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當猶萬計
 皆僅立駭顧沂中躍馬前叱之曰爾曹皆趙氏民何不速降皆歸
 伏請命官軍獲李諤與其大將李亨等數十人麟在順昌聞賊敗
 拔寨遁去光世遣王德擊之先是上賜德親劄諭令竭立協濟事
 切以副平日眷待之意德奉詔與沂中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其後
 也通兩路所得賊舟數百艘車數千兩器甲金帛錢米偽文鈔告
 勅軍須之物不可勝計于是孔彥舟圍光州守臣耿武郎王莘拒
 之彥舟聞視敗亦引去北方大恐

變事與曰初麟視之報其意
 張發會皇出江上未知為計也

白上嚴督諸將皆屬自擬論檢上親筆付諸將于是皆恐疎奔命
 揚中自泗上率吳錫張宗顏直前與劉視過多破之使麟賊夫
 相偽齊與金分道入犯馬夫親征之議於是世忠進屯揚州流星
 庚卯之計一行遂提于大儀鎮而金鶴供適兵馬入荊漢可當五
 年楊公既平東南無盜區于是為左嚴石並平重魚領樞密俱備
 節督浚出視即以行府為名而為居總政表裏相應雖孟慶沈興
 行有一般事用一府文書之說一時雖小元祐矣自六年親行
 過感暑不憚命世忠自歿楚以圖雅揚光世也廬州以拓北運兵
 飛也襄陽以窺中原張浚為進也府貽之計而禹與浚同心責飛
 旋浚獨馳行府命告浚以過事不必稟朝廷恐失機會故為齊入
 言於是楊沂中提于藕塘北方大恐而金廢劉豫矣此
 紹興四年以後七年以前所以又大異于紹興之初也

司農以

却樊賈請沿江開田不成片段者比民間例只立租課上等立租
 二斗次減二升又次一斗有半召人承佃免一年租後之故朝

奉大夫俞賙追一官賙家以致仕乞任子而吏部言賙用明堂結局改秩雖已身止亦合審量故有是命

乙巳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言被旨令催促趙開應副吳玠軍前糧餉臣即考其稽滯之由方見得見今水運尚係以前歲計合起之數蓋緣連年登帶以至今日臣準指揮催促雖據回申止是泛稱已牒逐路運司管認措置裝發並無的確已未起發之數由臣人微望輒無以號令諸司竊恐緣此上累國事伏望特降睿旨下趙開應奉司文移畧行報應庶于職事免致曠弛趙鼎乞今開分析上可之時益已命逐路漕臣分認地分遞相交割後半月又言開別不應副身舡及水脚錢乃詔開與逐路漕臣同措置津運如軍

食少有不繼並一等取旨

後詔在是月庚申

歸正人黃捷特補成忠郎

提攷縣人劉豫之叛也提率鄉民保守山寨數報賊中事宜至是與其弟淵挺身來歸故錄之也 詔潼川府守臣景興宗進職

等廣安軍守臣李瞻果州守臣王鵬宗正少卿馮檝並進一官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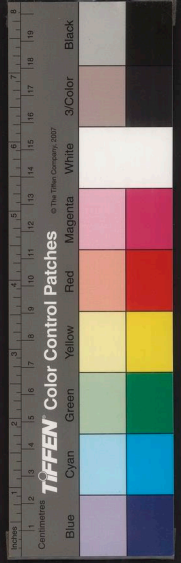
年蜀中早景宗等率民賑貸檝居遂寧府自出米數百斛以率鄉人鄉人誰起之飢者賴以濟制置大使席益聞于朝故賞之厲弊

錄人也

日歷無此今以紹興七年十月八日尚書省檢會稽抄入

丙午右從事郎鄂州蒲圻縣令劉彥循一資再任彥為邑丹歲戶口益增用部使者請而命之

丁未左宣教郎江西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羅蔭可進秩一等先



是觀文殿大騎士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聞上巡幸遣蔣可奉表聞
起居且言自古用兵相持既久則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連遣得
力兵將自淮南前來斷黃岡約岳飛兵相為犄角以夾擊之天功
可成繼而王師屢提綱又奏陳利害大畧以謂竊見間探所報偽
齊乞兵於金人頭項頗多未聞有渡淮而南者其倭犯淮沔及光
山六安等處作過只是李成孔彥舟數將募軍深慮賊情狡猾後
重兵于後而以募軍來當我師若一勝之後兵驕氣隨則為患首
不可勝言者伏望降詔諸將益務淬礪以待大敵仍命朝廷按圖
以視諸路某路固寔當設疑以欺賊兵某路空虛當增兵以禦倭
探使江淮之間表裏相資首尾相應上以綱所陳利害切中事机

賜詔褒諭綱再奏願降哀痛之詔憫將士罹兵革之苦凡死於戰
陣先加封爵厚給贖贈收卹其家死者褒則生者勸矣然後明詔
統帥審覈功狀俟防冬解嚴慶賜併行其誰曰不然故武經郎
种廣特贈武翼大夫雄州防禦使廣守陝州死于難張浚在陝西
嘗贈一官至是樞密院以為薄乃申命焉事在建炎元年四月左司諫陳
公輔言在法臺諫官不許出謁許見客都司大理寺官並禁出謁
休日許見客比緣多事廢弛往往不依法禁非惟不能杜絕請求
亦恐有妨職事乞申明行下從之

戊申上謂大臣曰近日淮西有警朕常至夜分方寢奏報到又輒
披衣以起或至再三趙鼎曰致陛下憂勞如此臣等之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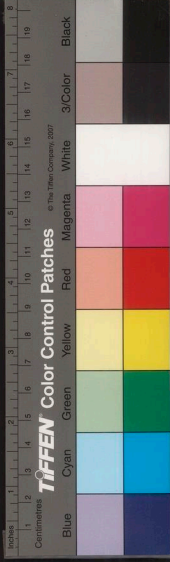


後事郎張登特改左承事郎登以荐對而有是命

辛亥楊沂中捷奏至俘戮甚衆上愀然曰此皆朕之赤子項子凶
虐勉強南來既犯兵鋒又不得不殺念之心痛顧趙鼎曰可更或
勅諸將爾後務先招降其陣歿之人亟為埋瘞仍置道場三日晝夜
以示矜惻上嘉張浚之功賜詔畧曰賊雖犯順犯壽及凌卿率
師徒臨敵益壯遂使凶渠甯道同思自焚寤寐忠勳不忘嘉歎仍
令浚具上都督府隨行官吏軍兵推賞浚言賞或濫加則將士解
體乞將至龜山太平州人並轉一官資別有功人量與增賞上從
之浚奏以七年正月
丁卯下今觀書之左文林郎江州管内安撫司幹辦公事胡
軌特改左宣教郎軌在政和中嘗上書言當以堯舜之道治天下

不當用黃老之說又言蔡京誤國童貫梁師成等不當用事掌
官舒州編管至是用趙鼎荐對乃有是命翌日上謂鼎曰朕昨覽
執所上疏極為忠憤而執總編管耳此有以見道君皇帝之至德
也若據諸人之意必殺之矣制曰朕側席圖治渴聞讜言爾頃在
難言之日銳然獻忠以取竄逐豈知有今日之遇乎爰因造朝白
對便殿遂俾改秩錫以贊書庶幾四方知朕好惡直嶽猷開
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九成改除直秘閣九成以貼職太後
固辭不受上不許九成言今日辭免非矯激要名第不欲因九成
上奏朝廷綱紀朝廷察其意為之改命仍賜詔獎之

壬子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以便宜增印錢引三百萬緡市軍儲七



五月葉制司增印錢引始此

癸丑右司諫陳公輔言近行在職事官輪對已周目今甚望諫止有三負逐日上殿班次亦少見在行在審計官告糧料權貨益倉及

茶場等光不係面對上件文臣皆係朝廷選差之人今來若有已見願面對者乞許論對一次庶使臣下各得盡其所言而艱難之

時亦少裨至政之萬一也及命輪對如二年之詔二年五月丙子詔行在監務官

得輪對八月丙申罷之是日張俊楊沂中引兵攻壽春府不克而還

乙卯侍御史周秘奏貸遣所得之俘上曰秘此意甚善朕方痛念西北之民皆吾赤子進為王師所戮退為劉麟所殘不幸如此今當給與錢米然後遣之使歸翰林李士朱震翰林侍讀李士範

冲各進官一等以建國公讀孟子終篇也於是本閣官武經大夫器御器械部諤已下及資善堂官吏各進一官資 詔省部應平

江府管内士民陳訴事件不拘常制許令受理用權戶部侍郎王傑請也

丙辰直龍圖閣知建康府葉宗諤陞秘閣修撰中書言宗諤治效有聞民安其政故陞之 龍圖閣李士知平江府童誼入對論平

江之民所甚若者在於催科之無法稅役之不均疆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無稅之田遂使下戶為之破產今欲革此二弊若責之

監司則不過移文於郡守責之郡守則不過移文於縣令是三人者吏課叢奏酬應多方雖有敏強之吏功不能專力所未暇况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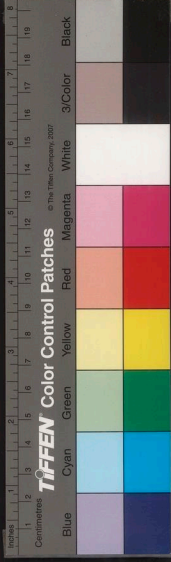
不盡才則又非徒無益也伏望明降詔旨專委通判一員均平稅
役先開首原之路次奉告陳之令詢考鉤稽責以期限實信而罰
嚴則二弊可革貧富俱安公私共濟矣乃命左朝奉郎添差通判
府事孫邦措置後不果行詔江西制置大使司辟右迪功郎李
琦上猶縣丞指揮勿行琦以李綱奏辟仍乞免避奉路茶蓋官親
嫌詔特許而言者謂必關當用京官琦攝官未及二考無奉生不
在奏辟之數狗李琦而廢朝廷之法四臣切惜之命遂寢
丁巳修武郎張勳特換右通直郎勳在劉光世軍中權主營机宜
文字張浚言其有彗行乃策試而命之

戊午改廣州秦真觀為來遠驛以備招來諸國貢使

己未趙鼎奏比見探報劉麟所起山東京畿人共有自書鄉貫姓
名於身而就縊者上曰何故如此鼎曰苦其力後耳臣昔在陝西
親見調夫而民間大不聊生號哭之聲所不甚聞是以圣人常以
用兵為戒仁宗皇帝勤儉積累四十二年府庫盈溢下無貧民上
曰他時事定願不復更見兵革

庚申右司諫王縉言州縣和糶閔子勘合繳連多所阻滯乞令只
於閔子皆批鑿年月日州名用印給付任其使行復之 右宮差

郎賜緋魚袋李弼追二官改正童服弼自國子內舍生以進明堂
頌授官校正御前文籍改秩賜服至是自言恐合審量故有是益
是日都督行府權鋒軍劾用易書為廣東賊魯蒙所執青不屈死



之衆本軍士去為盜後受經畧使李陸招安以為承信郎已而復
叛至是經畧使連南夫與推軍鋒軍統制韓京會於惠州督諸兵
討之京募敢死士七十三人夜劫充營者在行中為所執賊驅至
後軍將趙續寨外謂續曰汝大軍為我所擒者甚衆青大呼曰勿
信所擒我耳賊又言吾不汝殺第令經畧持黃榜來詔安易青呼
曰勿聽任賊殺我我惟以一死報國家賊怒焚之青罵不絕口而
死青無妻子事聞特贈保義郎閤門祇候官為荐祭馬青贈官在十二月祭
辛酉左後政郎王湛循二資湛獻負薪論於朝起居郎權給事中
張盡言其人可用故也此王湛有二人其一入進士出身紹興
紹興十一年為樞密院計
議官此乃有出身者也

壬戌直秘閣知推州李章為陝府西路轉運判官廢梅州為程

鄉縣隸湖州又廢長樂縣為鎮時梅州之北四百餘里地不耕種

人無室廬而長樂戶口不滿數百故用諸司請而廢之十四年復梅州

詔太平州編管人范燾移惠州編管燾初以上書詆誣昭慈薙獻

皇后奪官編置至是復獻書張浚詆毀大將故竄之此恐是言劉
光世當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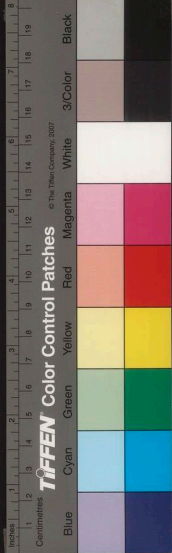
是日月中有黑子

癸亥張浚遣左承議郎行府書寫札宜文字計有功來奏事後二

日除直秘閣遣還初趙鼎得政首引浚共事其後二人稍有異議

賓客往來其間遂不協及楊沂中奏捷鼎即求去位上不許鼎因

曰臣始初與張浚如兄弟近因呂社輩離間遂爾睽異今同相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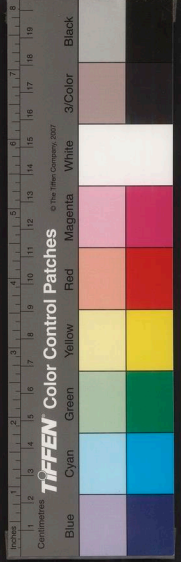
卷一百一十五



勢不兩立陛下志在迎二聖復故疆當以兵事謂重今後成功
 上其氣甚銳當使展畫底蘊以副陛下之志如臣但奉行詔令
 理庶務而已後當留臣當去其毒然也後朝夕還俾臣奉身而退
 則同列之好俱無所傷他日或因物議有所去留則俱失之矣上
 曰朕自有所處卿勿為慮昌曰萬一議論紛紛曲直散亂是時陛
 下必不秘今日之言臣狼狽無疑矣陛下即位以來命相多矣未
 有一人得脫者豈不累陛下考慎之明乎上徐曰俟後歸議之後
 翠車駕宜乘時早幸建康昌與折房質共議回蹕臨安以為守計
 上許之不意張浚後行次云公未至乎江時昌等已議回蹕臨安
 昌中大事記建炎二年幸揚州三年幸杭州此江黃為之也然自
 明州而航海幸越幸平江幸江黃為之乎自紹興八年定都臨安

不復進都此秦檜為之也六年浚獨相乃有建康之幸七年昌怒
 相已有駐驛臨安之議亦檜為之乎胡寅有言陛下父兄在金中
 日夕高望曰吾有子孫為中國皇帝吾之歸有日矣痛為楚若居
 辱之中發此念為比言于今三年日迫日切而獻謀奉鷹之人方
 尋陛下南狩日遠日老遂無復讐之心別求建都之地臣所未論
 不得已則如張浚所謂都建康則北望中原慷慨憤慨可也今乃
 聽心於一隅何義哉 故左武大夫貴州防禦使郝仲連贈中侍大夫明州
 察使更與七資恩澤始錄河中死事之勞也事見建炎
 元年五月 江南東
 路提拏監茶常公事吳序賓乞去年本路三州旱歉流移歸業之
 人與免差役一次從之

十有一月乙丑朔進士詹叔靈特免文解一次仍賜帛三十匹叔
 靈玉山人也嘗投匭上書且獻平定策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
 迪言其可採故旌錄焉 太常議故贈少保种師中曰莊愍



卷一百六

丙寅故中大夫范純礼再贈資政殿學士其合得恩澤依數貼選以其家有請也後謚恭獻

純礼元符尚書右丞黨籍執政弟二十二人徐州居住

權主營

賢前司公事楊沂中言近勦殺劉猷賊馬盡淨生擒簽軍萬餘人已將強壯之人團練結入隊天寒無衣詔有司製綿裘四千授之

丁卯左司郎中耿自求言殺人者死古今不易之典也吏緣為姦迎合時好希覬賞典不以情寔例奏可憫苟盡原貸生者即幸矣

秦死者寃抑何願詔監司州郡今復詳究可憫之理謂所以傷人不應致死偶而致死者方為可憫若因鬪爭毀譽復有用撻刀手足等殺人致死則相犯各有輕重尚何情之可憫乎仍乞詔憲司

州郡如案情疑慮誤用法意能雪活人命自合依舊日賞典施行

庶幾絕官吏希覬之望使生者死者均被至朝平允之澤詔刑部看詳申省 太常謚王巖叟曰恭簡以其孫右地功郎循及有請也

戊辰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兼提舉詳定一司勅令張浚特遷左光祿大夫以祿秩成書也浚固辭不許請回授其兄右承事郎直徽猷閣

况於是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沈與求乞以經修一官回授其兄右地功郎夢求上皆許之中興後輔臣以進書恩回授

親屬自此始

浚乞回授在是月甲申與求乞回授在十二月甲辰

詔應轉對官如有疾故

許寔封授進文字更不引對 起居舍人呂本中引疾再請秦祠

不許本中言自古中興必有根本之地以制四方之地必有根本之兵以制四方之兵今都邑未定禁衛單弱望諭大臣先求二者之要而力行之 武經郎閻門祇候知壽春府孫暉特遷武功郎閻門宣贊舍人錄堅守水寨之勞也暉言本府進士金覺讀書者方乃以竟為下州文李

己己右奉議郎知濠州韓元傑以軍儲無闕遷一官 停官人鄭

謬上書言用兵急切邊机利害二策詔謬叙故官為左後政郎

左宣教郎蘓籀知太宗正丞籀轍捺也起居郎權給事中張壽言

比罷待闕寺監等官二百餘人蓋欲慎才選能天下莫不拭目以

觀新除而籀乃以專事馳駕干請權貴無恥而得之士論紛然以

為不可遂罷其命

庚午詔張浚召遷行在所令李士院降詔上又別賜手書遣內侍勞問仍以端石硯筆墨力劔犀甲賜之

辛未中書舍人兼且李士院兼侍講陳與義為翰林李士院趙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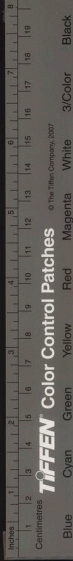
既因群小離間遂有見逐之意會中書舍人陳與義不棄於散
遂傾心附之乃以資善引范冲之說告之後以為奇貨劉子羽與
聞其事當 左司諫陳公輔請措置置宮廟之官毋使太濫曾任侍

以上俸給優者捐之曾經除名編置罪惡重者罷之百官祿料米

麥數多亦當酌中例與折減詔堂除宮觀依已得音除見任郡守

侍從外非吏部格者令御史臺彈奏

癸酉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岳飛奏依奉處分往江州屯駐上曰淮



又少一死耶李正金

西既無事飛自不須更來趙鼎曰此有以見諸將知尊朝廷凡所
命令不敢不從上曰劉麟敗北朕不足喜而諸將知尊朝廷為可
喜喜也龍克小曆先是詔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駐江州吳西岳
飛奏已至此此是飛起發夫至江州也上詔云飛自不
須更來則必止
其行以當考

丙子左朝請大夫直秘閣新知宣州李健右中大夫直秘閣新知
泉州汪台嗣並降一官放罷健等為劉光世軍中謀議官金人之
入犯也自廬遁歸且勸光世退保采石至是張浚言健等久在軍
中坐食厚祿倉皇南渡上下解體故罷之中書舍人董奔奏二人
讒罪施行當坐軍法今日正大明賞罰以警中外之時不容輕貸
乃又降一官

丁丑觀文殿太子行宮同留守孟度自臨安來朝翌日辭還都
督行府閣立定回易庫官賞格凡本錢萬緡歲中收息及六分賞
錢二百千遞增及十分賞錢千緡本錢五萬緡已上各更轉一官
不及六分令檢察司取戒飭不及五分申行府當議酌情形遣仍
勒令陪還後之 左文林郎新勅令所刑定官鄭剛中引對剛中
言陛下臨御十年寬刑罰省科徭戒貪賦恤飢窮嚴警備每一詔
下丁寧懇惻而德澤未徧者蓋天下有虛文之弊臣願為士大夫
下勵精之詔許自今宣布寔德視斯民利害如在其家不得以虛
名文具欺罔朝廷使陛下之誠意被覆赤子之身而不在於官府
又書之上翌日輔臣進呈上曰近所引對多是才人朕雖得珠玉



珍玩不足為寶但冀一歲之間得十數輩人物乃足為寶也

日以其言令李士降詔出榜朝堂遂以剛中為左宣教郎充樞密

院編修官

上語在是月戊寅降詔在己卯剛中改官任卒已今職書之

戊寅右司諫王縉言切見朝廷拋降軍須之類諸路州縣丞受辭有不均之民間者緣朝廷有不許科敷之文監司不敢任科敷之責而責之屬部知通復不敢任責而委之屬縣令佐欲避其名則付之胥吏姦弊百出無不至矣若自今以後應和糶糧斛之類有不免均之人戶者逐縣各具承受之數以編戶計之少則均及上戶逐等分上中下三等各若干多則用物力或苗稅通計每若干實石當若干零數與免逐鄉開人戶姓名逐戶具合買數目并官

給價錢具書大字榜之通衢使民間知其無廣拋之數則胥吏無

所容其姦姦者不得計囑而幸免善弱下戶無倍出之患矣後之

詔諸路宣撫司屬官許本司奏辟或朝廷差除內京官並以

二年為任願留再任者取旨時議者以為自兵興以來士大夫一

入軍中便竊議而鄙笑之指為濁流皆緣朝廷未知審擇一聽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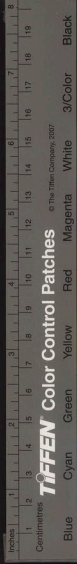
僻差故所用之人或坐罪廢或報私息或因應副或出于求貪利

寬官畧無去就之節有更十年而不退者故條約焉 右宣教郎

知虔州信豐縣彭合轉一官候任滿日與陞擢差遣合廬陵人守

臣孫佑奉詔荐其材畧有餘盜不入境故有是命 故古朝議

夫孫諭特贈左中奉大夫以其曾孫右朝奉郎致仕偉乞以單



息一官回授也

諱先是建炎二年

諭為吏廉紹至初引年告老有司以諭

子孫皆止不許蔭補遂絕祿仕湖北諸司上其事情官其魯孫偉以為天下廉吏之勸奏可著為令封嘉陵江神為善濟候江自鳳州之梁泉歷興利閭果合恭以入大江川陝宣抚副使吳玠言正係餉軍漕運水路望加封爵故也

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真似漢人近時來帝董所不可易
聖朕有光隸字五百卷日夕寘之座隅每取展玩又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家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趙鼎曰如光所謂
勸容周旋中礼而無纖毫遺恨者也 詔韓世忠駐軍淮上蕭練
有方金豫畏服不敢輕犯命李士院降詔遣內侍盧祖道往軍前

撫問仍以銀合茶藥賜之
諸州教授以薦對也

古修職郎趙衛特賜同進士出身為

壬午左後事郎黃豐為勅令所刑定官

豐初見建炎元年二月

四川制置

大使席益上漕運六策令李士院降詔獎諭初宣抚副使吳玠以水運稽留欲從陸運而都轉運使趙開以其費大難之上命益稽置至是益言蜀中民已告病而軍尚乏食詳觀輿源圖所以救之不一而足所以奏請轉般欲於上流水滌之時併運在閬利近處春水生後一發運至軍前庶免如今年夏秋頓至閬絕一也又奏請於利閬州就糴入中廢免如今年多支脚錢而運遠路之費米二也又於瀘叙嘉黔等州打造運船及自用收拾水流未斫代官



地木造船庶免向來虜船之弊致客旅逃避棄毀其船官失措置
三也秋初於閬州急糴萬斛以應軍前急闕又遣官於軍前計議
梁洋就糴十萬碩庶免如向來陸運之弊人民後死田萊多荒又
得軍前早有糧餉四也行下三路漕司任責起發合運之未自五
月後來至今在倉米數起發將盡庶免如向來積米在倉軍前告
乏五也又差本司屬官賣錢物性濫叙恭涪依松下糴買新米就
近發赴軍前却於西路水運最遠去處冗椿米數省水運舟船之
費而民無科糴之苦六也時開已召而未去亦言制司就果閬市
軍儲非是已見今年八月癸卯議者又謂伐木造船於邊禁非宣李弼直而奏請
玠與益相疑事亦竟止是冬復行陸運名曰支移民間率費七十

十而致一斛糶夫死者甚眾支移事以明年七月馮康國所奏修入

乙酉詔隴右郡王趙懷恩令四川制置大司使月支供給錢百千
先是懷恩自熙河入蜀依閬州宣撫司及司廢席益秦徙居成都
久之乃有是命

丙戌起居舍人呂本中兼樞中書舍人時有監陞州倉草場苗豆
者以贓獲罪黜之本中奏曰近歲官吏犯贓多抵黜罪且既名士
入行法之除宜有所避况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若遽施
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亦無所及矣論者皆以嚴刑上法
祖宗夫祖宗之時臨机制變事有不得已也然自仁宗而降寬大
之政久已成風累丞相不敢輒易今一旦盡改成法欲用祖宗



卷一百六

權宜之制將重失人心臣未見其可也又此刑既用臣恐後世不幸姦臣弄權必且借之以及無罪直言私議亦不能免何者用之已熟彼得藉口不以為異也使國家此刑不絕則紹至以來儉人益柄縉紳遭此殆無遺類矣願酌處常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疏再上後之謂事日歷不再載會要今貸門亦無之今以本中奉日其薰叔書命書之當求他書別徐本日

丁亥日中黑子沒

戊子諸王宮大李士不微特選一官不微灌安懿王後南班官士會子也母病割股肉為羹以進故褒之

己丑故翰林侍讀李士王珠之涼楚老獻仁宗皇帝所賜飛白字及御書賜銀帛百匹兩珠在翰林仁宗問今歲科奉內中合要素告文宣王及諸吳表章趙禹奏此事不見於他書上曰祖宗留意人材如此天下安得不治直秘閣京東淮東宣抚處置使司參謀官王喚兼都督行府隨軍轉運副使

庚寅湖北京西宣抚司參議官李若虛以所擒偽知鎮汝軍薛亨等赴行在上引對進若虛官賜章服仍釋亨罪命以官付飛軍中

使喚後四日擢若虛荆湖北路轉運判官若虛除書在十二月甲午今職書之其遷官賜

張日曆不書又日曆止云薛亨放罪而岳侯傳云上赦薛亨等賜銀絹并各入官資上更賜一官付候軍中使喚故付此若虛遷官賜服以周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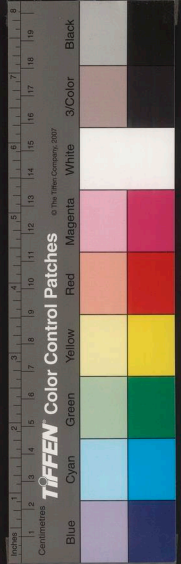
勅疏修入稅

辛卯秘書省正字朱敦儒兼權兵部郎中行在供職進士朱昉

卷一百六

三

三



應詔上書謂地震咎由失信中書後省奏其言明切有補治道詔
承免文解仍賜帛三十匹貲無錫人也

壬辰上書大成殿榜賜成都府李官用左迪功郎新府李教授范
仲受多請也仲受成都人奏疏言本府李殿建於東漢之初平漢
人以大隸記其修築歲月刻于東楹至今九百四十二年蓋天下
棟宇之古無過于此者上從其請命仲受就持以歸 右承議郎
知郾武軍趙子木至官言利害詔特減二年磨勘日歷不載子木
磨勘官今以武陽

志增

高麗將入貢先遣持牒官金稚圭劉待奎夾朝廷惧其與金人為
間是月詔賜稚圭等銀帛各百匹兩及衣帶器幣而遣之於是稚

圭至明州而反

日歷無此今以會要及吳芾奏議參考修入

初劉麟等既敗歸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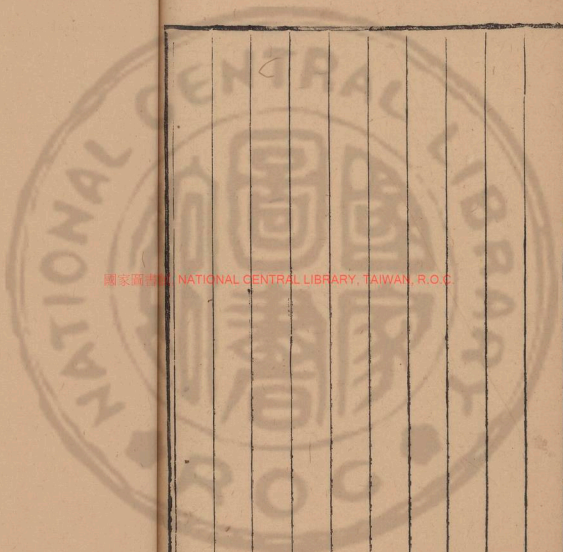
遣使問劉豫之罪豫惧廢視為庶人以謝之於是金人始有廢豫
之意矣熊克不居于是金人廢豫之意決矣此蓋因張頤要所
云也考之諸書金人前此未有廢豫之意今略修濶所附

豫之初出師也偽知臨汝軍宋著部夫後至麟斬之約其女子

麟雖斬使臣趙倚語人曰吾已去趙宋矣識者曰趙宋如是不可
去矣麟竟敗去豫又免偽知濟南府劉復官徙知淮陽軍劉觀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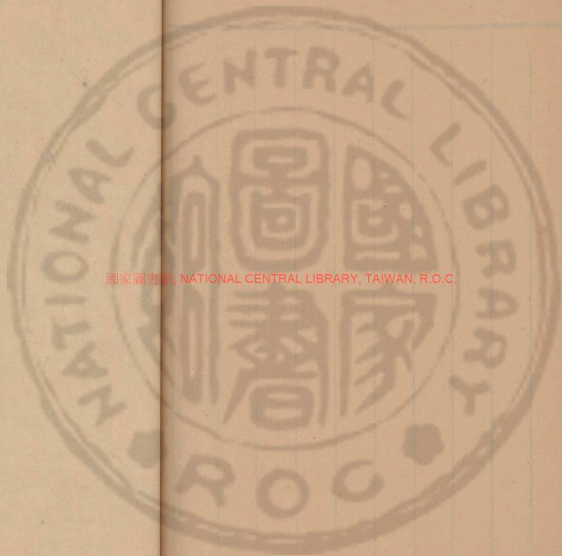
東路留守其妻弟翟論為南路留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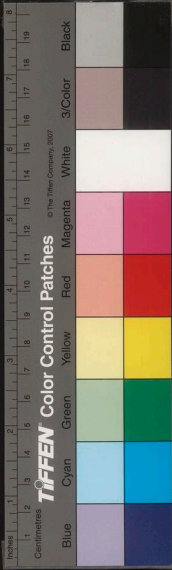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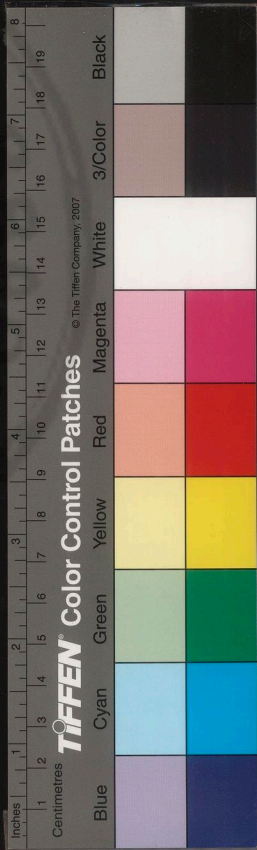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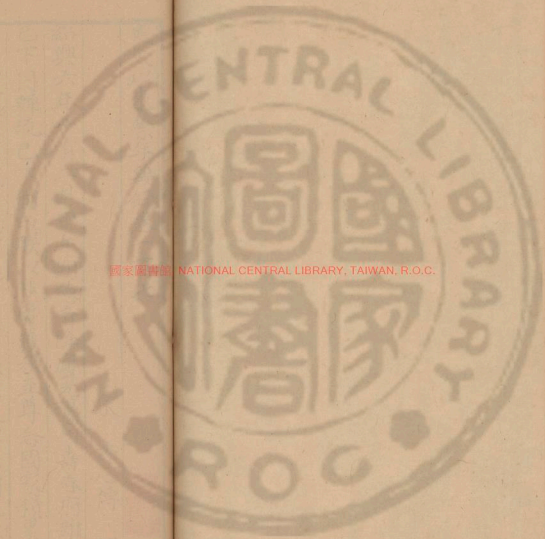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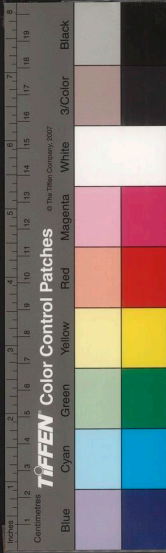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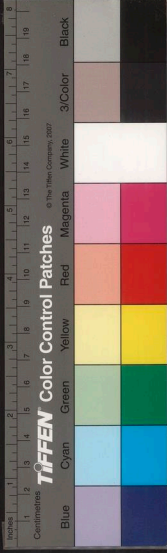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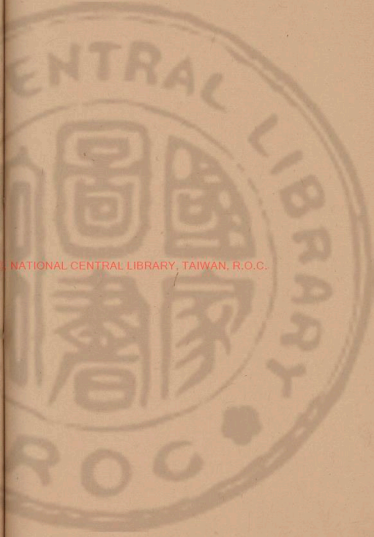
2222189 v.02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六年十有二月甲午朔德音降虜光澤州壽春府雜犯死罪已下囚釋流已下制曰朕以眇質獲承至尊念國家積累之基遠外海侵陵之患誠不足以感移天意德不足以綏靖亂魚致被叛臣乘予厄運頓挾敵勢來犯邊隔直渡淮濱將窺江許所賴諸將協力六師爭先雖逆雖暫違於天誅而匹馬莫還于賊境戴循不道深惻于心俾救干戈皆朕中原之赤子重為驅役亦有奉朝之舊臣迫彼暴虐之威陷茲鋒鏑之苦繇予不德使至於斯由戍官司務優存沒知朕興懷于蕪愛本非得已而用兵宜錫戢息以蘇



罷俗赦文李士朱震所草也 詔行宮留守秦檜令赴行在所奏

事張浚以檜在靖康中建議已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共天下

事一時仁賢薦檜允力遂推引之林泉野記云檜知温州疎疎無

後以檜柔便易制荐入使備趙鼎既與浚不咸左司諫陳公輔因

奏劾鼎至是德音既下鼎復求去上愀然不樂曰卿只在紹興朕

他日有用卿處 是日臨安大所備發萬家詔以米一千斛賜被

火之家貧乏者

乙未詔左修職郎陳最已降温州軍事判官指揮勿行初最為端

明殿李士知温州李光所辟而侍御史周秘言令大中大夫知州

帶一路鈴轄許倅本州官員格軍事判官差後事郎已上為一

陳最而廢二法豈今日之所宜若謂光為侍後可以創乞則令侍

制以上典蕃者尚多為衆起例尤為不可乃罷之 右宣義郎通

判鄧州党尚友充湖北京西宣撫司幹辦公事用岳飛奏也

丁酉詔權戶部侍郎劉寧止赴行在本部供職仍舊總領措置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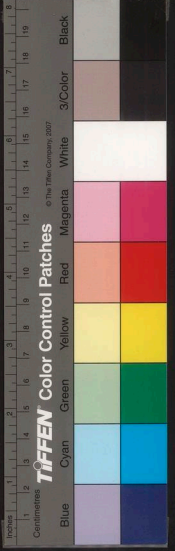
副四大軍錢糧

戊戌右司諫王縉入對論簽書樞密院事折彥質之罪大畧謂考

質於敵馬南向之時倡為抽軍退保之計上則幾誤國事下則隳

問君臣乞賜罷黜先是張浚自江上還平江隨班入見上曰欲敵

之功盡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惶懼復乞去浚入見之次日具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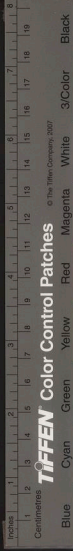
起不為則不成今四海之心孰不想戀王室金豫相結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竭三歲之間賴陛下二丹進撫士氣後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以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懷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以為之先則被堅執銳履危犯險者皆有解體之意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飛儻還則有識解體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日復欲巡幸詔書誰為深信而不疑者何則彼知朝廷姑以此為避地之計寔無意於圖回天下故也論者不過日萬一有警難於遠避夫將士用命扼准而戰破敵有餘苟人有離心則何地容足又不過曰當秋而戰及春而還此但可以紓

一時之急年年為之人皆習熟難立圖矣又不過曰賊占上流順舟可下今襄漢我有舟何自來使賊有餘力水陸皆進陛下深處臨安亦能安乎讎然後其計浚因獨對乞乘勝取河南地擒劉豫父子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上問嘗與趙鼎議否浚曰未也浚見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豫机上肉耳然豫倚金人為重不知擒滅劉豫得河南地可遂使金不內侵乎光世將家子將率士卒多出其門下若無故罷之恐人心不可浚不悅鼎復言強弱不敵宜且自守未可以進騫是與彥質俱罷云是日

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引兵攻淮陽軍敗之

此據趙鼎之遺表國史及

世忠碑誌皆無之日歷紹興七年五月十六日戊寅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表右武大夫劉克齋抱報前來行在所投進有吉劉



史特與轉一官曰授即此
事也餘見七年五月辛巳

已亥賜劉光世岳飛詔曰國家以叛逆不道狂狡亂常遂至行師
今非得已並用感懷之畧不專誅伐之圖蓋念中原之民皆吾赤
子迫於暴虐之故來犯王師自非交鋒何忍輕戮庶幾廣列聖好
生之德開皇天悔禍之表俾其明體朕懷深戒將士務恢遠馭不
專尚威凡有停擒忠加存撫將使戴商之舊蓋堅思漢之心蚤致
中興是為偉績毋致貪殺負朕誤訓言樞密院奏光世之將馬欽
飛之將寇成等捕掠各五百人並行處斬已詰問欽成故有是詔
翰林侍讀李士范冲入見因引疾求去不許

唐丁進士耿鏐詹叔震等八人伏闕上書鏐等所上書未見亮是
留題馬當考叔震已見

十一月尚書省勘會朝廷設檢鼓院以來天下之言前後禁止伏
闕指揮非不丁寧今月七日進士耿鏐等不遵禁約率眾伏闕顯
是故有違戾切慮軍事之際因致搖動人情理宜懲誡詔鏐等
江府姜人伴押赴紹興府府丞聽讀叔震姜人押歸本貫信州並
具已收管文狀申省仍令尚書省榜諭 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
孫近兼沿海制置使徽猷閣待制知明州仇愈改兼管內安撫使
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陳充准西宣撫司叅議官用劉采世
奏也

辛丑以時雪賜沿江諸軍柴炭錢四宣撫司各萬五千緡撥前行
司八千緡 詔築南壽春城 貴州助教唐斌陞循州文孝斌連



州人元符末為太孛生坐上書紙誣送本貫自訟齋聽讀至是時
奏名入五等後例乞推恩特錄之

士寅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
軍馬兼監修國史趙鼎充觀文殿大學士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
使兼知紹興府制曰粵惟入輔之初密贊親征之議力與同列共
濟多虞協朕肱心膂之為張貌虎熊罷之氣提方奏而祈去童屨
却而復來其詞學士朱震所草也詔鼎辭曰會止殿出入如二府
儀朱勝非秀水聞君錄云趙鼎張浚爭權浚自謂有却敵之功與
復之策當獨任國事詔府從其議及其黨與次鼎出之衆絕其
九年四月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論鼎初罷相詞命之臣欺主以保
文乞不為貶責之詞蓋指此事然是時陳公輔草疏既不降出則
恐不應為責詞也 台資改教學士提立臨安府洞霄宮張守赴
附此更須檢考

行在將代折彥質也 翰林侍讀學士兼史館修撰資善堂翊善

范冲充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冲再疏求去乃有是命

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孫近試吏部尚書熊克小歷職近此命右
除在甲午蓋誤

司員外郎范直方宣諭川陝諸州及撫問吳玠一行將士三省言

頃遣宣諭五使川陝獨不及故命直方往勞軍且察官吏能否上
召見賜御寶手歷而遣之如有違戾詔條者許先次改正 江東

宣撫使張浚遣參議官臧猷閣史扈隆授 朝奉大夫郝漸來奏

事且獻所獲偽統領官杜斌等上貸斌罪進愿一職漸一官遣還

癸卯詔岳飛行軍襄漢正當雪寒令學士院降詔撫諭一行將士

甲辰尚書司封員外郎蘇待兼資善堂贊讀赴行在代范冲也



資政殿學士成都等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成都府席益陞資政
殿大學士命吏部侍郎都督行府參議軍事呂祉往建康擅置
移蹕事務

乙巳上與宰相語唐開元之治曰姚崇為相嘗選除郎吏明皇仰
視屋椽崇驚愕久之後因力士請問知帝所以專委之意人主任
相當如此張浚曰明皇以此得之亦以此失之楊李持柄事無巨
細一切倚伏訓致大乱吁可戒上曰不然卿知所以失否在於相
非其人非專委之過也浚曰明皇方其憂勤賢者獲進連其疏棄
小人遂用此治亂之所以分陛下灼見本末天下幸甚尚書左
司郎中耿自求引疾求去罷為直顯謨閣知嚴州真寶文閣知臨

安府李謨與本府二通判火作地分兵官皆賤秩坐不即救火也

是日趙鼎入辭

熊克小歷載鼎罷鼎既行上趣令之鎮鼎方辭相在此日蓋誤

新命且言臣才疎智短昧於周防無補毫分徒招怒咎是宜引分
屏迹山林詔不許鼎在越惟以東吏恤民為務每言不東吏雖蓋
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乃所以致
豫解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鳥之
多得於易者如此至是姦獮屏息又傷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
賦遂足

丙午秦檜入見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折
券質以舊職提奉臨安府洞霄宮趙鼎既去位券質引疾求退童



累上乃有是命 崇信奉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
宣撫使張浚加少保鎮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
南東路宣撫使張浚加少保鎮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仍舊宣撫
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密州觀察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
中為保城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主管殿前司公事先是右司諫
陳公輔言前日賊犯淮西諸將用命提音屢上邊上稍寧蓋廟社
之靈而陛下威德所至然行賞當不踰時廟堂必有定議臣聞濶
梁之急浚遣楊沂中援遂破賊兵此功固不可掩劉光世不守廬
州而濶梁戍兵輒便抽回如漏口要地更無人防守若非沂中兵
至淮西焉可保哉光世豈得無罪此昭然無可疑者又沂中之勝

以吳錫先登光世追賊王德尤為有力是二人當有崇獎以為諸
軍之勸若韓世忠屯淮東賊不敢犯岳飛進破商虢援賊腹脅二
人雖無淮西之功宜特優寵使有功見知則終能為陛下建中興
之業朝廷以俊沂中功尤著遂優賞之沂中時年三十五也

丁未手詔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為民比年以來重內輕外殊失
治道之本朕甚不取可自今監司郡守秩滿考甚善狀量與遷擢
治效著聞即除行在差遣其郎官未歷民事者効職通及二年復
加銓擇使之丞流於外仍令中書御史臺籍記姓名俟到闕日除
丞引對參考善否取旨陞黜庶幾天下百姓蒙被寔惠以稱朕意
時張浚專任國政首言親民之官治道所急而比年以來內重外



輕祖宗之法盡廢流落于外者終身不獲用經營於內者積歲得
美官又官于朝者不歷明事利害不明詔令之行職事之紊豈能
中理民多被其害遂條具以聞故有是詔明年三月癸未
所書可參考尚書
省言湖南制置大使呂頤浩江西制置大使李綱撫存飢饉招集
流亡甚稱朝廷委寄之意並賜詔書獎諭仍令江東西湖南帥臣
監司於旱傷州縣將奉行優劣各比較三兩處中者取上賞罰
福建而帥司言蕃舶綱首蔡景芳招誘舶貨自建炎元年至紹興
四年共收息錢九十八萬緡詔補景芳承信郎

戊申手詔曰朕惟養兵之費皆取於民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
緣軍須措歛無藝朕甚悼之監司郡守朕所委寄以惠養元元者

也今漫不加省復何賴焉其各勤乃職察吏之侵漁納賄者初按
以聞已戒救三省官問遣信使周行諸路苟庇覆弗治流毒百姓
朕不汝貸自今軍事所須並令州縣揭榜曉諭餘依紹興元年五
月二十四日詔旨施行無或違戾 觀文殿奉直學士醴泉觀使兼侍
讀秦檜令行在所講筵供職觀文殿學士行宮同留守孟庚充行
宮留守詔川陝進士將采省試令四川制置大使司依舊例施行
其合預殿試人並赴行在仍給五人衙門驛券自是為例都官員
外郎馮康國言四川州縣稅色輕重不同祖宗以求正稅重重者
折科稍輕正稅輕者折科稍重折科權衡與稅平準所以無偏重
偏輕之患四川地狹民貧行之百有餘年常產之民甚以為安近



年川陝宣司隨軍漕臣與總司官屬貪應辦之賞矜措置之能悉將祖宗兩稅舊法折科輒肆改易反覆紐折取數務多折科一改遂為永例棄業遷移由茲而致天聽高遠釅何由聞此蜀民之大患朝廷之所未知也伏望並行住罷一遵舊例詔如康國請下行仍令憲臣察其不如法者

已酉詔自今前宰相到闕並許張蓋為秦檜故也左從事郎江西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許忻特改舍人官堂除見闕知縣令中書籍記姓名俟滿日考其治狀與內外陞擢差遣忻翰弟上名對而命之

庚戌詔官職如在職二年已上知縣資序人與除大郡通判通判

資序人與除大郡通判通判資序人除知州軍任滿到闕今問問引見上殿當參考治狀善否取旨陞黜仍令中書省御史臺籍記姓名

辛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自常州入見即日除參知政事詔監司守貳委寄非輕除授非人百姓受弊比年

員多闕致有除代敷政尚慮選擇失當其間不無望塞未副之人可令中書省開具已除監司守貳姓名送中書後省御史臺全

後遇闕到前半年並加銓量如有不可任用之人具請寔聞奏與改作自陳宮觀三省言知通等闕近來往往取作堂除致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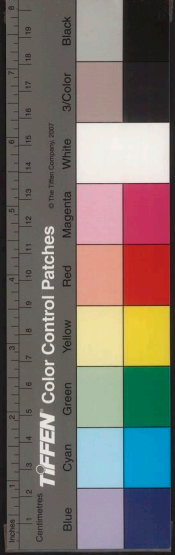
員多缺少差注不行詔知通除依舊格堂除并量留外餘闕并寺



監正丞博士登聞檢鼓進奏官告文思諸司諸軍糧密院倉場庫
務局所法寺官外路李官並令吏部按法差注呂頤浩秦檜之共
政也嘗以寺監丞以下闕歸吏部年編四月二旒又復之趙鼎為政稍
取諸部俸闕堂除二月閏至是復以內外百闕隸銓曹然不能久
也 詔樞密院都督府劾士並令附來年春選入類試所試就時
務策一道分優平兩等優等再令李士院召試訪以時務大理優
異者取旨推息

士子詔張守萬權樞密院事 江州進士孫復禮投匭訟德安令
黃觀不法御筆令監司究寔上諭大臣曰復禮亦須知管如體究
所訟不寔即痛與懲戒鼓檢院止許士庶陳獻刑害償摸私怨有

所中傷不惟長告訐之風亦非求言本意 司農少卿提領江淮
營田莫實等言淮南自兵火之後肥饒之地今多荒蕪蓋因民戶
稀少艱於廣行召募深恐所闕田土不至大段增廣今諸大帥屯
戍淮上而瀕淮之地曠土千里賊馬遠遁邊境肅清欲望特降賡
旨令諸大帥標撥係官空闲無主荒田做古屯田之制斟酌多寡
於所部軍兵內以十分為率摘那下等一分或二分置立屯堡使
就田作仍差諸晚 事將領主管使臣監轄依已降指揮官給牛
具借貸之類其所收斛頭除椿出次年種子官與力耕之人中得
均分請給衣糧並不裁減其官中所得分數內支四釐充主管官
空釐充監轄使臣職田如遇軍事緊急則權任作田併充軍用候



至歲終比較以所收斛斗後本司保明申奏優異推賞如蒙俞允以田五十頃為一屯作十莊差主管將領一員監轄使臣五員軍兵二百五十人如次年地熟入力有餘願添田聽從其便詔三大師相度可否行之 偽通直郎劉駝自耀州脫身來歸以為修職郎

乙卯右司諫王縉言風俗頹弊起於士大夫貪冒無恥不可不董今有不用舉主不問考第因近臣荐對即改官陞擢者用此以待才能之高而庸退自守固善也如亦與人不相遠或事請謁而得之聞聞者歆羨安得不馳騫乎初改官畧資序差通判者用此以待治狀著聞獎擢示勸固善也如亦碌碌寅緣干託而得之人皆有所求進之心而憚於作縣安得不馳騫乎故欲息奔競必在朝廷有以息之不澄其源雖降約束無益也欲乞明詔大臣自今除賢能之人宜擢用者待以不次外其餘並依吏部格法則各安分守職業交修頽風復振賢才輩出矣詔三省邊守

丙辰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呂頤浩為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仍赴行在奏事訖之任 寶文閣學士新知襄陽府劉洪道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仍兼都督府參謀軍事 新荆湖北路兵馬鈐轄張旦仍舊知襄陽府尚書札部員外郎都督府主管机宜文字楊爰為夔州路轉運判官用丙午詔也初命詞給告仍詔自今視此



侍御史周秘請內責之戶部外責之漕司搜括失陷裁損冗費以每歲所入者專充經常之費以向所泛取者留為不時之用詔赴戶部 詔淮北之民皆朝廷赤子迫於暴虐次民威憐其無辜死於鋒鏑可更遣官於藕塘鎮設黃蘗三晝夜追薦之 故武節郎劉廣特贈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與三資恩澤廣張俊節曲淮西之後死焉

丁巳少保武寧保靜寧國軍節度使淮南西路蕙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為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光世以王德追賊之勞乃有是命 翰林李士朱震乞以自古循吏傳編成一書遇守令有治行者賜之上曰不若有治行者或進官或擢用無治行者隨輕重

責罰賞罰既行自有懲勸賜循吏博志無補於事

詔諸路監司

今後分上下半年開具所部知縣有無善政顯著慘懦不識之人中高書省時巡幸隨軍都轉運使梁汝嘉言國家方重縣令之任然近在輦轂之間再目所接無慮數十邑尚有不能戢吏愛民以副軫念元元之意望督責監司俾之按察故有是旨 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家孝投匭獻川陝邊防立害且言宣撫司自王似慮法原後便宜轉行朝議大夫至四十五員皆非殊切異績特以請求賄賂而得之詔制置大使席益取索雜功改轉之人連行政正彥眉山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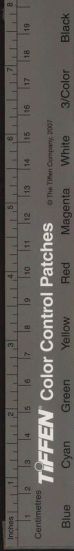
戊午詔自今吏部注擬知通守令並選擇非老病及不曾犯贓與



不緣民事被罪之人仍申中書門省審察司具注擬人脚色聞御
史臺如非其人許本臺彈奏用中書請也既而行宮吏部請曰氏
事犯徒已上罪人如今詔吏部奏在七月已酉自祖宗以來以公私駐三
等受天下之罪至是始增民事律馬

已未兵部尚書廉權吏部尚書劉大中充龍圖閣直學士知處
州免朝辭趙鼎罷政大中引疾求去位疏再上乃命出守大中
人言臣以顛愚積多仇怨優職使郡豈臣可堪至於直降 指揮
免辭天陛進退之際臣竊有疑重念臣父左宣教郎湜見任處州
州學教授有此妨嫌不敢隱默乞一在外宮觀詔不許中書勘會
混合該避親乃命湜易婺州州學教授 左司諫陳公輔言朝廷

所尚士大夫因之士大夫所尚風俗因之此不可不慎也國家嘉
祐以前朝廷尚大公之道不營私意不植私黨故士大夫以氣節
相高以議論相可否未嘗互為朋比遂至於雷同苟合也當是時
是非明毀譽明善惡自分賢否自彰天下風俗豈有黨同之弊哉
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為定論自成一家使人同己蔡京引
之扶紹述之說於是士大夫靡靡黨面同而風俗壞矣仰惟陛下
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積弊慶天下黨同之俗甚盛舉也
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侔聖明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
伊川學相率而從之是以趨時競進飾詐沾名之徒翕然胥効倡
為大言謂克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傳頤死無傳



焉狂言恠語淫說鄙喻曰此伊川之文也幅中大袖高視濶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臣謂使願尚在能了國家事乎取願之學令學者師焉非獨意私植黨復有黨向之弊如蔡京之結述且將見淺俗僻陋之習終至戡亂天下後世矣且聖人之道凡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非有特世異俗之行在孝者之蹈之而已伏望聖慈特加睿斷察群臣中有為此學相師成風鼓舞士類者皆屏絕之然後明詔天下以聖人之道者在方冊炳如月星學者但能參考衆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唯不肯聖人之意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修身以此事君以此治天下

國家無乎不可矣毋執一說遂成雷同使天下知朝廷所尚如此士大夫所尚亦如此風俗自此皆知復祖宗之時此今之務若綴而急者輔臣進呈張浚批旨曰士大夫之冬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覽臣寮所奏深用憮然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先是范仲既去位公輔以冲所荐不自安會耿鑑等伏闕上書或者因指公輔靖康鼓唱之謗公輔懼見上求去因此上疏詔公輔朕所親擢非由薦引可令安職毋得再請時朱震在經筵不能諍論者非之然亮小歷畧載此事於明年正月且云上因語聖者當以孔孟為師按日歷此日無聖語但於公辦奏後書有旨云云是大臣批旨也令後日歷湖北經畧安撫使王庶乞令澧辰沅靖四州以閑田共招刀弩手三千五百人沅州千五百辰州千人澧



州各五百餘田召人承佃從之四郡刀弩手籠額萬人靖康未調
赴河東少還者至是朝廷命度相度拓填故有是請也 紹宗室
漆差不釐務者皆作宮觀歲廟 尚書駕部員外郎張宇知撫州
宇守兄避親嫌也 權戶部侍郎王侯請申嚴截留乞借上供及
右曹錢物執奏不 之法詔今非軍期急速不得輒有陳乞支借
餘從之

辛酉詔張浚監修國史 御筆歲獻閣直學士知鎮江府胡世將
為給事中上謂參知政事張守曰本不須親批恐卿以鄉人為嫌
守曰臣蒙恩備位政地終旬日未有一毫以慰中外首召世將必
謂臣私於鄉黨是以常州多士時有進用者臣頃在廟堂屢遣此

謗凡惡臣者皆以藉口上曰擢用人才豈可以嫌自疑世將之賢
朕固知之守曰如世將人才誠不易得臣頃固嘗論荐亦不敢以
臣之私妨嫌賢者但世將雖陛下親擢恐遠近不能戶曉上曰無
慮也 詔以山陰至長沙四十縣並作堂除浙西之邑十四浙東
九江東八江西福建各四湖南一先是上既詔銓擇郎官補用而
左司諫陳公輔言縣令之職尤為近民望將寺監丞簿編刪六院
官已改秩未歷民事之人各與銓擇取繁難大邑近見闕作堂除
一次還日陞黜如詔旨詔見是月丙午事下左右司至是都司請以編刪
已下嘗歷州縣未滿三考之人堂除大邑俟去替半年未有堂除
之人即于末路注擬從之 直熾獻閣知廬州趙康且進職二等



敵之寇淮西也康且乘城不動民賴以安故有是命 賜故安化
郡王王崇家建康田十頃銀帛五百兩粟守太原死節 事見靖康
元年九月
餉其子忠訓郎莊等流寓貴州前是樞密院言其忠名莊至行在
以為樞密院准備差遣至是又優卹焉

偽齊劉豫密知金人有廢己之謀是冬遣皇子府參謀馮長寧請
於金欲立淮西王麟為太子以嘗其意金主亶謂之曰先帝所以
立爾者以爾有德於河南之民也爾子還有德耶我未之聞也徐
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以定之夏國主乾順遣兵渡河自天德軍
至塔担取所止馬而歸不假道於金時左監軍薩里千在雲中不
取 偽齊錄有劉豫封曹王表云此知廢罷之議愈堅措
畫之心是金人廢之之意豫蓋先知也今咨採取附見

是歲樞密院始匿名給據許諸軍代名之人赴軍書填一切不問

紹興九年九月辛卯所書可參考 兩浙轉運司始取妻考平江歲計寬剩錢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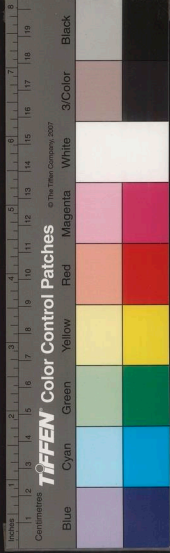
十二萬緡自是以為例 右奉議郎河北軍前通問使魏行可為

金所拘是至九年或謂行可嘗上金帥書警言以不戢自焚之禍以

謂大國舉中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哉若函以還趙氏賢

於秦劉氏萬萬也是歲行可卒未幾其副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

郭元邁亦卒于金中 行可十四年正月丁酉贈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七年

歲次丁巳十五年為齊劉豫

金熙宗宣天會

春正月癸亥朔上在平江

手詔曰朕獲奉玉闕行將一紀每念多故惕然于心屬叛逆以來
侵幸以時而克定重念兩宮征駕未還於殊俗列聖陵寢尚隔於
妖氛黎元多艱兵革靡息永惟厥咎在予一人其敢即安彌志大
業將乘春律往臨大江駐驛建康以察天意播告遐邇俾地臣懷
時左司諫陳公輔亦勸上幸建康甚力公輔嘗言臣熟思今日恢復
之策不出攻守二字攻者以我攻彼也守者防彼攻我也以我
攻彼則乘扞而動量敵而進可遲可遲其勢皆在我也防彼攻我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七年

歲次丁巳十五年為齊劉豫

金熙宗宣天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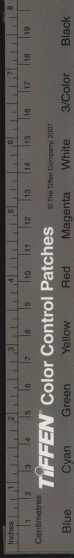
春正月癸亥朔上在平江

手詔曰朕獲奉玉闕行將一紀每念多故惕然于心屬叛逆以來
侵幸以時而克定重念兩宮征駕未還於殊俗列聖陵寢尚隔於
妖氛黎元多艱兵革靡息永惟厥咎在予一人其敢即安彌志大
業將乘春律往臨大江駐驛建康以察天意播告遐邇俾地臣懷
時左司諫陳公輔亦勸上幸建康甚力公輔嘗言臣熟思今日恢復
之策不出攻守二字攻者以我攻彼也守者防彼攻我也以我
攻彼則乘扞而動量敵而進可遲可遲其勢皆在我也防彼攻我



突然長驅忽入犯有莫測之變有難當之鋒其勢皆在彼也以
彼我之勢論之攻雖為難而守之為尤難攻雖在所急而守之尤在
所急今朝廷分委大將各提重兵天威震疊士氣鼓舞所謂攻
之策廟堂有成美主帥有遠略臣不得而議也唯守之之策臣
請詳言之陛下詔移驛建康前臨大江俯近僞境非若陪安之比
也防守之備可不嚴乎又况豫賊雖屢敗而未曾殄滅事窮勢逼
必須求救金人我之所患不在豫賊唯防金人雖嘗逆料金人不
爭土地惟利金帛知吾國家所有不如往時彼無所貪必不妄動
然原其所以立豫之意非唯使我國中自相屠戮亦欲為其藩籬
今聞車駕退躡建康有北向之意若漸逼中原豫賊難立金人必

須援之矧河北便是敵區驅兵而入計亦不遠吾豈可不過為計
我勿信探報之言謂敵勢已衰不足深慮寧守之而不來不可俟
其來而不守也臣竊見淮東州縣相連道里不遠楚泗兩川城壁
堅牢大軍分屯烽堠相望此其勢不易犯也唯淮西路分闊遠止
有軍今將移驛建康則其地尤重於淮東矣臣愚欲乞措置淮
西先選大臣以臨之更增兵將以寔之要害之處不可空虛使西
連岳鄂東接楚泗皆有犄角之形仍令諸大將緩急相應首尾相
應則雖敵騎之來不足畏矣公輔又言議者皆以兵少為憂臣獨
以兵多為憂臣諭諸大將據見在兵數擇羸弱者別項差使老病
者去之仍罷諸般私占盡以壯強日赴閱習則雖而精可以取勝又



又言諸將或邀求無厭以致各為異議輕視朝廷此無他御之未
得其道願加之以威處之以法苟有惡不問有罪不治且將肆其
傑驕又安敢望其立功耶 置御前軍器局於建康府歲造裝
甲五千矢百萬以中侍大夫岷州觀察使行營中護軍忠勇軍統
制楊忠憫充提點仍隸樞密院及工部
甲子命興幸隨軍都轉運使梁汝嘉先往建康趣繕行宮及按視
程頊 皇伯閬州觀察使同知太宗正事安定郡王全慶為鎮東
軍承宣使以積闕遷也

丙寅上諭大臣曰昨日張俊呈馬因為區別良否優劣及所產之
地皆不差張浚曰臣聞陛下聞足聲而能知其良否上曰然聞

步驟之聲雖隔垣可辨也又物苟得其要亦不難辨浚曰物其形

色猶或易辨惟知人為難上曰人誠難知後因奏人材雖難知但

議論剛正面目嚴冷則其人必不肯為非阿嫂便佞固寵患失則

其人必不可用上亦以為然 直竇文閣知臨安府李謨移鎮江

府 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言知劍州王彥智勇謀畧自其所長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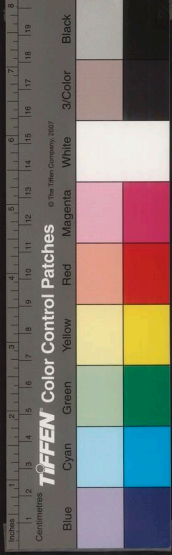
為政治民有古循吏風一郡信服其餘教伏望將加褒異詔賜金

幣仍降勅書獎諭趙莊之遺文云王彥為人好奢喜佞矯偽不情當考

丁卯左宣奉大夫守高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

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張浚以破賊功遷特進 資政殿學士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沈與求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戶部員外郎霍璠



自鄂州軍前來奏事言今軍事所須而病民最甚者莫如月椿錢
所謂月椿錢者不問州縣有無皆有定額所椿窠名曾不能給其
額之什二二自餘則一切出於州縣之支臨時措畫銖銖而積僅
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迫矣願詔諸路守臣各條具逐
州所椿之錢寔有窠名者幾何臨時措畫者若何而辨名諸路漕
臣稟決可否而罷行之詔諸路通判開具申尚書省冀日賜蠶五
品服遣還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再遷一官以
編類元符庚辰以來詔旨成書也其屬官右朝奉郎新知無為軍
紀延祖左從政郎新徽州歙縣丞孟處義皆進秩初詔處義比類
循寶而處義言自來修書推恩即無比類例體乃命改次等京官

副之賜裝錢如前數仍如賜銀帛各二百兩

二月丙午降旨支
賜熊克小曆于四

月丁酉始書詔倫等迎
奉特官乃朝辭之日也

命內侍撫問對世忠韓世忠吳玠楊沂

中仍賜銀合茶藥起復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以親兵赴行

在聖日內殿引對飛密奏請正建國公皇子之位人無知者及對

風動紙搖飛聲戰不能向上諭曰卿言雖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

非卿所當預也飛色落而退叅謀官薛弼繼進上語之故且曰飛

意似不悅卿自以意開諭之此以熊克小曆張戒默記及薛季宣

月道由建康謂戒曰卿之免于禍天也往者丁巳歲被旨從

入觀與卿舉遇于九江之舟中卿舉記曰某此行將陳大計

之鵬舉云謙係敵人所以丙午元子入京闕為朝廷計莫若正請
密名則敵謀沮矣卿不敵應拔建康與弼同日對卿舉第一班
次之鵬舉下殿而死死弼造膝上曰飛過秦克正資宗之名朕
論以弼雖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當與也弼曰臣雖在其



卷一百八

幕中然不與聞昨到九江但見飛習小措况密奏皆飛自書耳上
曰飛意似不悅卿自口意問論之卿受音而退嗟夫卿舉為大將
而越職及此其取死宜哉卿又云不知若箇書生教之耳卿舉飛
字也但克記此事繫于今年四月丁未飛求解師事時則恐誤飛
與卿此時同入對四月間未嘗再至行在也日曆二月庚子岳會
岳飛已到行在奉聖旨令入內侍省引對自後更無對班而當
而卿與飛雖對在此日也飛三月乙亥巳朝解師事之臣立卿故
西帥替飛旦過滿闕便當起任安得四月半間尚與飛對乎克考
不詳是以差誤熊亦日曆不載內引之故難以稽考須反覆參究
乃見本末耳餘見今

辛丑吏部尚書孫近率從官同班入見
詔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令中外侍從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
人自復賢良方正科久未有應者至是張浚乞因災異降詔上從
之賜修武郎未弁家湖州田五頃并初副王倫北使十年未歸
倫為之請於是詔諸郡存恤奉使未還魏行可郭元邁建炎二年
年四月丁未并注

已巳履正大夫崇信軍承宣使行營中護軍江南東路宣抚司使
前軍統制軍馬張宗顏為武信軍承宣使賞功也初命宗顏帶軍
職落階官為麟州觀察使而宗顏辭軍職於是致命餘統制官鄧
瓊田師中以下第賞有差左宣教郎新慶州路轉運判官楊晨
直秘閣用行府官屬賞也詔京東陝西來歸之民已命胡北京
西宣抚司授田給種其令岳飛以軍儲米萬斛付諸州賑給之

辛未中書舍人兼權禮部侍郎董敦立集賢殿修撰知衢州免謝
辭先是有旨禁伊川學錄黃下禮部吏部員外郎兼權郎官黃浚
山欲鑄板并日少俟之乃以已見求對弁即申奏御史堂謂弁沮
格詔令御史周秘見上言昨者在庭之臣以一家之學誘天下之



人而使之同已士大夫靡然從之風俗幾為之變陛下灼見其弊乃因臣僚論列特降聖訓且使布告中外命下禮部郎官欲遵故例遍牒所屬并獨難之戒諭曹吏無得印發其意猶不以前日所行為非而今日命令為是也盖并素無士行躐躐侍從今朝廷畧其朋附之罪已賜寬容而并猶敢肆其凶悞沮格詔令無所忌憚一至于此若不斥之於早臣恐陰邪害政無所不至故并遂罷歷正月六日戊辰中書舍人董弁已見進直秘閣新兩浙東路提對七日己巳侍御史周叔本職進對

點刑獄公事張九成罷先是左司諫陳公輔入對論九成平日所為無非矯偏苟無仕宦之心自當不事科舉既僥倖一第而堅欲

辭榮亦可謂不相副矣不知朝廷何意每因其辭輒復遷擢彼亦

何憚而不辭伏望聖慈特降旨罷浙東提刑與宮觀差遣遂其

自高之志且為矯偏者之戒詔九成與小郡九又辭乃以九成主

管江州太平觀詔江東宣抚使張俊特賜御筵令入內侍省

都知一員押伴時俊自軍中來奏事復還泗州按入朝未見本論按此月丙寅上論

大臣已稱昨日張俊呈馬武是歲

前入朝亦未可知當求他書參考

士由龍圖閣直學士新知處州劉大中降充龍圖閣待制侍御史

周秘論大中平日委親從官盖非安分知足之人今陛下待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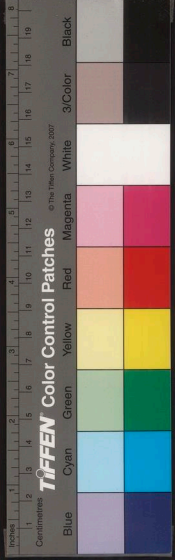
禮未衰而大中汲汲求去乃以不獲陛辭疑陛下進退羣臣之禮未盡可謂無禮矣欲望錫奪職名少警在位故有是命

奏面張浚懇辭特進之命上曰朕以賞罰治天下如卿大臣固不



僕勸然賞不行則四方萬里無由知御之功後曰為陛下宣力臣
之職分而恩禮之復固不敢當且向緩當平敗事受天下之責借
或自効微勞僅足補過兼諸大將及偏裨邇來策勳無由厭足所
欲推臣不受賞庶幾有以服衆上曰平當之失卿以宮祠去位朕
所以示罰也今日有功則賞可後于卿每有制除必再三辭避恐
於君臣之義有所未安後恐使奉詔 詔兩浙江東西湖北漕臣
向子諱等七人以餉軍之勞各減三年磨勘翰林學士垂待讀
朱震引疾乞在外宮觀不許先是董弁免官震乃自張浚求去徽
猷聞得制胡安國聞之以書遺子徽猷閣待制寅曰子發求去免
晚矣當公輔諫上若據正論力爭則進退之義明今不發一言默

然而去豈不負平日所學惜哉且復問宰相云某當去否既數日
又云今少定矣此何等語過緩急則是偷生免計豈能為國遠慮
平生讀易何為也於是安國自上奏曰士以孔孟為師不易之至
論然孔孟之道之矣自程頤始發時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今使
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之文
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鄙言恠語豈
其文哉頤之行則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
取予則高視濶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元顥及邵雍張載
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馬光呂大防莫不存之頤有易春秋傳雅有
經世書載有正蒙書惟頤未及著書嘗下禮宮討論故事加此四



人封爵載在祀典比於首揚之列仍詔館閣哀其遺書以羽翼
六經使邪說不得作而道術定矣

甲戌淮西宣撫使司副軍使喚張遠特補右建功郎遠歸正人也
乙亥秘書省省著作佐郎勾龍如淵為尚書祠部員外郎秘書省正
字張嶠為秘書郎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高闕為校書郎直
秘閣新知信州周葵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公事直秘閣新知吉州
謝祖信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祖信為御史坐與章惇連姻補
都趙鼎既罷始以部使者處之葵以論事語侵禹去朝及是並命
殿中侍御史右公揆言官冗之弊寢廣當有所次軍興之費日繁
當有所補今宮廟之官文武不下千有餘員如未曾出官及世家
厚祿之人皆可減罷其諸司屬官州郡攝官悉宜減省詔左右司
取索看詳可減者行之

厚祿之人皆可減罷其諸司屬官州郡攝官悉宜減省詔左右司
取索看詳可減者行之

學士

丙子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董耘字子明州特贈資政殿
學士

丁丑太常少卿林季仲以母老乞補外除直龍圖閣知泉州秘
書省著作佐郎王蘋通判常州從所請也

戊寅吏部尚書孫近兼史館修撰尋又兼侍讀右武大夫開州
團練使帶御器械權提舉宿衛親兵劉錡權主管馬軍司并殿
步軍司公事初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鎮金州其使臣王善
亡去至是在權主管馬軍司公事解潛軍中彥遣將執之兩軍之

士交關於通衢中外洵會平江民居火替所部兵入人室聲言
救火而攘其貨幸隨軍都轉運使梁汝嘉時在平江亦頗為所
掠侍御史周秘論潛罪詔軍士免推治管幹使臣李克臣等降二
官潛闇門待罪張浚因荐錡文兩罷真大將才故有是命右承
事郎王大智落致仕張浚荐之也右武大夫興州防禦使李璣
致仕與宮觀琮故宦者娶童貫女以嘗給事藩邸故復起之右司
諫王縉論琮在宣和間倚骨聲執罪惡不可具言望賜追寢以快
輿人之論命遂止縉論列在五月丁亥縉墓誌云內侍李璣童貫
婦也已致仕詔起之奉祠公言梓宮未返天下
痛憤忍令童貫婿再仕乎命遂止按日歷中所載縉疏乃無此語
當是朝廷節貽或止上前口奏亦未可知日歷五月甲戌右司諫
王縉本職進對在此前十一月自後別無降
出縉章既故知縉入對即是論此事也

已卯吏部尚書孫近言竊見陛下戎輅旆師凡六曹事有絡法者
悉付之有司而廟堂始得專意於恢復之功今已過防冬將遂解
嚴苟常程細務又復彙集則恐廟堂之上目力有不暇給而一二
大臣將不得專意於恢復之圖矣伏望明詔三省樞密院惟甲兵
征伐土地開闢金穀饋還戰士功賞判七招納凡所以靖中原禦
外侮者日夜講究而常程之事乃復付之有司有不能決者然後
申覆庶幾早克有濟輔臣進呈曰近所論甚當常程事可付之六
曹令與決行下張守奏六曹有常法故四方所奏稟或不能專決
而朝廷則取肯施行上曰固然但六曹長貳不任責則巨細皆取
決於朝廷任責則朝廷事自清簡無當慎擇長貳而已乃如所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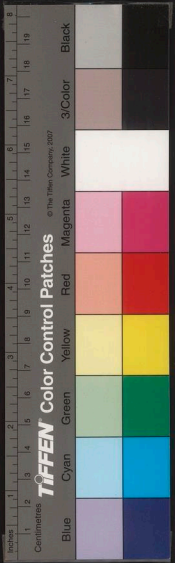


今三省樞密院導守 是日直寶文閣新知鎮江府李謨過行在
入見時都督府統制官神潛屯江上軍民不得相安人情惴恐謨
次丹陽或勸謨繕騎嚴兵而後入巡尉部十百人執戈以衛謨笑
曰故有急若輩足恃乎趣使散去延見吏民如平日一府帖然潛
見謨感泣

度辰起復洪州觀察使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協忠大夫華
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解潛各殿扶一寺潛仍於遙
郡上降坐總兵扈衛軍政不肅故也給事中胡世將奏潛統軍無
律不黜無以明賞罰乃罷潛管軍提舉江州太平觀潛趙鼎所荐
熊克小歷稱彥為樞密院都統制又稱是月併罷彥左朝奉大
也指以兩軍屬劉琦守小說彥罷兵在三月庚辰

夫淮西宣抚使司主管机議文字王擇仁右承務郎張翥統等六
人以從軍之勞各進一官 初命吏部侍郎兼都督府叅議軍事
呂祉相度築采石宣化渡二城祉言宣化渡之靜安鎮渡城圍千
三百步其半依山修築采石渡有舊城基因而為之度三百五十
步有奇工料可省從之

辛巳韓世忠奏已還軍楚州上因諭淮陽取之不難位未易守張
守曰必淮陽未可進故世忠退師張浚曰昔西伯勤黎祖伊恐奔
告于受以要害之地不可失也淮揚今劉豫要害之地故守之必
堅上曰取天下須論形勢若先據形勢則餘不勞力而自定矣正
奕基布置天勢既當自有必勝之理 秘書少監吳表臣試太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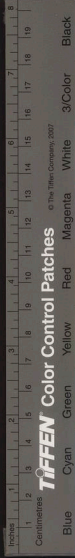
少卿

蔡未翰林學士兼侍講陳與義奏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新際提舉
醒泉觀兼侍讀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左修職郎朱倬特改左
宣義郎倬為廣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用明臺荐得各對稱
天下有道在得民心因舉咸平中以戶口增減為計臣之殿最祥
符中以雪活冤獄為憲臣之上第願申戒有司勤恤民隱今西北
之民已思見官儀美陞幸大固其心勿小小以傷之天下幸甚詔
下其章而倬有此命詔因外諸軍今年大札賞給除禁衛諸軍
外令戶部酌度增減一等支給自渡江以來神武右軍中軍之屬
役者賞給與禁衛比而前左後軍及劉光世部曲則視承平時向

陽闈戍卒例給之輕重殊絕韓世忠嘗以為言事見十四至是尚書
省言在外諸軍屏捍外寇事辭為重其所得賞給及輕在內軍兵
役使為輕賞給重若不別行措置終恐未均故有是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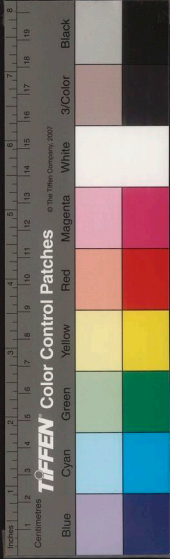
甲申給事中胡世將兼權直學士院

乙酉詔宥密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依祖宗故事置樞密使副宰相
相仍兼樞密使其知院以下如舊自元豐改官制而密院不置使
名宣政間鄧洵武以少保知樞密院其後童貫以太師蔡京攸以
太保鄭居中以少師皆領院事中興因之至是張浚將引奏檜共
政以其舊弼不可復除執政官於是浚自兼知樞密院事改兼樞
密使吏部侍郎呂祉在建康聞禁伊川學上奏曰臣竊惟孔子



刑詩序書藝庸易作春秋明礼樂與門弟子答問則見於論語凡
學孔子無如子思孟子中庸與七篇之書具存自漢室至本朝上
所教下所學鴻儒碩學端亮閎偉之士接武於時何嘗不由此道
豈特程頤而後傳也臣竊詳程頤之學太抵宗子思之中篇以為
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時中程頤之所得也近世小人見
靖康以來其學稍傳其徒揚時輩驕躋要近名動一時意欲歛
之遂變中庸服更相汲引列於朝則曰此伊川之學也其愚直
醜正欲擠排之則又為之說曰此王氏之學非吾徒也號為伊川
之學者類非有守之士考其素行蓋小人之所不為有李處廉者
知瑞安縣專事貨賂交結權貴取程頤文并雜說刊板作帙遍道

朝士朋比者交口稱譽謂處廉學伊川近聞處廉犯入已賊繫獄
罪當棄市遠近傳笑此皆子思所謂小人之中庸而無忌憚者也
中庸也然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非其學之謬乃學者
之罪也臣寮所論可謂切理望將前日聖旨指揮連臣寮所論出
榜諸路州縣學舍使學者皆知舊學而不為近世小人之所習以
補教化從之先是處廉以右宣教郎知瑞安縣為監司所按殿中
侍御史石公揆又疏其罪詔趣具獄故社言及之公揆論處廉罪
在是月辛巳
寶文閣直學士江西都轉運使趙子道復知西外宗且事子道
趙昂所用也福建路轉運判官蘓良治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李若
虛西浙東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鄭績提舉西浙路市舶至時並



外史紀事本末

罷先是朝論欲重監司之選而侍御史周祜奏良治時貪鄙無行又言若虛止嘗歷秀州司戶一考績自提轄文思院徑除監司一人尤為起躐故並罷仍以若虛為湖北北京西宣撫司恭議官

命四川制置大使司存恤劉惟輔張巖家屬其兄弟子孫皆西府等差遣無官人具名申樞密院

丙戌詔以知州軍諸郡通判各六十一闕歸吏部用左右司奏也於是堂除郡守之闕一百九通判之闕八十

丁亥閣門祇候充問安使何蘇承節郎都督行府帳前準備差使范寧之至自金國得右副元帥宗弼書報道君皇帝寧德皇后相繼上仙張浚等入見于內殿之後無上號慟擗踊終日不食浚奏

天子之孝與士庶不同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今特宮未返天下塗炭至譬言深趾巨古所無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

怒以安天下之民臣猶以為晚也上猶不聽浚等伏地固請乃進少粥是日百官詣行宮西廊發喪故事沿邊不舉哀特詔宣抚使

至副將以上即軍中成服將校哭于本營三日止時事出非常禮部長貳俱闕而新除太常少卿吳表臣未至一時禮儀皆秘書省

正字權礼部郎官孫道夫草定方議論之際翰林學士朱震多依違人或罪其緘默朱震事據呂大蘇見聞志附入大蘇又言獨王子發之意或取于此此快藉此時已出為常觀文殿學士醴泉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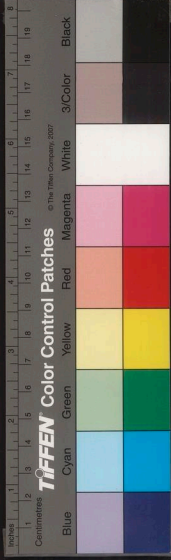
使兼侍讀秦檜為樞密使應子思數並依見任宰相條例施行故



事宰執新除雖到堂即時還第辭免至是以何鮮等還留檜議事
不許歸第尚書右司員外郎徐林直顯閣充江南西路轉運副
使以林引更迭詔書有請也命內侍梁邦彥提舉欽奉凡筵戍
子為太上皇帝寧德皇后立重詔諸州縣寺觀各建道場七晝
夜禁屠宰三日新除樞密使秦檜乞立知樞密院事班不許檜
又乞于宰臣之後執政之前別作一班亦不許檜又奏言功罪未
盡祖宗典故欲望依臣所謂仍乞應于恩數比宰臣並行裁減上
優詔諭之檜第二奏在日辰月辛丑第三奏在二月甲辰今聯事言之
林泉野記云檜為樞密使無所建明惟奉張浚而已
已丑上成服于几筵殿做景靈宮分前後設帷宗室各以其服服
之三日除建國公瑗和州防禦使瓌各以其官服手詔降諸路流

以下囚一等內闕赦情輕者降配釋杖以下詔平江諸佛寺聲
鐘十五萬杵選僧道三十五人醮祭作佛事降授武功大夫高
州刺史福建路兵馬鈐轄藍公佐復左武大夫崇州防禦使知閣
門事

庚寅張浚等請入奏事上遣幹辦御藥院趙輒宣旨曰知欲奉事
以荒迷中未能裁決庶政兼不知祖宗故事嘗有此否恐今日行
之便為典禮浚等曰祖宗故事未聽政之時大臣亦得進見今日
臣等非敢奏事寔以為上哭踊過哀不勝憂懼欲一書三天表輒入
奏復宣旨曰深欲一見羣臣以哀迷未能支持借或相見不過慟
哭而已浚等流涕奉詔右司員外郎權太常少卿樓焘等言陰



陽家每遇辰日忌哭張浚奏合取自奉教詔辰日不得忌哭

辛卯詔百官禁樂二十七日庶人三日行在七日宗室三日外物

禁嫁娶用太常請也是日四川都轉運使李迨始視事時茶馬

司關官命迨兼領自熙豐以來始即熙泰戎黎等州置場買馬而

川茶通于永興四路故成都府秦州皆有權茶司買馬監牧司各

置官吏至是閩陝既失迨請合為一司名都大提舉茶馬以省元

費後之後月餘迨至成都徽猷閣待制趙開乃辭漕職都運司題名趙開今

年三月八日替

是月名周處廟曰英烈後封處忠勇仁惠侯封侯在二十六年二月

建炎要錄卷一百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七年二月癸巳朔百官七上表請遵易月之制詔外朝免從所請其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者朕悉于宮中行之丙申夜太

平州火丁酉鎮江府火日曆太平州申二月初五日在城火起而李致虛家陳狀稱二月四日城內遺火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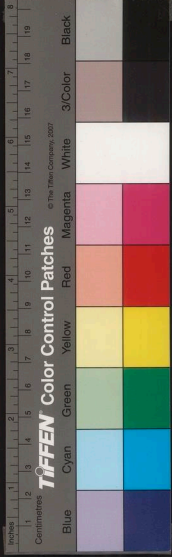
云不同按本州所申又云上丁釋奠先是為齊劉豫遺姦細縱火

於淮甸及沿州諸州于是山陽儀真廣陵京口當塗皆被其害淮

西宣撫使劉光世軍于當塗郡治其府被焚軍須帑藏一夕而盡

太平州錄事參軍呂應中當塗丞李致虛悉以燬死致虛時攝縣

事後求得其屍尚握縣印事聞詔鎮江府太平州各給米二千碩



陽家每遇辰日忌哭張浚奏合取自奉教詔辰日不得忌哭

辛卯詔百官禁樂二十七日庶人三日行在七日宗室三日外物

禁嫁娶用太常請也是日四川都轉運使李迨始視事時茶馬

司關官命迨兼領自熙豐以來始即熙泰或黎等州置場買馬而

川茶通于永興四路故成都府秦州皆有權茶司買馬監牧司各

置官吏至是閩陝既失迨請合為一司名都大提舉茶馬以省元

費後之後月餘迨至成都徽猷閣待制趙開乃辭漕職都運司題名趙開今

年三月八日替

是月名周處廟曰英烈後封處忠勇仁惠侯侯在二十六年二月

建炎要錄卷一百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七年二月癸巳朔百官七上表請遵易月之制詔外朝免從所請其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者朕悉于宮中行之丙申夜太

平州火丁酉鎮江府火日曆太平州申二月初五日在城火起而李致虛家陳狀稱二月四日城內遺火所

云不同按本州所申又云上丁釋奠先是為齊劉豫遺姦細縱火

於淮甸及沿州諸州于是山陽儀真廣陵京口當塗皆被其害淮

西宣撫使劉光世軍于當塗郡治其府被焚軍須帑藏一夕而盡

太平州錄事參軍呂應中當塗丞李致虛悉以燬死致虛時攝縣

事後求得其屍尚握縣印事聞詔鎮江府太平州各給米二千碩



交次以列新至要錄

賑民之貧乏者應致中虛甘官其家一人焉郡賜在是月甲
在三月丙寅已亥小祥百官五拜表請聰政許之

庚子上始御几筵殿西廡之素幄台輔臣奏事張浚見上深陳國

家禍難涕泣不能興因乞詔諭中外詔曰朕以不敏不明託於士

民之上勉求治道恩渥多艱難而上帝降罰禍延于我有家天

地崩裂諱問遠至嗚呼朕自終身之戚懷無窮之恨凡我臣庶尚

忍聞之乎今朕所賴以宏濟大業在兵與民惟爾小大文武之臣

早夜孜孜思所以治 詔巡幸建康可令有司擇日進發 右文

殿修撰主管台州使崇道觀王倫為徽猷閣待制充奉使大金國

迎奉梓使武節郎閻門宣贊舍人高公繪為武經大夫遼州刺史

賜裝錢如前數仍加賜銀帛各二百兩足二月丙午降旨及賜熊

書詔倫等奉迎梓宮乃輟辭之日也 命內侍撫問劉光世韓世忠吳玠楊沂中仍

賜銀合茶藥 起復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以親兵赴行在翌

日內殿引對飛密請奏正建國公皇子之位人無知者及對風動

紙搖飛聲戰不能向上論曰卿言雖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

所當論也飛色落而退參謀官薛弼繼進上語之故且曰飛意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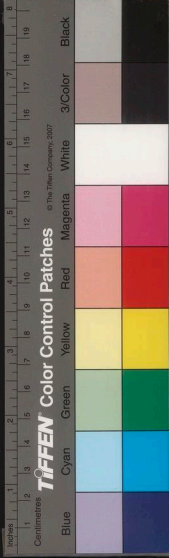
不悅卿自以意開諭之此以熊虎小歷張弼熙語及薛季宣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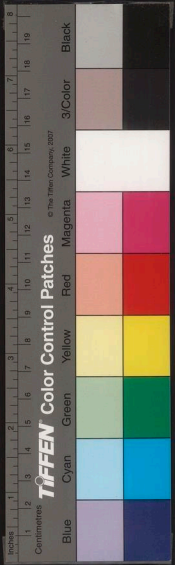
康謂弼曰弼之免于禍天也往者丁巳歲被旨從弼舉入觀與弼

舉遇于九江之舟中鵬舉說曰某此行將陳大計弼請之鵬舉云

逆謀報敵人以丙子元子入京闕旁朝廷計莫若正資次名別舉

下殿面如死灰弼造膝上曰飛適奏乞正資宗之名弼舉以御鎮





聞昨到九江但見飛舟小楫况容奏書飛自書耳上曰飛意似不
悅卿自以意開箭之羽受者而運嗟夫鵬舉為大將而說及此其
取死宜哉又曰正不知若個書生教之耳鵬舉飛字也但克記此
事繫于今年正月丁未飛朱解師時事則恐候飛與此時同入對
未嘗再至行在也日歷二月庚子勸會岳飛已到行在奉聖旨令
入內侍省引對自後更無對班而當月二十八日乙卯日出猶
劄子乞為清康以來此節之臣立痛故知神醫飛且遇滿關便當
飛三月乙亥已朝拜劄三月丙子除京西神醫飛且遇滿關便當
赴在安得四月牛開尚與飛對乎克考不詳是以差誤然亦以日
歷不載內引之故難以稽放簡及衆參考實乃見本未耳餘見今年
四月丁未并注

辛丑吏部尚書孫近率從官入班入見 詔以太陽有吳氣氣四
合令中外侍從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自復賢良方正科久
未有應者至是張浚乞曰是吳降詔上從之 賜修武郎朱弁家
湖州田五頃弁初副王倫此使十年未歸倫為之請于是詔
諸郡存恤奉使未還親行可郭元邁權一二年洪皓

洪皓龔壽建炎三年五月崔繼郭元明建炎三年七月杜時亮宋汝為建炎三年七月張

邵楊憲建炎三年九月孫悟卜世臣建炎三年七月家屬各賜錢三百緡 詔

監司郡守應朝辭上殿人並權免頭伺候御殿者聽

壬寅行宮太常寺言披此時少卿樓始博士黃稟學題行在所謂
行宮太常寺乃丞華權博士陳康伯也仲春

薦獻諸陵乞依乾興故事行事官權易吉服內祀祭天地及諸大

祠亦乞依時日排辦從之先有是旨未祠廟前傳宗廟祭享及中

小祠故禮官以為請 左承事即知汀州長汀縣嚴巖特遷二官

以父老言其政績且親統民兵捍禦盜賊保護州城故也

故通仕即致仕周永徽特贈宣教郎永徽嘉州人元符末應詔上

書入邪上尤甚籍奪官鬻管故錄之 是夜雷聲初發

癸卯叅知政事張守言姪女適秦檜之兄今檜除樞密使雖無回
避之法而同在政府不能無嫌欲望除臣一在外差遣詔祖宗故
事不合回避毋得再請起復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沿海制置
副使馬廣知禹州命樞密院計議官李家往江淮詢究營田利
害先是司農少卿樊寶等措置田才暮歲議者以為奉行峻急抽
配豪戶或強科保正田瘠難耕多收子利民間類有鬻己牛以養
官牛耕己田以償官租者而為營田者之言則謂去歲所用本錢
二十三萬緡歲中收雜色斛共三十一萬碩除客戶六分并知通
令尉職田五釐外官寔收十一萬餘碩已粗償所費矣惟是州縣
殘破戶口凋零募民開荒最為難事非歲月間可望成功而州縣

奉行之初不無違戾又形勢之家詭請冒佃見官莊不利於已遂
百端鼓唱意在沮壞良法美意欲望朝廷假以數歲之期勿責近
效庶幾有補乃乞選忠厚疆明官一二員分詣諸處詢究利害檢
察官吏其措置有方奉行違戾即乞依元旨賞罰或有不便於民
即與本處官吏商量隨宜措置疏奏遂命家行如有未便於民者
令家與樊寶王弗商量先次改正夜大雪

甲辰輔辰奏事上曰朕常日不甚御肉多食蔬菜近日頗雜以豆
腐為羹亦可食也水陸之珍並陳於前不過一飽何所復求過殺
生命誠為不仁朕寔不忍沈與求曰陛下舉斯心以加諸彼天下
不難治矣先是太陽有異張浚奏曰臣以非才備位宰相致天象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如此罪無所逃上曰此乃朕不德所致後因引咎上曰應天以寔

不以文惟君臣交修不逮可以消變後曰臣等敢不恭承大訓

命叅知政事陳與義撰謚冊文張守書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篆

謚寶右司員外郎川陝宣諭范直方乞金字牌旂榜二副所過

緩急招收盜賊許之因命直方與都轉運使李迨措置市馬赴行

在尋賜直方三品服遣行直方賜章服在是月戊申皇叔象州防禦使士街

為華州觀察使以積閣選也承節即都督府帳前準備差使范

家之特選忠朝即閣門祇候乙己臺諫官周秘石公揆陳公輔

王縉趙煥同班入對惠州嘉管人劉相如移雷州相如以書遺

廣東經 畧安撫使連南夫首引漢高祖不斬韓信唐神堯不斬

李靖事又云聖人作而萬物觀未見聖人之作南夫械繫之以聞

故有是命 武經大夫達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高公繪自言某

右學諸生嘗鎖廳得文解乞以奉使轉官恩例換文資詔特換充

朝請即仍假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充國信副使

丙午詔內中祖宗神御殿俟權制畢遇節序等酌獻如舊川陝

宣撫副使吳玠初置銀會子於河池一錢銀十四萬紙折錢引千半錢銀十萬紙八紙亦如

之迄今不改玠元額四萬七千五百緡行于魚關及階成岷鳳峽等州歲一易乾道四年四月增印一錢銀三萬紙今總印一錢銀二十

三萬紙半錢銀三十六萬紙共折錢引十萬緡

歲歲閣侍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方孟御卒

丁未詔堂除知縣並借緋童服供給依簽判例任滿赴都堂審察



文公以才器益要錄

其有治狀者甄擢之即治行顯者監司列薦當不次除擢通侍

大夫華州觀察使知恩州兼夔州路兵馬鈐轄田祐恭令丹任仍

賜金帶及勅書獎諭先是祐恭言得溪州報有兵萬餘自與澧州

未聲言欲入川界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以聞詔益遣人祠其宴故

兼錄之尚書禮部侍郎兼都督府叅議軍事印溥充嶽猷閣待

制知衡州溥乞在外宮觀且言已終喪制見起發沿路聽旨張浚

進呈乃有是命溥乞尋蜀部改知眉州左朝奉郎新知峽州吳

樞特轉一官折彥質之守禮也樞知相陰縣彥質奏樞招納田明

一行八兵田明見乞量加旌賞至是檢舉行之日借紹興五年六月

承議郎知相陰縣吳樞已轉行兩官蓋聖旨依七年二月戊申又

書折彥質奏左朝奉郎知相陰縣吳樞有旨轉一官前後不同當

考

戊申詔韶州故工部尚書余靖祠堂載在祀典春秋祭享以州人

言靖有平蠻之功也

已酉上與輔臣論兵罷因曰前日岳飛入對朕問有良馬否飛奏

舊有良馬已而亡之今所乘不過馳百餘里力便乏此乃未識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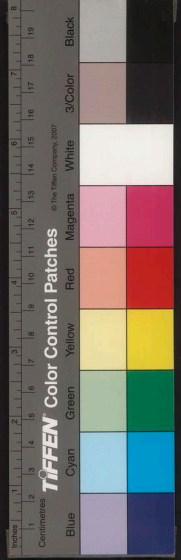
故也大抵馴而易乘者乃駕馬故不耐騎而易之若就鞍之初不

可制御此乃馬之逸羣者馳驟既遠則馬力始生張浚曰人材亦

猶是也但當駕御用之耳上曰人材若只取庸常易悅者何以濟

天下之事浚曰既知其可用則當不責近效以待有成苟為為不

然則其材終無以自見上又曰飛今見之所進論議皆可取朕



父多以牙... 要錄

當諭之國家禍變非常惟賴將相協力以圖大業不可時時規取
小利遂以奏功徒費朝廷鬻賞漬各任方面之責期於恢復中原
乃副朕委寄之意昨張來覲亦以此戒之 詔自今大理評事關

本寺以試中刑法第二等以上年未六十無贓私罪人閩吏部仍
令刑寺長貳共赴吏部長貳廳審驗差注如無應格人並立朝廷

選差月二月十六日無此今以詔興九年九月臣僚劉子修入

庚戌吏部尚書孫近等請謚太行太上皇帝曰聖文仁德顯孝廟
號徽宗於是監察御史已山先集議而後讀謚于南郊用翰林學
士朱震給事中直學士院胡世將請也自是遂為故事 觀大殿
大學士江西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聞諫官陳公輔以伏闕事

求去上疏乞奉祠優詔不許

辛亥大祥 詔俟至建康曰奉安太廟神主于天慶觀天章閣神

御于法寶寺 故中散大夫魏彥明特贈中大夫官其子先是其

家以彥明死事延安事見建炎二年十一月乞優恤事下四川制置大使司

完寶而莫有知者左朝奉郎通判鳳州郭奕嘗為卿延經畧司幹

辦公事具狀力言其忠乃有是命

癸丑禪祭先是几筵朝夕上食各五十品自是減為三十 權戶

部侍郎王保申明常平廢弛事件乞令諸路主管檢舉約束一拘

籍戶絕投納抵當財產及所收租課二封椿義倉斛斗三出賣場

場河渡四椿收免役寬剩錢五立限台人陳首信欺冒佃常平田



庶六根括贍學田租課已上稟名錢物自去年正月已復州縣侵

友之數並立限撥還自今毋得擅用從之 左朝散大夫提舉廣

南市舶林保進中興龜鑑詔賜三品服其書令進入日曆無保階

二十七日保以上 是日雨雹

甲寅改謚寧德皇后曰顯庸 建康軍節度推官杜林臨等並循

資以本府言勸誘大姓買官告錢三十萬緡了足故也自是率

如此例三月庚寅季州回縣勸誘大姓買官告

乙卯百官三上表請御殿聽政許之 立徽猷閣湖北京西宣撫

副使司叅謀官薛弼請褒靖康以來盡節死難之臣詔州郡於通

衢建立廟廷揭以褒忠之名且望致酒脯之奠春秋修典禮之祝

使忠義之節血食無常詔樞密院三省賞功房開具自靖康元年

後來不以大小文武吏士應緣忠義元節之人姓名取旨

丙辰上始御便殿素仗在庭上服淺黃袍黑銀帶望之若純素羣

臣莫不感動先是左司諫陳公輔嘗論視朝當服淺黃上納用焉

此據今年九月癸酉公輔所奏脩入 直秘閣知果州宇文彬降一官放罷去

歲果州早守臣王鵬率民出果賑貸會臨滿歲彬代之乃與通判

州事龐信孺繪未登九德圖獻于朝吏部侍郎兼權行宮禮部侍郎

即晏敦復言去年四川饑饉米斗價錢三千細民艱食流為饑殍

者十室而五鴈等以勸富戶躉米賑濟朝廷嘗與推賞則蜀民疾

苦朝廷固已盡知今已通與彬相繼到官目擊其事乃繪未登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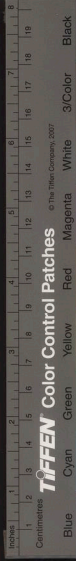


總圖號為瑞應萬里遣人投進苟置而不問則遠方觀望意謂朝廷甘受織人諛優百姓疾苦無由上達其於治體為害不細臣等職在禮部苟有所見不敢緘默三省擬各降一官上曰此不出諛諛即諛諛爾去年四川荒旱黎民艱食安有瑞禾正使偶然有之何足為瑞往年知撫州高衡進甘露圖朕疾其倭罷其守符彬等可降官仍放罷秦檜曰如此行遣足使四方知陛下好惡矣彬成都人也

丁巳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為太尉賞高統之功也翌日陞宣撫使飛威名日著淮西宣撫使張俊益忌之叅謀官薛弼每勸飛調護而幕中之輕銳者復教

飛勿苦降意於是飛與俊隙始深矣飛時留行在去遂衛上加建康起居郎張燾試中書舍人趣尹焞赴行用張浚請也詔秘閣修撰知建州魏砥治狀有聞令丹任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黃州杜湛降一官放罷初湛與通判州事葉介不協介素其僚七人走鄂州訴湛語言不順朝廷聞之命岳飛究寔飛奏湛忠勞今來止是語言疑似別無跡狀乃兩罷之介乃錮二秩衢州進士毛彞符毛歸各上書論事詔賜帛二十疋是日嶽猷閣待制王綸閣門祇候何籛皆引對以使事也

己未上發平江府以舟載徽宗皇帝頭肅皇后几筵而行將發白守臣章誼升舟奏事上每旦乘輦詣几筵前焚香宿頓亦如之



庚申上次常州泊荆溪堂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乞在外宮觀先

是議者謂光世昨退保當塗幾誤大事後雖有功可以贖過不宜

仍握兵柄又言其軍律不整士卒恣橫張浚自淮上歸亦言光世

沉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拂然乞賜罷斥以儆將帥上

然之光世聞上進發乃引疾乞祠是素日至上日光世軍比之韓

世忠張俊之軍訓練殊不至一軍皆驍銳但主將不勤耳月費錢

米不貲皆出民之膏血而不能訓練使之赴功甚可惜也大抵將

帥不可驕惰若日沉迷於酒色之中何以率三軍之士趙鼎事與

康當軸者以光世不足代選其腹心呂社誘脅之俾請官祠罷兵

柄欲以此兵付岳飛為北向之舉按此又與秀水錄所云張浚始

無岳飛之後三日乃以親筆答光世曰卿忠貫神明功存社稷朕

方倚賴以濟多艱俟至建康台卿奏事其餘曲折併候面言時上

賜諸將詔書徃徃命浚擬進未嘗易一字此據朱熹所撰張浚行狀平江府進

士張亨衢建歷代中興論給事中胡世將看詳言亨衢所論若以

康之得民高宗之任相周宣之自治漢宣之待外國光武之任智

勇晉元之遷都肅宗之仁孝憲宗之果斷其說有可取然於晉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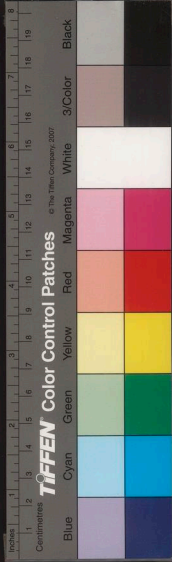
帝乃取其遷都則非也上讀至是曰肅宗以張后李輔國之故不

能盡子道于明皇可以謂之仁孝乎武德即閭門宣贊舍人湖

北京西宣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為武德大夫飛再辭不受

卒酉上次常州賜無錫知縣李德鄰五品服初上引德鄰對

問以民間疾苦德鄰論民戶避役田土悉歸兼弁之家近古雖令



單丁女戶募人充役然每都不得過一名欲望增為五人俾得均
濟詔付戶部上以德鄰留心民事故有是賜焉

壬戌上次呂城聞
三月癸亥朔上次丹陽縣京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以親兵赴行
在遂備上加建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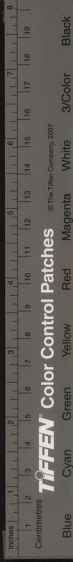
甲子上次鎮江府權主管駁前司公事楊沂中以所部赴行在詔
沂中總領彈壓軍駕巡幸行事務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湖
北京西宣撫司都統制王貴落階官為棧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廟
都指揮使賞功也統制官中侍大夫武奏軍承宣使牛革亦落階
官為建州觀察使

乙丑詔駐蹕及經由州縣見久紹興五年以前稅賦並與除放
丁卯尚書吏部侍郎呂祉試兵部尚書陞兼都督府叅謀軍事顯
謨閩直學士梁汝試戶部侍郎仍兼巡幸都轉運使 樞戶部侍
郎劉寧止權吏部侍郎

己巳上發鎮江府乘馬而行晚次下蜀鎮上謂張浚等曰道中情
明因閱韓世忠背嵬軍馬極駭健事藝比往日益更精疆邊等因
論奏諸將才能不同大要在得士心則人皆用命上曰天時地利
不如人和將帥能得士心則上下和輯樂為之用矣

庚午上進發道中望几筵與輩在前恐趣行頓撼駐馬久之晚宿

東陽鎮



辛未上次建康府賜百司休沐三日時行宮皆因張浚所修之舊
寢殿之後庖園皆無上既駐蹕加葺小屋數間為燕居及宮人寢
處之地地無磚面室無丹雘

壬申詔軍旅方興庶務日繁若悉從相臣者決即於軍事相妨可
除中書門下省依舊外其尚書省常陳事權從叅知政事 分治

合行事令張浚條其取旨浚奏欲張守治吏禮兵房陳興義治戶
刑工房如已得旨合出告命勅劄與合闈內外官司及緊切批狀

當副臣依舊書押外餘令叅知政事通書從之浚條具在是月乙亥

癸酉秘閣修撰知建康府葉宗諤率在府文武官入見輔臣奏事
畢率百官詣几筵殿焚香手詔降建康府流罪已下因及闕殺情

輕者釋杖已下建康府太平宣州紹興五年以前稅賦及五等戶
今年身丁錢竝放又免建康府五等戶科敷一年太平宣州半年
甲戌遣內侍往軍前勞問江東宣撫使張浚仍賜銀合茶藥時浚
軍士蕪家戍盱眙尚未至也

乙亥申書言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已朝辭所以立功將佐告命
乞免進入詔趣行給付時中原遺民有自汴京來者言劉豫自魏
麟敗後意沮氣喪其黨與皆攜貳金國謂豫心不能立國而民心
日望王師之來朝廷因是遂謀北伐飛謂豫不足平要當以十萬
衆橫截金境使敵不能援執孤自敗則中原可復張浚不以為然
會劉光世乞奉祠飛乃見上請由商鞅取閬陝欲併統淮古之兵



卷一百九

上問何時可畢飛言期以三年上曰朕駐蹕于此以淮甸為厭敵
若輟淮甸之兵便能平定中原朕亦何惜第恐中原未復而淮甸
失守則行朝未得奠枕而臥也飛無以對飛朝辭不見本日今因
中書所奏附此當即是

其辭日也奏乞取映右等語
凡日歷今年四月丁未

丙子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新知臨安府呂頤浩入見初

頤浩至平江欲勸上輒行而不得見乃隨上而來至是引對言者

論其深上不聽無論久之熊克小冊載呂頤浩見上在駐蹕建康
之前又稱行宮留守皆小誤頤浩際留

守是在是名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赴行在時安

國上所纂春秋傳翰林學士朱震乞降詔嘉獎上曰安國明于春
秋之學比諸儒所得尤遂向來偶緣留程瑀而出可令召來張浚

曰若安國乃君子之過過於厚耳小人必須觀望求合豈肯拂言

上曰安國豈得為小人俟其來當宣之講筵故有是命仍用金字

遞行安國自言所著傳事按左氏義取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

孟子而微辭多以程氏之說為據凡三十年乃成上甚重之其其

書今行于世直徽猷閣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參謀官薛弼陞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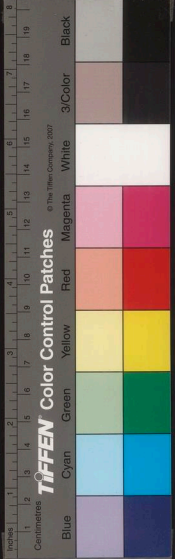
賓文閣知襄陽府前旬日詔弼兼都督行府隨軍轉運副使至是

改授弼兼隨軍運
副在是月乙丑直寶文閣知鼎州張謩陞直龍圖閣知處州

先是山寇周十隆等未平直徽猷閣孫佑以選為守佑至官未幾

言願宜討蕩了當詔書嘉獎正月乙
酉俄又言賊大猖獗乞統制官

李貴以所部措置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亦言佑為謀不密漏泄事



後漢書卷之五

機致令諸盜反側旦薦賈材術正可任此朝廷以為然遂命冀代

佑七月癸亥賜都督府推鋒軍統制韓京金束帶戰袍銀符

搶先是虔寇劉宣犯梅州京引所部解圍遂至惠州之河源討軍

賊增袞袞挺身出降故有是賜八月丁未建南大轉官臣偽成忠郎閻

祇候李清詣岳飛降詔補正仍進二官

丁丑宰臣李文武百寮連拜淵皇帝畢詣常御殿門進名奏慰

自是未祔廟皆如之

戊寅手詔撫勞將士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進知院事詔敦

武即閤門祇候劉光時特與換文資忠翊郎閤門祇候丁禛為

為江南東路兵馬都監禛初為劉光世部曲至是離軍詔江浙

福建五分禁軍弓弩手並抄棟少壯武藝高強人一半赴都督府教

習既而浙東制置大使趙鼎言本路將兵約六十五百餘人半習

弓弩於內摘其半起發計一十六百餘人而已朝廷得此千餘儒

怯南兵不足為用而一路之間千百人內摘去強壯百數則其餘

益不堪矣况本路兼備海道與其他路分不同望賜存留語鼎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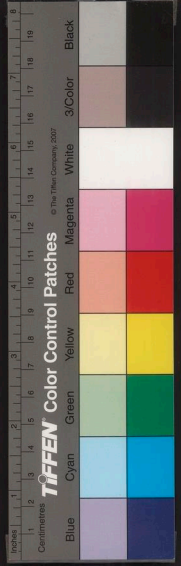
數遣赴殿前司教閱跋防秋月分遣兵往明州屯鼎奏下在

已卯尊宣和皇后為皇太后先是上諭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已

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安處翰林學士朱震乃奏引唐建中故事乞

遙上寶冊且言陛下雖從權宜而退朝有高世之行謂宜供張躬

殿遣三公奉冊以伸臣子之志冊藏有司恭俟未歸詔禮官條具



太常少卿吳表臣請依嘉祐治平故事俟三年禮畢檢舉施行
乃先降御札播告中外焉上諭輔臣在癸酉震燹下在戊寅太常奏下在庚辰今並明書之
都省言尹焞已過鄂州詔所至州軍守臣以禮敦遣武功
郎閻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孫暉進一官令再任暉守南壽春
凡六年

庚辰上諭輔臣曰欽慈皇后寧德皇后近屬多流寓南方者可令
所在訪尋推恩皇太后本家合得恩數亦令有司以次施行起
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降授雄州防禦使行營前護副軍都統
制王彥復洪州觀察使知句州解潛既罷彥亦不自安因乞持餘
服故有是命彥入辭上撫勞甚厚曰以卿能牧民故付卿使郡行

即召矣將行又錫以金帶詔彥軍併隸權主管馬軍司公事劉
錡於是錡始能成軍彥四入辭在右朝請郎陶愷知吉州左朝
散郎劉長源知眉州二人初以言紹述責監當至是並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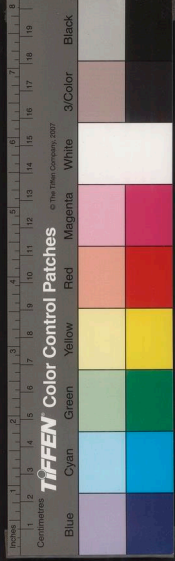
武功大夫辰州刺史兼閩門宣贊舍人于鵬今後省策誅降等
換文資用岳飛薦也明年二月庚辰按古朝散大夫

辛巳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新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
使兼知臨安府呂頤浩為少保兼行宮留守頤浩不稱判府事

失之也先是潭州學廢頤浩出羨錢五十緡付學官葺治州東

之二十里因諸山之泉築堤儲水曰龜塘溉田萬餘頃歲久堙

廢頤浩募飢民補築之至是請師臣劉洪道續其事土皆許焉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願浩決旬間三入對比至臨安處事甚有緒豪石莫敢犯禁時
已命百司漸赴行在所謂留守司名存而已已勝非秀水關居錢
者三妾俱有殊色各開一時始死諸大將厚賜取之兵力爭用數
千緡得一人馮號三孺人大寵殿之初則專其家敢既而呂為留
守兼判驛安措勞甚盛三孺人者遂預外事公召觀文殿學士
然交通韓氏中外國以嫌進時呂六十七歲舉萬壽觀兼待讀行宮留守孟度赴行在庾在臨安軍士嘗有
為飛書佈之者度因感陳兵自衛浙江並海漁火夜明使以為
寇至大驚一城震恐事聞故能去奔命度知婺州孟度罷留守日
之遺史云以呂願浩為留守而呂孟度知婺州曆全不載趙銜
日辛酉直龍圖閣周綱知婺州在任孟度替罷回朝見不知度
何日尚書吏部員外郎辛次膺為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左通
直郎都督府幹辦公事張解知桂陽監前此歸正官未有典
節者故著之

壬午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閻門宣贊舍人范温添差兩浙東路
兵馬鈐轄依舊鎮江府統轄人兵

癸未中書奏銓量監司守貳資格應監司知州見常職名若巖察
御史已上通判曹任職事官及得旨陞擢入並更不銓量其餘通
判資序人任監司節鎮知州次任知縣資序人任知州軍通判並
依舊其不應逐項資格及嘗犯贓罪答私罪從典贓罪論列傳替
人並罷願將宮觀者聽先是有詔中書後省御史臺銓量監司守
貳而中書言未有立定資格故申明馬事祖見去年
十二月

甲申少保護國鎮安侯靜軍節度使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
劉光世為少保仍三鎮舊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封榮國公時光



世入見丹乞罷軍且以所管金殿百萬獻于朝乃以其兵屬都督府而有是命張浚因分光世所部為六軍令聽本府叅謀軍事呂祉節制 詔行在職事官令轉對一次

乙酉賜劉光世府第一區給親兵三百人 右朝請大夫韓璣直秘閣建為劉光世叅謀官隨府罷用光世請而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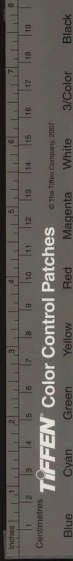
丙戌左文林郎獻材令吏部與先次占射差遣一次獻材為海豐令以宣諭官薦對故有是命自是選人引對之恩殺矣

丁亥通侍大夫武康軍承宣使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王德瑄階官為相州觀察使劉光世既罷軍都督府以德提舉訓練諸將軍萬故優擢焉 故勒傳人王毅追復承議郎毅倫父也宣和間坐

論蔡京罷謫死嶺表至是倫訴于朝上謂大臣曰倫萬里遠使宜與施行上因言靖康中於南仲用事每遣使出疆必降旨有免行者當以軍法從事既行雖身分請給往不支其家至有狼狽失所者比使還則合得恩澤亦例從鑿減如此何以使人張浚曰南仲誤國何止此事

戊子故武功大夫萊州團練使郝中正特贈翊衛大夫中正宣和末守涇州城陷死張浚在陝西承制贈五官等至是賜告焉

乙丑禮部大常寺言今歲當行大禮而郊天法物未備國朝故事仁宗皇祐五年南郊嘉祐元年恭謝四年禘祭七年明堂蓋嘗踰九年而不再如將來大禮謂合祭天地於明堂祖宗並配無犯百



交參以朱明鈔錄

神於禮未為便詔行明堂大禮令有司條其以聞此時太常少

而禮部侍郎闕未左承議郎道判明州施庭臣為秘書省校書

郎庭臣成都人也秘閣修撰知建康府葉宗謬直秘閣江南

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韓膺曹竝引對初命宗謬營治行宮至是

官府營柵皆備上嘉其勞錫以鞍馬焉此據武陽寶文閣且

學士提舉萬壽觀趙子標卒

庚寅詔京西帥臣薛弼措置荆襄屯田時已賜錢五萬緡為營田

本又市蜀牛三千賦之言者謂凡兵火所過地廣人稀皆可徒新

附之民授以遺地故以命弼偽武義郎監廬氏縣酒稅楊茂時

補正岳飛之出師也茂挺身歸附故錄之翰林醫診俞詒押歸

本貫詒三詣醜上書尚書者言詒所陳皆告訐事故有是命仍令

尚書省榜諭詒岳州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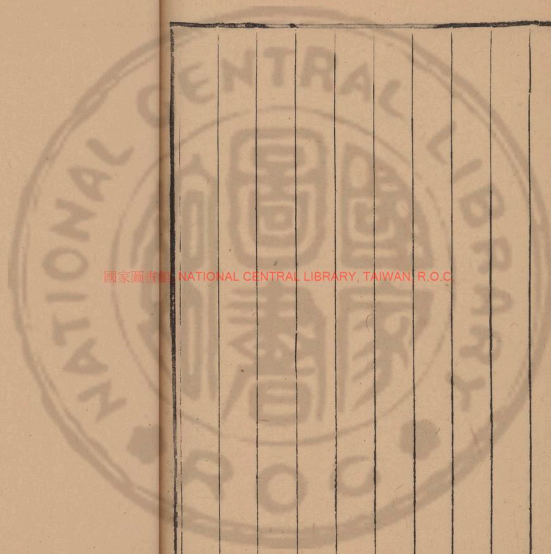
是春廣西大饑野米千錢人多餓死桃李互寔李寔變成桃皆可

食凡物多類此此據蔡金左副元帥魯國王昌居祈州右副元帥

藩王宗弼自黎陽歸燕山左監軍撒離曷居雲中以前知相州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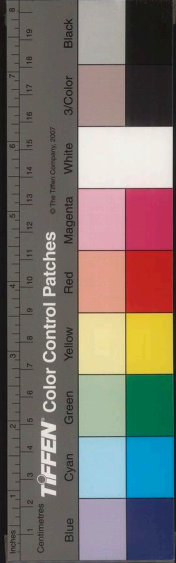
充為燕京三司使尚書左丞高慶裔以賊下大理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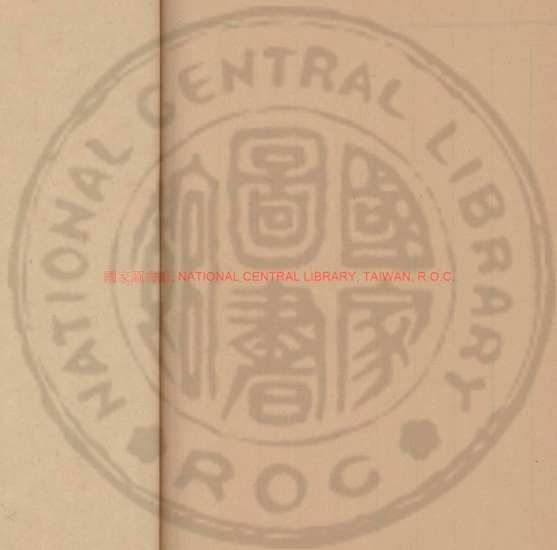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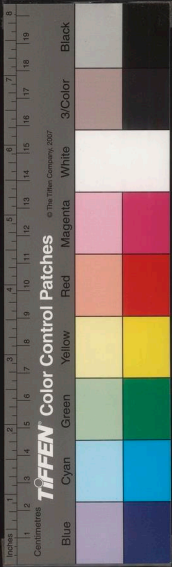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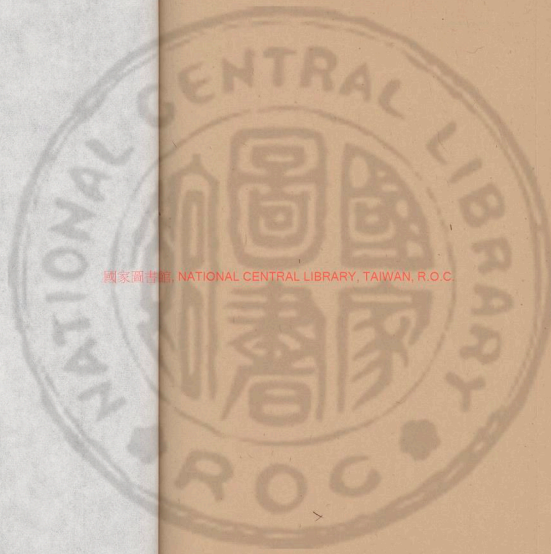
卷之二
目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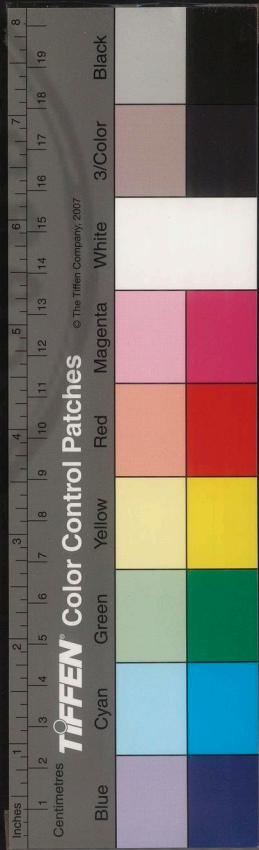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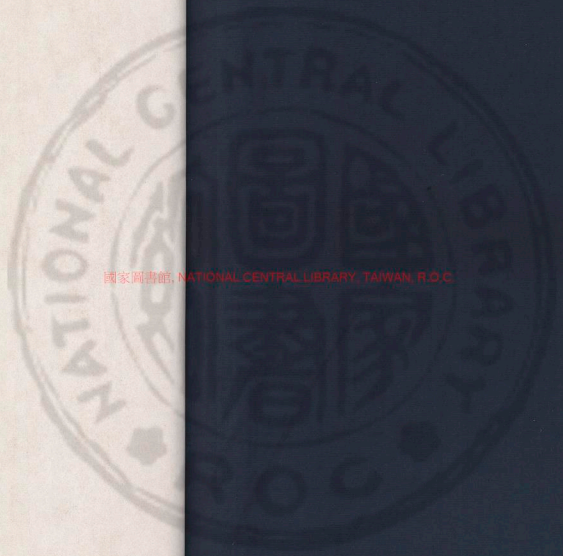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紹興七年四月至六月

冊四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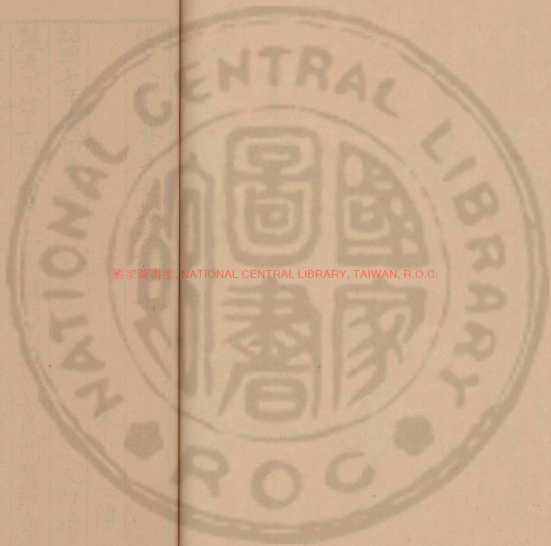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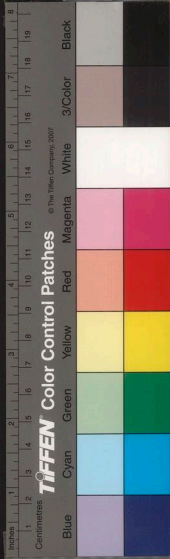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690 v.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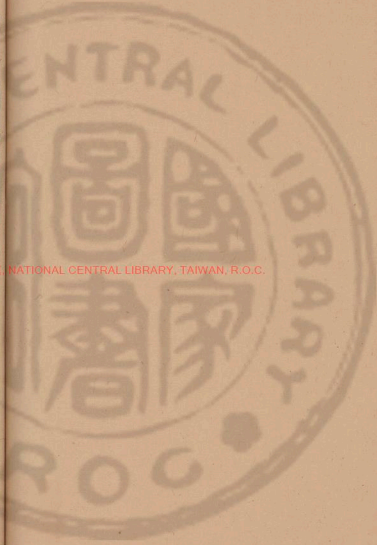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七年夏四月壬辰朔癸巳張浚奏雨既沾足又即晴霽庶於
蠶麥不妨上曰朕宮中亦養蠶兩箔許欲知民間蠶熟與否浚等
曰陛下敦本憂民如此天下幸甚上又曰朕聞祖宗時禁中有打
麥殿今聞闔有水朕亦令人引水灌畦種稻不惟務農重穀示
王政所先亦欲知稼穡之艱難爾 詔築太廟於建康以臨安府
太廟充本府聖祖殿 起居舍人呂本中直龍圖閣知台州本
中引疾求去疏再上方命出守本中辭乃以本中主營江州太平
觀修武郎閻門祇候龍陽軍水軍統制曹敵知靖州用張覺荐



也詔左朝奉郎王弼中已降追一官指揮勿行初吏部以弼中
為董貫保奏改官當追奪而左司諫陳公輔言朝廷設審量之法
蓋為崇觀宣和以來姦臣用事一時士人朋附結託黨緣改轉冒
濫太甚乃若湖中寔係方賊從黨呂師囊等起兵攻圍台州而本
州司戶滕膺率眾官與軍民併力死守保全一州偶貫宣撫一路
合行具奏遂立轉一官不為濫當若令追官恐失朝廷審量之意
故有是命

甲午少師萬壽觀使劉先世特許任便居住從所請也光世遂
居温州 鎮江府進士蔣將上書論十事詔永免文解

乙未直祕閣新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用蔡移兩浙西路

書吏部員外郎黃次山為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次山引疾乞

補外會給事中胡世將舉次山自代張浚因疑次山修江上曰非

告訐董弁者耶此風不可長遂令補外浚意甚沮

此以趙鼎
雜記增修

丙申詔昭憲皇后本族親屬令所在訪求恭酌推恩 權主管

侍衛馬軍司劉錡奏以前護副軍及馬司見在通為前後左右

中軍及遊奕凡六軍每軍十人共為十二將從之前護副軍即

八字軍也按馬司元管六百人後又益以解潛二千人及劉錡帶

正甲軍六千人則老弱之
數多故也

丁酉徽猷閣待制王倫右朝請郎高公繪入辭倫自江至建康凡
四台對上使倫謂全左副元帥魯國王昌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



不有與其付劉豫冒若見歸倫奉詔而去上因倫行附進皇太后

淵聖皇帝黃金各二百兩能克小歷云皇太后禮物依則支金一百兩附倫等行誤也日歷二月十三

乙巳勸會王倫等奉使大金所有禮物理合附帶前去有旨淵聖

皇帝金二百兩宣和皇后金一百兩並令戶部依數支給三月二

十八日庚寅有旨皇太后禮物令戶部更支金中書言字文虛中朱

升奉使日夕宜有支賜以慰忠勤詔賜虛中黃金五十兩綾絹各

五十疋龍鳳茶十斤并黃金絛帛各三十兩足茶六斤樞密使奉

檜言孫傳張叔夜家屬在金中甚貧願因倫行有所賑給詔賜金

如虛中之數虛中等賜金三月乙酉得旨傳叔夜以丙戌得旨

今併書之能克小歷但稱詔傳叔夜依虛中例與之

而不言虛中所賜初顯謨閣待制知荆南府王庶聞何詳來歸

乃草疏略曰先帝志慕道真宜用禹湖故事奉衣冠弓劍起陵廟

葬之名山畫舉送終之典使海內咸知梓宮還與否不足為國重

輕彼雖有萌姦何自而生然後遣使償或請差未獲則太兵躡之

問罪故討不為無名國神民痛憤之情刷宗廟存亡之恥臣知梓

宮可不請而得為之上策也疏將發知朝廷遣使已定乃止

戊戌御批武功大夫貴州刺史鄭謹帶御器械翌日上諭宰臣曰

謹除命未頒行朕宿思昨召用徐俯外議謂謹所荐朕何嘗容

侍荐人徐俯之召止緣洪炎進黃廷堅文集有云徐郎或徐甥者

後因胡直孺荐俯自代朕問之始知其人直孺稱其行義文采道

人遠甚質之汪藻亦以為然遂召用後程俱論俯與謹往還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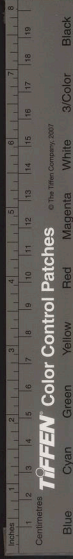
知外議巧爾令謹新命又恐外間紛紛不若止與在外祠宮張浚



等曰陛下聖慮如此敢不奉詔右司諫王縉言近詔吏部注擬守貳縣令精加選擇止欲得人而已而差注之目例出文引差人遺諸又令醫者診視因緣邀乞士大夫寔恥之夫癘老疾病可以見於步趨蒼問之間何必醫人曾克者診以示禮重士大夫之意從之

庚子直寶文閣而浙路轉運使張澄陞直龍圖閣知建康府秘閣修撰知建康府葉宗謬為福建路轉運使右承議郎轉元傑知楚州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都督幹辦公事揚珪知濠州右司諫王縉入對奏疏論江淮營田利害以為地段之零碎土色之不等莊屋之難置耕客之難招若召募土居人戶佃種取其情

願而輕租稅庶幾可也若以官田之總數均之逐鄉之人或人丁少而不能耕或去家遠而不能耕或瘠薄甚而不堪耕或不曾操撥而出租課人有受其害者又况輸納之際車斗多端邀乞水旱之變官司艱於檢放密養之牛來自廣西乍遇寒凍多有死損近免墜墮人心欣悅其有置莊去處人耕百畝給牛一具耕作既勞尤多困斃此皆利害之不可不講者欲望申勅所差之官所至詢審的確利害無或苟簡觀望去其所謂害成其所謂利以為悠久可行之制輔臣進呈上曰營田誠今日大利如兩淮閑田不可數計但恐名募不行而奪見耕之農則為民害矣須要遲以歲月以漸為之第使耕種日廣使為大利張守曰但地無曠土則國自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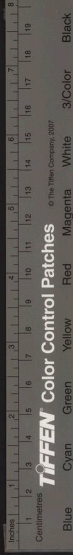


上曰然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乃命以縉章示樞密院計
官李宥及營田官樊賓王弗如所請 詔張浚母蜀國大夫人
已出峽可令所在州津遣赴行在

壬寅太常少卿吳表臣權尚書禮部侍郎中書門下省檢正諸
房公事兼都督府諮議軍事張宗元權兵部侍郎陞都督府恭議
軍司封員外郎蘇衍試秘書少監乃兼資善堂贊讀右司員
外郎樓焯守起居郎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夔充徽
猷閣持制知池州先是向子諲為江東大漕劾池州守臣右朝
請大夫徐昌言軍儲弛慢至是三省檢會降昌言一秩而用岑
左武大夫和州防禦使知閩門事韓恕為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

總管使所請也

癸卯尚書右司員外郎范直方左朝散大夫知吉州李彌遜並為
左司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迪兵部員外郎勾濤並為
右司員外郎濤嘗入對論今日之勢莫如先取山東膏腴之地財
賦所出叛臣因之以活國者數年若合江淮之師連衛以進一出
淮陽一出徐泗伺敵之 徑趨其地利則山東可得有也又聞襄
陽之東欲自唐類走汴都而唐州之地綿數百里為荆棘餽道
不通非用兵之利宜卷甲由信陽掠順昌窺陳蔡自隄至汴才兩
日耳僭偽之衆必禡魄喪膽莫知所出其勢必揺杜牧之曰不許
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策下策也



丁未起復太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乞解官持餘服飛與宰相

張浚異論歸過江州上疏自言與宰相議不合求解官事遂重軍

而廬墓上不許日歷止書進呈岳飛求解官事更無他語今以諸書奏步增入雖克小磨揮張浚與飛議不合飛喪

母乞持服乃棄軍去居江州廬山誤也飛丁憂在去年四月此行

蓋自建康西上道過江州因入廬山耳岳飛傳云秦檜當國方主

和議任中奏乞持母服秦檜居廬山檜遂奉張元為宣撫判

官監軍事訪候赴行在此蓋誤檜明年冬方獨相十一年夏飛在

赴行在今不取觀文殿大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江南西路安撫制置

大使兼知洪州李綱特遷左金紫光祿大夫時綱遣本司幹辦公

事韓昇奉表問上起居且上疏論時事略曰願陛下益廣聖志與

神為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稍定而自安

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為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

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為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為法則

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之于用兵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罰

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舞士氣愛惜民力順導眾心為先數

有既備則士奮于朝農安于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

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疏入詔綱典藩踰年民安盜息故有

是命朱勝非秀水閬居鈺云張浚存李綱帥豫章以振之末至也其弟維及其腹心郭柄等皆立于朝又以所荐陳公輔為

網官居頃之議者謂靖康伏闕之變乃公輔為綱謀不當在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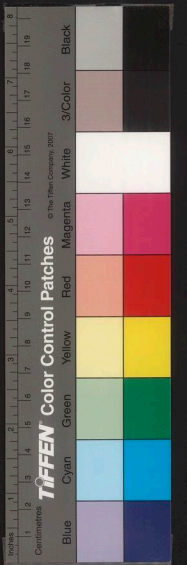
綱間而恨抗章乞罷浚又思所以安之謬言江西盜息安民轉

官為金欽此祿大夫則時度上召昇入見進一官遣還昇候官

古益熾旁群亦擾欺罔此

人也

庚戌命權兵部侍郎兼都督府叅議軍事張宗元叔湖北京西宣



文以不詳要錄

撫判官往鄂州監岳飛軍宗元為宣判日磨無一字及之但于四

對八月四日甲午書張宗元先次引見初六日丙申書宗元卷士

劉子帶叔宣指判官銜而云臣出使湖北所過郡縣云云則使還

時所上也今採林泉野記岳侯傳未勝非開居錄修左朝散大

夫万俟卨提點刑湖北路刑獄公事左奉議郎林待聘知處州

左宣教郎孫汝翼知建康府溧陽縣汝翼嘗為樞密院編修官

至是堂除大邑新制也故追官人何淮追復正侍大夫忠正軍

承宣使淮已見建炎元淮既死城下言者論其不能守河之罪書

統其官淮子閣門祗候薛使金而歸許於朝故有是命

壬子張浚辭往太平州淮西視即浚因論劉先世以八千人為回

易沈與求奏臣聞光世之去嘗語人以陶朱公自比是誠可以致

富矣浚等論范蠡之賢人所難及上曰蠡固賢朕謂於君臣之義

猶有所未盡也范克小唐載浚出行淮上統論諸軍先是左司諫

陳公輔請對上因語及岳飛事公輔退上書言昨親奉聖語說及

岳飛前事採諸人言皆謂飛忠義可用不應近日敢如此恐別無

他意祇是所見有異望陛下加察然飛本麤人凡事終少委曲臣

度其心往往謂其大將或以兵為樂坐延歲月我必欲勝之又以

劉豫不足平要當以十萬橫截敵境使敵不能援勢孤自敗則中

原必得此亦是一說陛下且當示以不疑與之反復詰難俟其無



以為常此飛所以敢言與宰相議不合也今日正宜思所以制之
 如劉光世雖罷而更寵以少師坐享富貴將皆謂朝廷賞罰不
 明臣乞俟張浚自淮西歸若見得光世怯懦不法當明著其罪使
 天下知之亦可以警誥將也公輔此疏不得其日按此疏首云昨
 視師歸則必浚未還時所上日歷十月十八日已酉左司諫陳公
 輔本職進對在此前三日自浚至浚還朝公輔更無對班別陳公
 云親奉不語即已酉之日也熊克小唐繫之此月丁未浚飛之解
 師之後浚是時公輔未對浚亦未往淮西今宜附浚行之後庶不
 抵捨克又于此月未書浚欲以劉子羽領光世軍子羽不可乃詔
 子羽知泉州尤誤子羽知泉州在去年八月癸卯已詳附本日蓋
 浚欲易光世之意詔羣臣俟祔廟畢純吉服卒哭日建康臨安
 府禁屠宰三日大小祥諸路州縣禁樂七日屠宰三月初礼官奏
 百官卒哭日純吉服左司諫陳公輔請令且服黑帶以俟祔宮之

還如祔宮未還須小祥後又乞百姓禁樂三年上曰禁樂固當但
 念細民以樂為業者無以得衣食耳事下礼官討論至是條上礼
 官言卒哭禁屠樂無故事然卒行之二都蓋上指也公輔初議在
 是月發外歷
臣吉服十二月卒
 酒所書可恭考直秘閣提舉淮南東西路茶鹽公事蔣璠以
 課息登美進職一等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俞侯以營膳之勞除直
 秘閣度支員外郎莊必疆而對言近聞廬壽間微有邊警詢之
 道塗則其說曰淮上之師頗有失位離次去而不為用者將臣諱
 其事而不言也臣不知所傳之虛實萬一有之則是必有殺人陰
 為間諜以誘我師其軍中失於撫循有以離其心也使將臣不以
 為諱而聞于朝則可以因事設備果諱而不言則賊勢猖獗軍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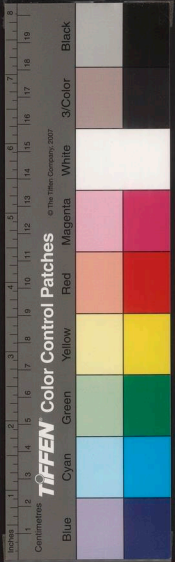


疑貳朝廷不知夫豈不敗乃事欲望密詔請將明斥振廣耳目嚴
為警備毋輒懈弛凡軍中之事悉以寔聞雖無稽之言勿聽然聞
之亦足以戒願陛下過聽而深戒之後二日詔閩都督府必體
此奏
行下在甲寅今附

癸丑故奉議郎贈直祕閣諡忠襄陽邦入加贈徽猷閣待制增賜
田三頃於是樞密院奏邦入忠節顯著宜極褒崇上曰邦入忠烈
如此顏真卿異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孫邦人為朕死節不可不
厚褒以為忠義之勸故有是命 詔臨安府寄留諸軍家屬已令
赴行在沿路毋得一毫擾民死者許越訴管押官重賞于法
甲寅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言先奉詔編次元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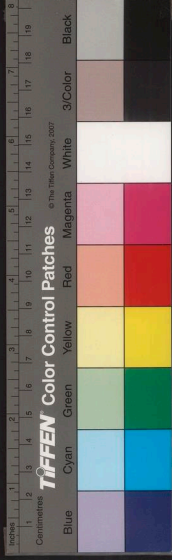
以來詔旨令史館既修日歷恐此書非私家可為乞住罷詔深
接續編類

丙辰都官員外郎馮康國面對論曩昔金豫相挺連年寇蜀吳玠
據險得利全蜀賴之玠之功績不可誣也然蜀地狹民貧山險道
隘約興四年秋陸運始行後夫飢餓疾病相仍斃于道者三之一
蜀民至今痛之自後歲損不登斗米二千死者枕籍去年冬夏後
復興更名支移計其所連一碩民間費七十逝亡死損又未論
也有為救蜀之說者曰省冗官節浮費裁損軍中請給亦庶幾矣
夫冗官浮費固當節省而軍中請給易搖軍心未易輕議臣觀蜀
中之弊患在糧運不繼而折支大優嘉陵江險難積相望夏苦漲



流之失冬阻淺溢之患終歲水運終不能給是以時起陸運之後
兼軍前將佐俸給優厚類皆正色米斛價高銀絹價平既闕正米
不免折支每以低價銀絹估折高價之米所以歲費浩大錢糧而
不給也若遣官委曲諭玠三月以後九月以前除開外防託合用
軍馬數目外其餘將兵移屯內郡歇泊就糧且以二萬人為率兼
選仁厚牧守分治梁洋西郡招集流散二年之後耕鑿就緒可贖
戊卒萬人歲又省軍中二十萬斛之運誠如此行於吳玠軍中無
損于全蜀生靈稍寬保蜀善道之策無易于此伏惟陛下財察
丁巳詔送都督府既而移書省正字兼權左司郎官孫道夫轉對
上諭曰召自遠方者朕必詢民間疾病至如職事官轉對既以朝

廷闕失訪之誠欲追法祖宗不特奉行故事為文具而已也卿
蜀人宜熟知蜀中利害水運與陸運孰便道夫奏水運遲而省
費陸運速而勞民向宣撫司初由水運每碩取民錢十文後以
其緩起西川夫十數方人陸運每碩費五十餘文利害可見上
曰水運既便自當行之
戊午遣內侍往淮西撫問張浚仍賜銀合茶藥
是月撫咨有梟鳴于後苑又有烏數千鳴于內庭皆作林也之
殺劉豫不樂命立賞捕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七年五月按是月壬戌月甲子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張澄言
臨安建康均為駐蹕之地而財賦所入多寡殊絕本府所得僅支
半年不惟軍儲窘乏兼慮闕於供億以違罪戾欲望許依駐蹕近
例恭酌應副詒與權免分撥二年

乙丑上與輔臣論淮西事因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再趙奢
用趙兵大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用燕兵破齊而騎劫
伐之則為田單所敗豈不在主將得人乎秦檜曰陛下諭兵可謂
得其要矣初劉光世之罷也以其兵隸都督府而檜與知樞密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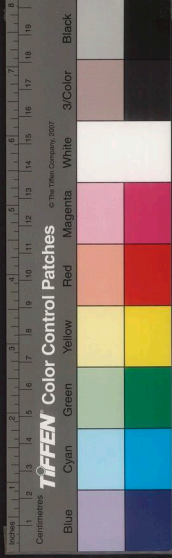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一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七年五月按是月壬戌月甲子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張澄言
臨安建康均為駐蹕之地而財賦所入多寡殊絕本府所得僅支
半年不惟軍儲窘乏兼慮闕於供億以違罪戾欲望許依駐蹕近
例恭酌應副詒與權免分撥二年

乙丑上與輔臣論淮西事因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再趙奢
用趙兵大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用燕兵破齊而騎劫
伐之則為田單所敗豈不在主將得人乎秦檜曰陛下諭兵可謂
得其要矣初劉光世之罷也以其兵隸都督府而檜與知樞密院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事沈與求意以擢兵為督府之嫌乞置武帥壹疎視望純亦有請

乃以相州觀察使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王德為都統制德光世

愛將就就用之王德為淮西大將日曆全不書提張浚行狀以為

淮西事在上游得人則必是此日議差除燕不見除日六月九日

大德右淮拒密院劉子奉聖旨除左護軍統制乞連還成命不

九六月九日已亥去比月乙丑凡二十五日德此時在淮而不應

被受如此之遲日歷五月二十三日前中後賤進呈臣沒等奉事

上方議請軍置副二十八日已丑詔殿前司等並許差都副統制

以前後指揮泰考之則德除命必在乙丑已後發未已前但未知

約在何日耳今因上語附見當求也書繫其本日辭

克撰呂社行救乃稱七月除王德都統制蓋誤矣

丙寅詔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趣達所募西兵初命益於團集人內

選三路少壯人二千蕙家赴行在專充扈衛益言已達統押官顏

漸部兵千人百人出峽茲命趣之元降者揮未見日歷詔吳五年

二月四日已降者揮顏新下軍兵使臣民義兵賜用守兵撥隸步

軍司顏新差充湖南安撫司使喚此時席益方去湖南當

之深州而從益入蜀也此

辛巳土其年十二月庚子

丁卯詔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趣捕度吉諸盜時以山賊周十隆等

未息命江西統制官李貴往討之左司諫陳公輔言度氏素號凶

惡方承平時亦自歲往廣南劫取財物率以為常自國家多事乘
此擾攘徒黨愈熾然此賊亦起於朝廷容忍太過凡有盜賊盡是
招降所謂柔寇者例皆不誅且寵之以官此豈足以奪姦雄之氣
又况度賊寔非他處之比若不痛加誅殺未必肯止但合向前破
藩早見撲滅不可更議招降必為弄兵潢池皆吾赤子不欲多殺
亦當誅其首領而脅從者量與釋放庶使頑民知懼不敢復肆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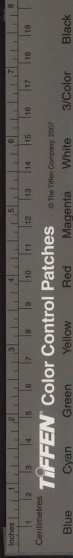
惡而盜賊可息故有是旨

戊辰金部員外郎宋棊請器中外臣寮採訪勇力推畧之士不時存舉以備采擇從之棊蒲田人也 兩浙轉運使向子諲奏修隄湖初鎮江府呂成夾岡地勢高文不雨則運河涸而漕舟艱子諲命屬官李潤考唐韋損劉晏故事建言置斗門二石碇一以復舊跡度費萬緡今冬可畢從之潤江寧人也

庚子侍御史周祕入對言臣聞兵法曰上下同欲者勝故自古用兵之勝者皆以其志同賊者皆以其意異非將帥諧和士卒輯睦戰勝攻取無往而不利矣方今外侮未已僭叛未平朝廷必欲小戰以誅師頓勝以備威則以輕兵出近地時有不行已者矣然上

下之欲不可不同雖帷幄之中已有定謀而心膂之臣宜無所見苟其所見或有不同畏朝廷之威而言不敢盡有怯懦之嫌而事不敢辭口順心違但以疾或為遷延之計如此者雖強之使行必不能成功矣願陛下於命將之際先授以所任之事使自揣其可否或於廟議有所未諭則姑與之往復問唯俾其胸中曉然見勝於未戰之前然違之庶幾上下同欲不至於敗仰副陛下孜孜治兵之意

壬申詔礼官條具奉行文宣武成王熒惑壽星岳瀆海鎮農蠶風雷雨師之祀用太常博士黃積厚請也文宣王以春秋二仲并從祀凡九十八武成王及從祀凡六十三皆用兩少宰熒惑以立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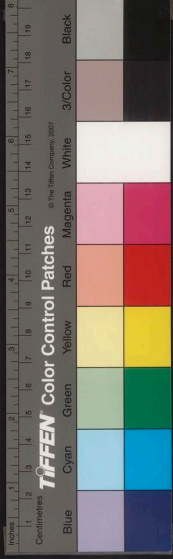
其礼與文宣王皆如感生帝壽星用秋分兵清鎮海用四立日及
夏季之上旺先農以孟春先蠶以季春之巳日風師以立春後丑
日雷師以立夏後申日自壽星以下皆用酒脯猶厚冬言太常史
謚率以行狀銘誌為憑多不得寔又僥倖寵靈之人類戒子孫毋
請謚故惡謚不行望自今臣僚陳乞遺恩即命太常移史官采其
始終定謚從之上以積厚論事可採遂以為尚書比部員外郎厚
除比部在乙亥今
循降者除即日直祕閣都督府書寫機密文字計有功陞直
藏閣提點潼川府路刑獄公事時張浚在虜州遣有功赴行在
前二日引對有功嘗獻所著晉鑒上曰朕乙夜觀之且為艰难之
戒又向問著春秋防微之旨對曰婦笑於齊六卿分晉此言之所

為作也上首肯之有功以母老求去乃有是命浚引親嫌力辭疏

累上詔仍舊職

有功仍舊職
在六月癸巳

癸酉起居即樓焯請命有司講究屯田鼓鑄市舶常平四事一日
募民以耕而兵無與焉是以壅閼木廣分鍰未能使甲士從田於
其中擇所謂不入隊者十取三四使之因田致穀以省大費何不
可之有二曰鑄錢一司坐費糧食今銅料不絕鼓鑄日稀請宜廢
罷俟數年之後銅料稍多即令逐路運司措置鼓鑄似亦為便三
曰着船不至蓋官吏侵漁之故宜擇心計之臣示遠夷之信明賞
以激勸立法以閑防則所入必豐羨四曰常平之法豐則貴取飢
則賤與今諸道間有豐凶之不齊宜擇人使之展縱數路以通其



州縣豐凶盈虛而幹旋之庶有贏皆以給軍用詔戶部侍郎梁汝嘉王侯條具約確利害中省後不果行

甲戌歲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現胡安國提舉萬壽現庾侍講疾速赴行在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奏今以詞賦絃義取士而考校者患不能展通陞黜安能得定今歲科場望令諸路轉運司取詞賦絃義兩等各差考官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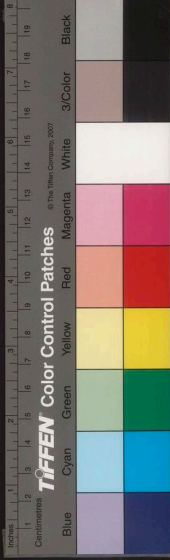
丁丑在朝請卽何鑄主營台州崇道觀鑄初以遠為諸王宮教授需次而省至是乞祠也

戊寅賜川陝宣撫副使吳玠知興元府王俊知洋州賜從儀詔書玠諭以張浚言玠命侯手部兵修築梁洋廢堰就繕也上曰謂秦

檜等曰治天下須恩威賞罰並行若有恩而無威有賞而無罰何以為治朕自即位以來未嘗以私怒降一人官所以言此者蓋姑息之風不可長也楊沂中朕當日盤結之過於子弟六年淮西有警朕親掌戍之若不便進當行軍法沂中震恐承命遂以成功檜曰陛下英武中興不唯致矣既而給事中賈直學士院胡世將請曰此風鷹鷂將帥各務完心水利措置營田仍命利路監司侯成然日具梁洋渠堰所溉頃畝所增租稅覆寔以聞將俊與從儀並加莊賞以為忠勞之勸從之

世將所奏在是月甲中

已邠廣西進出務馬上曰此幾似代社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諭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



洪國中而已申公巫臣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於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不修故也 詔禮部詩論大火之祀先是行在多火災言者論國家寔感災應用宋建號康定間因方高立作為壇兆以開伯配大火之祭多事以來地陷賊境聖詔有司即行在所每建辰戌出納之月設位堂祭從之用酒脯

六月壬辰 詩論將上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論左朝散大夫新知廣德軍于祥仁左朝奉大夫新知永州應彥彥詩右朝請大夫新知江州趙伯珍等八人皆罷公揆言梓行頌在河東之幕欲奪官長之權自擁膏孳殘金使高奴盜若民無所不至彥彥詩乃王時雍愛摺令自京官二年而為正郎以至興司祠曹机宜都督府極其要選不知朝

INTERNATIONAL LIBRARY

廷何以愛其材獨不念閔愷之事乎伯璆素無才行昨奉苗劉若為郎官眾所鄙棄故並罷

存此以見王梓仁全商閔事及伯璆明受除即因依當名附本年削此殿

壬午知豫州周方文遷官官再任以宰臣張浚言其治郡有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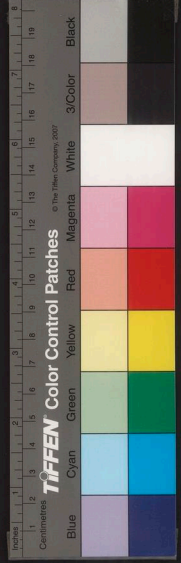
時浚自淮西還行在留奏謀軍事兵部尚書呂祉居庐州以護諸將始浚往視師恭知政事張守遺書戒以毋輕改軍政浚不從

賜龍圖閣直學士四川都轉運使李延詒書與論以其能歲抑宜臨以寬民力故也先是詔迨以每歲放支之數具旁通驛奏

去年八月

丙午 降旨既而迨言本司察騎簿籍並皆不全詔興四年所收錢物計二千三百四十二萬餘緡比所支計闕五十一萬餘緡五年收三

十六十萬餘緡比所支計闕一千萬餘緡皆以宣撫司攢剩錢及



六年所收登帶通那應副六年未見收救支計三千二百七十六萬餘緡今年所收計三千六百六十七萬餘緡比所支計闕一百六十一萬餘緡結興五年鹽酒息錢最增然以支數增多終是應副不足是致六年大段窘迫頻增起之數後來已難繼侵用過支數後來又難補逐月拖欠大半折估及梓潼路糧本水脚計司坐此取怒大將寔非其罪也然今來七年帳內收救係是額官約收之數近年有虧無增其支數係是按例寔支之數近年有添無減若將來取數稍虧支數稍添則不待來年便有闕少自來過歲計有闕即添支錢引補助支遣結興四年添印五百七十六萬道五年添印二百萬道六年添印六百萬道成都運司及大使冬中見今泛料大

多引價減落本司緣此不增添印去秋畫旨上供汲該說不盡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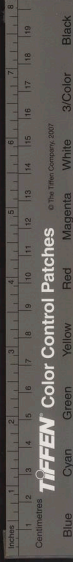
窠名錢並許拘收通融應副除封樁集軍闕額等錢五項折計錢

引七十萬道已指數科撥外

細數見去年九月庚辰

見準戶部符催督統制

司錢大使司拘收提刑司常平司錢物充稱提錢並與本司通融取撥指押相妨既不敢添印錢引又別無窠名錢物可以補足所闕錢計宣府司但責應辦大使司乃貴以齟減勢相矛盾尤難措置即今歲計見憂不足設若將來緩急調發歲計之外別有支費安是無從辦集切慮必致誤事庶歲收錢物固有上供進奉土貢三路綱坑治課利等窠名錢物共計一千五百九十九萬係四川舊額所管歲入之數其勘諭激賞增數從錢助軍頭子錢免支移



水脚錢鹽酒增息錢等課名錢物共計錢二千六十八萬係軍興
後來所增歲入之數今此舊額已增過倍取于民者可謂重矣若
計司不卹更增賦歛民力困竭事有難測此亦朝廷所當深慮矣
臣嘗竊讀劉晏傳見史臣稱晏理財謂亞管蕭是時天下歲入解
錢千二百萬而望推居其半今四川區區一隅之地推蓋推酒歲
八千九十一萬過於劉晏所推之數多矣并諸窠名錢已三倍
劉晏歲入之數於大軍歲計闕一百六十一萬故以一千二百萬
贖贍六師恢復中原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贖贍一軍屯駐川
陝而不足然則拖欠折估雜本水脚之類豈計司之罪乎議者也
謂軍中支費冗蓋臣初亦疑之近日檢察乃得其寔且如折估錢

一項每年計錢引一千三百一十七萬以上件折估錢十貫折舊

一兩為率約計米一百六十八萬見今年每應副正色米九十七

萬七十九萬係水運八萬碩係通估錢所折米共二百六十五萬

萬就納九萬九千碩係就糶

本司不見得宣府司即令官兵寔數止有給興六年朝廷遣使取

會到諸頭項官兵共計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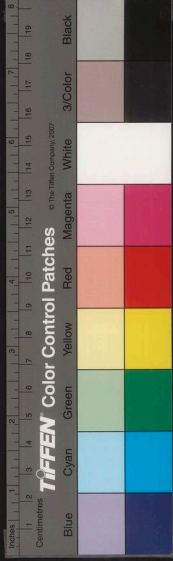
百六十五萬碩米之理其折估錢不止是官兵坐倉折估灼然無

疑據諸處糧省院供到折估錢名色除官兵各有身分料錢已係

隨折估錢過勘外官員有驛料錢估錢厨料祿粟米贍家錢供給

錢月犒錢旬設錢支糧錢添支絹錢軍兵有坐倉折估錢糧捨貼

射錢添支食錢盞米紙筆錢草估錢共十四項但緣官員有驛料



折估軍兵百坐倉折估故特以折估錢總之又有諸帥請將公使
錢人吏作匠請給錢並係於按月折估錢內應副是致此一項已
用劉晏歲入之數應副不足此議者所以謂其夫費之濫也又諸
頭項官兵數內官員一萬七千七百七員軍兵五萬七百四十九人
司上項官員數內有入隊者不入隊兩等逆批開州本司會聽見
列開州七駐官兵一萬七千九百三十一人其官員內有不入隊
使臣三百三十人軍兵內有不入隊數勇勳用義兵勇請手共吞
千八百七十八人訪聞不入隊人數餘輻重大頭合破數目不多
分餘盡是孽名冗占之人所有諸州也駐官兵去歲本司逆條
三案共旁通朝廷累行會問並不報應未免的確不入隊人數
官員之數比軍兵之數約計六分之一軍兵請給錢也官員請給
不及十分之一即是冗濫在官員不在軍兵去年宣撫司屢以拖
欠軍兵折估錢聞之朝廷越問亦緣此而罷然臣契勘本司去年

應副折估錢逐月差官剗刷但緣萬數浩瀚不能如期起發了定
若宣撫司將撥到錢先支軍兵次支使臣後支將官雖有拖欠必
不關事蓋自將官以上每月請俸大段優厚故也然欲督持計司
則須以拖欠軍兵坐倉折估為辭此乃宣撫司屬官為主將所畫
之策朝廷不可不知也臣近到軍前經由綿劍利州大安軍興州
皆屬屯駐軍馬去歲間有軍兵陳訴拖欠折估錢至於衣賜則所
存皆有支散不盡數日糧食亦有探夫過一兩月或一兩旬者足
見軍前衣糧寬剩也然計周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雖知寬剩亦
未敢除減但旦夕憂懼歲計不足比朝廷不可不知也蜀人所苦
於折估錢猶未為甚其可甚者懼賢最運也蓋緣糴買不科數則



不能作事苟科數則不能無擾般運事稍緩則餉戶獨受其弊或
稍急則稅戶皆被其害紹興四年六年兩次支移陸運至軍前死
捐人夫甚多勞費犹不足道也欲省漕運莫如屯田近因興元府
洋州守臣修築堤堰特旨獎諭蜀人皆知德意在此然臣會問屯
田等事皆不報止有紹興六年朝廷遣使取會到陝西路屯田項
畝共六十莊計田八百五十四頃七十九畝當時已種七分以上
今年耕種既遍又有增墾頃畝不少漢中之地自古沃野訪聞屯
田盡係膏腴且據前項頃畝會計每畝除出種糧止以三碩為率
約收二十五萬餘碩若將一半撥充自來不涸水運應副去歲歲
司米一半對減川路糴買般發歲計米亦可少寬民力冀臣近休

問得利路興元府洋州陝西路岷州夏麥大熟皆可就糴除興元
府洋州已委利路轉運副使鈞光祖措置就糴五十萬碩外岷州
緣宣撫司屬官異議措置未得若屬官肯於岷州就糴二十萬碩
兼用營田所收一半之數十二萬碩三項共計五十七萬碩每年
水運應副閬利州以東歲計米五十八萬碩願得此三項歲計足
矣可以盡數蠲免川路糴買舡運此乃岷民之寔惠守邊之策朝
廷所當留意者也不知務此但責應辦今之所入三倍劉晏之猶
不足雖晏復生亦不能辦况如臣者豈敢望晏之一能保其不
敗事誅責計臣雖不足道然四州生靈休戚所繫朝廷所宜動念
也裁節冗濫措置糴買臣累有奏陳未準回降旨揮今輒復陳本



未是皆臣之職事也不敢隱默苟避謹訂伏望聖慈特賜睿察此
玃閱全蜀大計改止胡去錢物時雲數目外並全載之不得其本
月日且因樊論詒書附見奏中言累拜朝旨不許添印泛料又言
逐回梁洋守臣修築堤堰特降獎諭又言裁節冗濫累有奏陳未
詳四降梁洋獎諭事已見此月十七日戊寅不許添印汎料指擇
在此月二十八日已丑以事考之迨此奏必在今年六月
以疏未破文今此樊論詒書之前當求他書共本日

癸未左武大夫宣州觀察使王公亮知閤門事

甲申張浚奏江東宣撫使張俊遣參議官史愿來議修城事上曰
昨內殿引愿入對問軍中教閱曲折曰使告俊每隊五十當增旗
頭一人常卷之以待用每遇出戰旗以簸揚而懷泊收軍而退或
無以寓三軍之目於是植兩楹之旗則衆無惑矣上方錄諸軍置
副浚奏曰此亦旗頭之副上以為然先是浚自淮西歸以除王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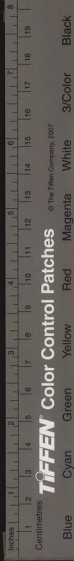
為不便奏論之左設一軍皆故羣盜驕悍自恣而統制官中侍大
大武奉軍承宣使鄴瓊素與德不叶光世以瓊屢立奇功待之與
德等瓊聞德為帥不自安乃以瓊為副都統制瓊除左護軍副都
統不見本日張浚
行狀云秦檜等奏以王德為都統制即軍中取鄴瓊副之公俱以
為不然奏論之檜曰歷所書讓諸軍置副在浚還朝之後則二人
非並除也殿前司等處置副統制者
押在後五日已丑或可移附殿日
詔以時暑命行在所及行

宮御史各一員應詣獄囚諸路州軍令監司分詣右朝散大夫

呂錫山依舊知果州錫山大忠子也大忠入防兄紹聖
寔文閣直學士寓居於蜀

上台之錫山辭不至集英殿修撰知衢州董奕提挈江州太平
觀從所請也初命季士院策試行在所所及行宮樞密院都督

府致士五十三人得陳壽昌等十人合格詔便守授官平守免文



解一次餘皆賜帛罷之 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提本江州太平觀

鄭湛卒

乙酉手詔自今內外臣寮荐士或不如所奉及罪當并案者必罰
毋赦上以荐本法壞甚者以子弟姻親互相荐論至犯史職則徒
俸首免故條約焉尚書省言自來立法太重不能必行乃詔自今
犯賊私罪者奉玉通降二等其以子弟親戚互荐者今臺臣察之
監察御史趙渙乞今侍從至職事官不限資序各奉才堪大器
者人候三二年之間按其治狀同其賞罰詔行在所侍從官限
一月通舉二十人

丙戌右宣敎郎知劍州梓潼縣候臨令再任以士民奉其政績也

丙戌中書言諸路監司除授依祖宗法即不避本貫詔如故事仍
正避置司州

戊子詔皇太后三代特封贈一次姬誠忠郎謙訖各進七官為關
門宣贊舍人以后初正尊號故也 左從政郎荆湖南路提點刑

獄司檢法官王湛特改合入官以荐對也

港已見去年十月辛酉

已丑張浚奏論史事曰言以紹聖以舊史不公故再修而蔡卞不
後人將又不信上曰謂之寔錄但當錄其寔而褒貶自見若附愛
惜之語豈謂之寔錄工又曰今日重修兩朝大典不可不慎浚曰
敢不恭承聖訓自趙鼎去位有言神宗寔錄改舊史非是者故浚



癸及之日歷已丑後殿進呈臣汝奏火館事云云名徽宗皇帝

其上又少須別有言語餘見六月未并注

神御殿曰承元時未有殿而禮官言明堂前一日太廟朝饗當用

原廟殿名為樂曲之名乃命學士院撰定焉此乃黃精厚為博士時所請

殿前司行營右護軍後護軍並許置都副統制前二軍當考中

書言四川錢引近來印數多慮害成法詔禁止令置制大使司覺

察如違重寘典憲四川錢引舊書放兩界為二百五十一萬餘緡

至是通行三界為三千七百八十餘萬緡故條約焉

庚寅尚書右僕射張浚言臣先備員川陝宣撫處置使切見和靖

靈士尹焞緣叛臣劉豫父子迫以偽命焞絀涉大河投身山谷自

長安徒步趨蜀崎嶇千餘里乞食問路僅獲坐全臣常延請至司

與之晉接觀其所奏所養誠有人過人者紹興中寅春被命還朝

蓋嘗以焞姓名達之天聽今陛下博採群臣召寘絀筵而焞辭免

新命未聞就道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遣初焞

行至九江會諫官陳公輔請禁伊川李焞復辟曰李程氏者焞也

焞乃顯言其李行誦趣台之焞猶不至熊克小歷畧載此事於今年正月未又云焞顯言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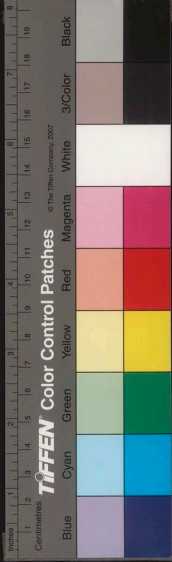
把偽之帥焞乃就我蓋誤矣江州去建康不遠而焞以九月上旬方及國門至此已百餘日況其間一再辭新命至閏月上旬方題

今拱職是時焞得非已歟非因此奏而遂就職也今不取

是月汴京無雲而雷有龍起撼宣德門城宣德二字偽齊隔階

州劉豫以進全張浚為偽皇子府事偪差使浚原州人初見建炎四年春未

六月辛卯朔改謚惠恭皇后曰顯恭



壬辰右承議郎新知楚州韓元傑罷坐前守濠州日共兄元英私
獨宿州而不以聞也時元英已奔劉豫豫用為戶部員外郎

於已秘書少監蘇符言史館見重修哲宗皇帝寔錄元祐政事屢
致分吏尤當盡付天下公論非符所宜奏預望改除一閑慢差遣
三省勘會元豐紹興指揮係令秘書省長貳道修日歷詔劉興符
照會左司監陳公輔入對高奏興復之策因言眾論謂南兵不
可用上慨然曰赤壁之役曹操敗於周瑜淝水之戰苻堅敗於謝
無北人豈常勝哉越王勾踐卒敗吳王兵強諸國亦豈壯方士馬
邪日歷六月己酉後殿進呈陳公輔劄子此錄表對興復之策去
邪云按公輔此月六日進對劄子即與日所上則得上語乃於已
面對之日也

故附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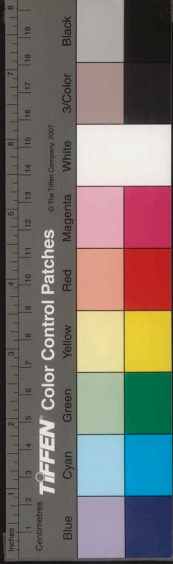
詔建康府守臣遇有奏稟事許非時上殿直秘

閣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秦誅官王兵罷以樞密使秦檜引親
馬軍司公事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平海軍承宣使權主管行宮
馬軍司公事蘭整罷軍職提本台州崇道觀以陞馬有傷故也今
至管步軍司公事邊順兼權

甲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遣左朝奉郎本司主策机宜文字趙子
瑋奉表起居因統所遺衛兵赴行在上引對及還賜益詔書獎諭
人眷以銀合茶藥述文帶象簡子瑋燕懿王後東平漢令鑑子也

賜益詔書予以
是月戊申降旨

乙未罷江淮營田司以直徽猷閣淮東轉運判官蔣琛直祕閣淮
西轉運判官韓璉直祕閣江東轉運副使俞侏直顯謨閣兩浙轉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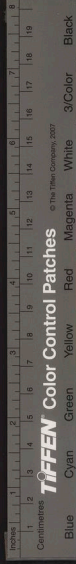


副使汪思溫並兼提領本路營田仍督青州縣當戰官接續措置
提領官樊賓王弗俟結局還行在先是議者數陳營田之害上命
樞密院計議官李宋按視頗如議者所云中書乃言自置營田司
數年已有成效但路分闊遠難以周遍若不專委帥漕就近措置
深慮卒無增廣卻致廢弛成法故有是旨三省又言恐州縣現望
乞命帥漕察其稽違與增廣者而賞罰之後宜在是月壬寅
丙申御筆史館重修神宗皇帝寔錄尚有詳畧失中去取未當恐
不可垂信傳後宜令本館更加研考逐項貼說進入以茲觀覽先
是秘書著作郎何掄高對乞刊正新錄記謬前三日命掄兼史館
校勘是月至是批出掄所言張浚意也輔臣進呈上曰史官公心

去取方可以垂信萬世知樞密院事沈與求曰神宗一朝史至今
紛紛未定此蓋史官各以私意去取指為報復之資故久而未訪
但能公心寔錄庶可傳信趙鼎行寔云初曰臣僚上言格泰二史
言其非者乃辟御筆改修又鼎事寔稱
非乃宰相擬定見今年七月戊寅并注

戊戌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劉鈞兼都督府諳諳軍事鑄時以
所部戍戶州故也 詔四川制置大使司津遣隱士張大猷赴行
在大猷龍水人隱居翠微巖知天象嘗做唐制為蓋天圖謂可置
之几案及備軍帳中候驗因為木式以獻席益為上之乃詔大猷
併嘗所歲天文祕書赴行在

已亥德慶軍節度使充萬壽現使茸淵為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



同三司

壬寅詔徽猷閣待制新除提本萬壽觀兼侍讀胡安國累上章引
疾可與使即以右司諫陳公輔等有言也乃以安國知永州倉
部郎中兼權大理少卿薛仁輔言比年以來法官震闕斷刑官十
四員而應格者無三數人貳刑法官恩例增重而每年中遠者無
一二人加以數歲恐遽曠官望詔有司討論祖宗設法科之制於
京西荆湖淮南江西每路量立明法科解額以收遺才詔刑部條
具申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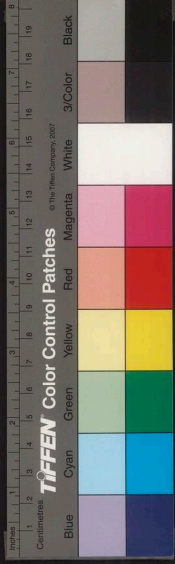
甲辰武功大夫鳳州團練使殿前司選鋒軍統領占俊降三官俊
所部修武郎輔于私役軍士俊杖之死主帥楊沂中劾于朝故有
是命

乙巳知樞密院事沈與求薨于位特轍視朝二日贈七官為左銀
青光祿大夫即湖州賜田十頃上將臨奠之其家辭而止與求再
執政僅數月未及有所建明後謚忠敏 詔宣撫司屬官自今毋
得違老人

丙午攝太尉張浚率群臣為大行太上皇帝請謚於南郊先是江
端及為禮官建議攝太尉名定不正乞改用三公奉冊至是浚復
攝是官失之也既而浚亦以為疑乃命禮官討論其事後遂改為
攝太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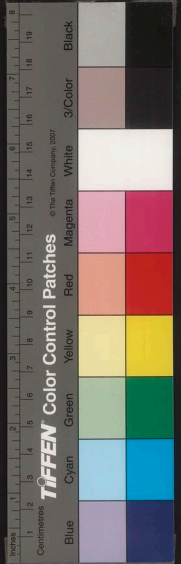
七月壬
戌降旨

戊申兵部尚書黃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往淮西撫諭諸軍祉初



在是康每有平戎之志張浚大喜之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欲罷之恭知政事張守以為不可浚不從守曰必欲改圖須得有紀律聞望素高能服諸兵官之心者一人乃可浚曰正為有其人故欲易之也時祀亦自謂若專縱一軍當生擒劉豫父子然後盡復故疆及光世罷乃命祀先往淮西直秘閣詹至聞之道浚書曰呂尚書之賢固一時遊燕如此軍恩感曲折刃翼成就恐不得此前人兼此軍今已附王德德雖有功而與鄭瓊輩等夷忌其下有不能平者願史擇偏裨素為軍中所親附者使為德副以通下情會祀還朝而瓊與其下八人例求訟德于都督府且乞回避都督府謂德為直寢不行瓊等又訟于御史臺德亦言瓊之道乃詔德

還建康以所部一軍隸督都府復命祀往庐州節制之祀將行賜以鞍馬犀帶象笏撫諭甚寵皆非從官故事申書舍人張燾見浚言祀書生不更軍旅何得輒付浚不從祀又辟都督府準備差遣陳克自隨資政殿學士葉夢得與克厚謂之曰呂安老非馭將之才子高詩人非國士也淮西諸軍方互有紛紛之論是行也危矣哉亦弗聽祀克皆留其家以單騎從軍右司諫王縉請于都督府屬官中選知兵者助祀謀議且留軍中撫循訓練以通將士之情不報此以趙鞋之道史蕪克小歷詹至王縉蓋張浚行述奏稱許于御史臺今從之徐夢華北盟會編云鄭瓊求王德之罪干朝德吝知之遂赴行在上問之紅其言諸將驕暴恐別生患上嘗恐遂命德以水軍入衛蕪克小歷云德亦訟瓊守之過乃召德以本軍還德為都督府都統制按今年九月二十四日德中辨死事狀



猶擊左翼軍都統制銜本克所去

詔以欽廉邕州去歲大水木

四貴令本路常平官蠲賦稅賑飢乏其公私欠負皆停之右承

議郎直祕閣新提舉荆湖兩路常平茶鹽公事叔猷貶秩一等坐

前為江西提刑不翼寔殘破州郡逃亡人戶蠲減上供錢雖該思

特責也此未知與五年三月丁及叔猷中
江州隱履上供事有無相關當考

已酉皇叔檢校少師光山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褒開府儀

同三司士褒嘗曰對勸上留意邇民上曰朕以兵戈未息不免時

取於民如月樁之類欲罷未可一旦得遂休兵凡取於民者當悉

除之時建康有積欠左藏庫錢帛乞免輸上曰建康兵火後遺欠

無幾朕何忍更取積運耶可並除之曰謂臣曰朕嘗諭趙鼎宣和

以前宰輔非其人費用無節誅求無藝四海之民困於科歛不得

安業朕嗣以來思與之休息又以邊事未靖軍費之資取辦於諸

路者尚多斯民之災如此儻他日兵寢朕當蠲罷雖租賦之常亦

除一二年朕之此心天地鬼神寔照臨之張浚等曰陛下聖志如

此天必助順民之休息固有期矣他日更在陛下選用大臣推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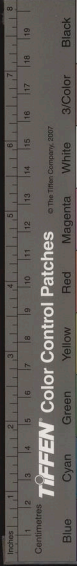
德意上曰然事亦在朕秦檜曰陛下聖志既定人誰敢違曰論及

唐太宗不能去封德彞宇文士及朕常以為恨既知其奸佞猶信

之不疑陳與義曰古人謂去佞如拔山浚曰太宗所謂忠惡而不

能去也命秦知政事陳與義換蹕奉皇后謚冊文吏郎尚書孫

近兵部尚書呂祀家三謚寶 詔顯肅皇后外家有服親各還官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九

有差左宣毅郎田如鼂主管亳州明道宮理作自陳如鼂為御
史坐上疏詆張守斥去及是復之

辛亥祕書省校書郎兼史館校勘張樞守著作郎左朝奉郎李

良臣為校書郎良臣巴見紹興三年六月良臣自蜀召歸上召見而有是命

賜龍圖閣直學士汪藻銀合茶藥以其纂緝詔旨之勞也

壬子左通直郎林安宅主管西外敦宗院安宅舊為宣諭官朱異

所荐至是始命之安宅初見三年七月甲寅左朝奉郎四川制置大使司主

管机宜文字趙子琇再入對四川財賦自茶鹽權沽與夫常賦之

外可以拱公上之求者經度措置固已曲盡在今無復理財之術

仁有惜財之術尔望明詔主兵者念民力之已殫應泛濫不急之

費當自有以蠲減典計者知戍兵之久勞煩大軍經費之須務未

所以贖給如此則兩司相通皆能贍軍郵民同濟國事詔川陝宣

撫使吳玠都轉運使李迨措置後五日擢子琇提奉荆湖北路常

平茶鹽公事時川陝贍軍錢門迨遣官屬分行三路台三等井戶

量增貼納錢上等每百斤增千錢中等七百錢下等三百錢自是

為例而子琇未知也子琇奏下在是月丙辰除今在丁巳今因引

日今附子琇奏疏之條克小應云上殿官趙子琇詞知蜀中事云云蓋不詳其本末也

丙辰尚書省請中命奉人程文許通用古今詩儒之說及自出已

意但文理優長即為合格從之

乙未執政進呈左朝奉大夫蒲贛乞駐蹕江陵上曰荆南形勝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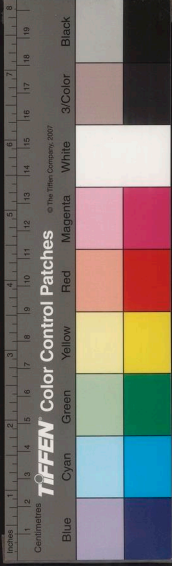


古吳蜀必爭之地宜諭王庶益濬治城甃括徠流移練兵積粟為
悠久之計張浚曰庶在荆南頗有治行元係祿學士猶未浚舊職
上曰可遷舊職使悉心府事上又曰蜀中多士幾與三吳不殊沂
日上殿如李良臣浦贄極不易得因論士人各隨所習如蜀中之
上多秦蘇軾父子江西之士多學黃庭堅浚等曰大抵耳目所接
師友淵源必有所自貴閩中人浚在閩州引為宣撫處置司主管
机宜文字至是自知彭州召入後六日遂以贄行尚書兵部員外
郎左司諫陳公輔權尚書禮部侍郎降授左朝散郎致仕王次
翁令再任秦檜之再召也道出婺州時次翁居丁癸其檜遇至是
起居即樓始為檜言次翁甚宿兵部尚書呂祉等奏次翁天資秀

反履行清修年未六十浩然未退召寘朝列必有可觀故有是命

次翁去耳四月方除湖南大判司奉議官不知何時致仕熊克小
應云數始為秦檢言呂頌浩言即其人也頌浩再相兩次共用一
至此始免曰非其類也遂落致任以其即官召之按紹興三年
於頌浩在相位次翁自廣西清拾運合頌浩免次翁亦乞祠而
去此頌浩再起又以上換辭之與克所云全不同當考又次翁也
秋開浩致仕旋又得祠明年三月方除兵部郎官克不詳考耳
丁巳吏部尚書庶侍讀庶史館修撰孫近引疾乞祠張浚等皆言
道之賢宜留朝廷張守曰此安足深信陰陽技術惟卜筮最為沂
古古人精于術數故無毫髮差今人能如是乎君相造命固不當
言命况近時日者尤不足信朕未嘗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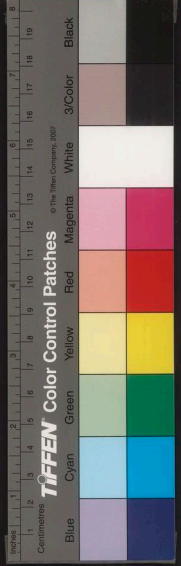
已未給事中廉直學士院胡世將權尚書禮部侍郎吳表臣並庶
侍講詔回易庫撥隸却督府權戶部侍郎王侯仍舊然領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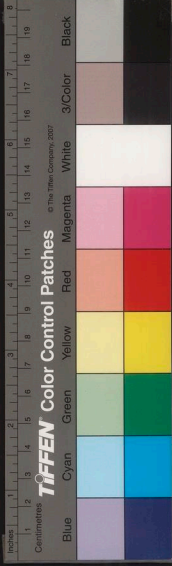
務苛細者皆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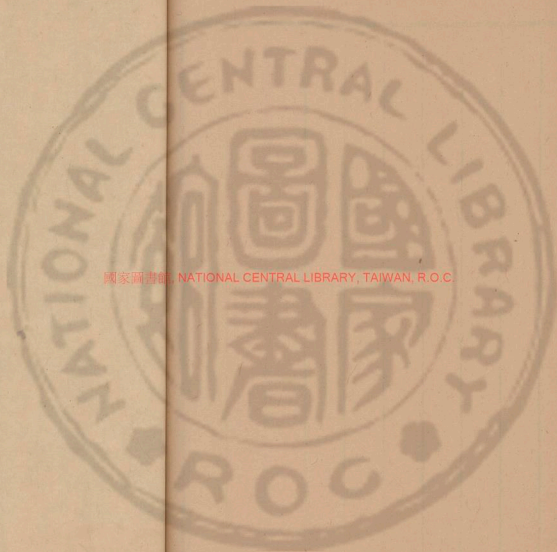
是夏金左副元帥魯國王昌等以內起大獄各不之華地避暑大帥領三省事普國王宗維乞兒官為庶人以贖尚書左丞高慶裔之罪金主置不從斬慶裔于會寧市慶裔臨刑宗維與之哭別慶裔曰公早聽我言今日豈至此蓋慶裔嘗教宗維反也山西路轉運使劉思河東北路轉運使趙溫訊坐累當誅東京留守宗雋與溫訊善匿其斲命以俟赦乃得免其餘連坐甚眾皆宗維之黨金難書云高奇逆即位十年儲位久危瑪哈利于幼主易制陰謀中何古達之孫而應馬奇逆將以子為嗣乃劉建三省首除高奇昌之子為尚書令阿古達次子罔倫貝倫錄尚書事尼瑪哈陽尊二人而慶裔於下江按立二太子之子為皇太子丙辰年高奇逆死土阿古達次子錄尚書事者封秦王置兩人于闕敵尼瑪哈還太

領傳三省事拜都元帥內外之民皆出于已金主十二年少守燕位而已泰宋二王方格尼瑪哈之術丁巳春因群聚公所謂宋王者以所受封王之命擢于尼瑪哈前歷吐魯中積憤尼瑪哈深成祖殿包羞受辱亟歸私感疾不起以是年十月二十一日死國成後歸于泰宋二王逆送尼瑪哈腹心之人殺左轄高慶裔山西清使劉思河左撥罔新右轄蕭慶為庶人尼瑪哈用事日凡所施設一切蔡麗宗雋太祖晏第六子博勒郭也宗雋所居官必復租稅甚得藩漢間心熙時有酒過及除東京留守金主置勅令止飲道有渤海僧以杯酒獻者即命敲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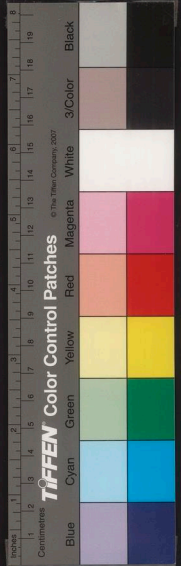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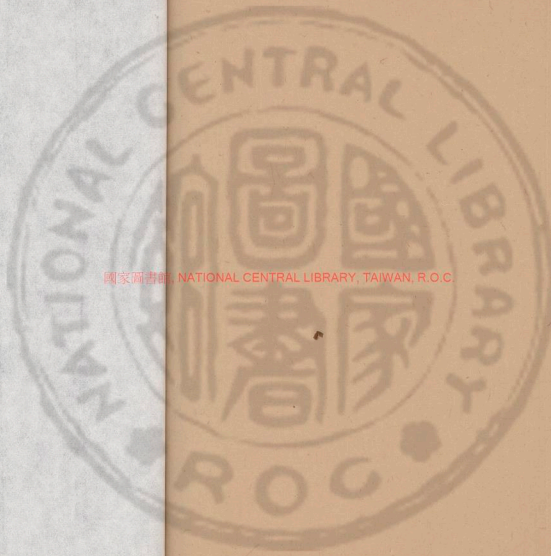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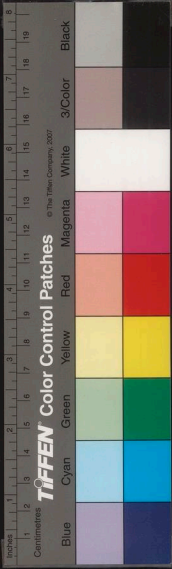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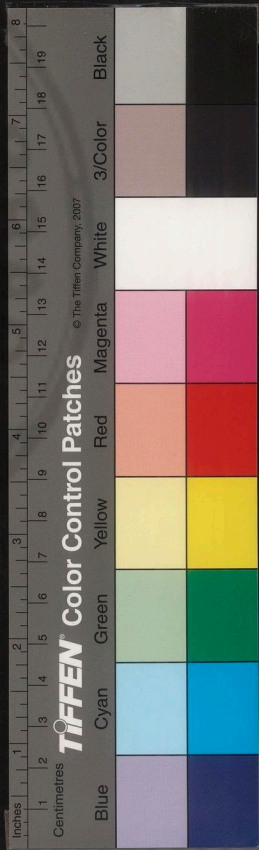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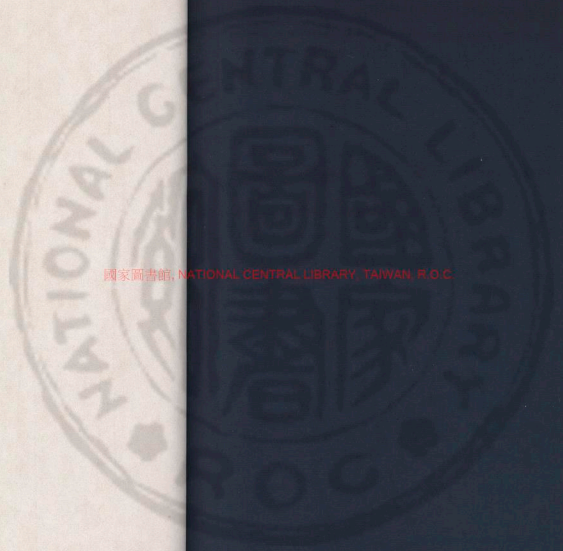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紹興七年七月至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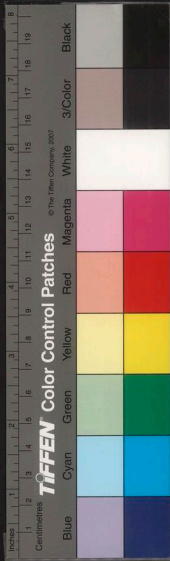
冊五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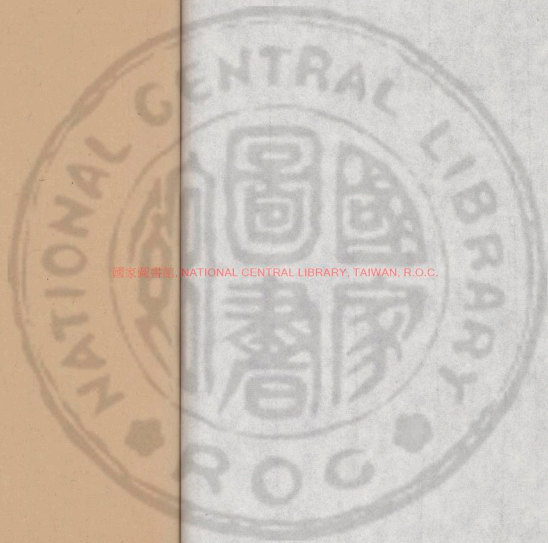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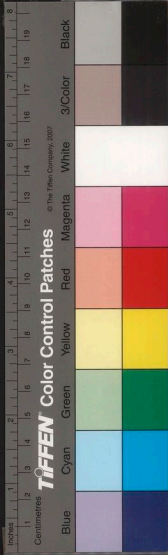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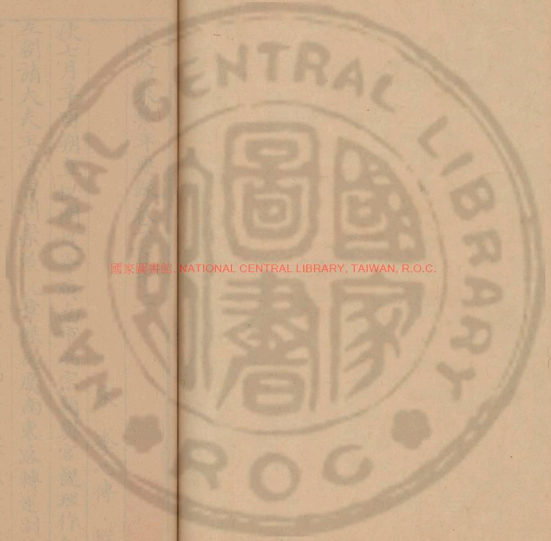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上月...
 五...
 國家...
 世...
 人...
 使...
 孫...
 代...
 本...

3392691 v.45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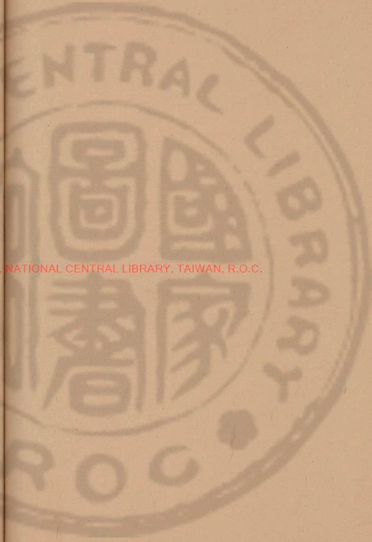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秋七月辛酉朔直秘閣提奉廣南市舶宗穎與宮觀理作自陳
 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章傑為廣南東路轉運副使傑初
 以家世坐斥至是復起 左文林郎成都府成都縣尉羅萬改京
 官堂除大邑萬以荐對而有是命十二月丁卯 癸亥光山軍承
 宣使帶御器械錢恂為樞密副都承旨 右朝奉大夫直徽猷閣
 孫佑奪職降二官坐守度州不捕盜具奏事夫寔也佑聞張覺文
 代已乃引病乞官觀故責之 直秘閣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
 奉議官韓球陞奉議官辰都督府隨軍轉運副使 甲子祕書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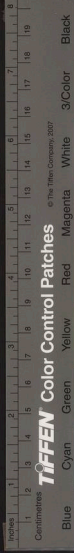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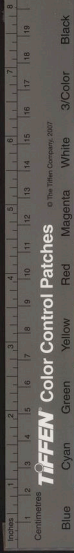
校書郎兼史館校勘高開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令樞密院雖號本兵之地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都督專主用兵亦宜屬於樞密不宜以宰相主之是朝廷以上兵柄是分為二人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雖利害灼然可見官長且不敢自決必請于朝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江官屬乃與胥吏無異又政事之行給舍得以讞駁臺諫得以論列若給舍以為然臺諫以為不然則不容於不改祖宗時有讞駁臺諫章疏不以為嫌者恐其得於風聞致朝廷之有過舉然此風不見久矣臣恐朝廷之權反在於臺諫且祖宗時監察御史亦許言事靖康中嘗奉行之今則名為臺官而寔無言責此皆名之未正

者也宗正丞辭知柔奏宗室訓名睦親宅希字下連必字廣親宅夫字下連時字親賢宅居字下連多棣華宅卿字下連茂字並從之直秘閣修撰四川轉運副使陳遠猷原川陝宣撫司參議官提點本司營田 詔紹興府廳請進士耿鉉放還本貫却督府請諸軍有面刺大字及燒灸之人不許入皇城門從之時西北忠義人多有刺面為殺敵報國等字故申明烏 乙丑直龍圖閣知虔州張曾條上措置盜賊事件張浚等言嘗有才必有措置秦檜曰嘗向知南劍州能平賊甚有功而言者以為多殺平人毀譽是非不公如此上曰大凡人為血氣所使而愛憎移之所以毀譽是非不公在上察之耳浚曰士大夫少學故如此孔子許顏回為王



性蓋唯不遷怒不貳過者可以為天下國家也上曰孔子所許顏
曰一人而已可知其難士大夫少時為血氣所使而輕任喜怒求
李既多若能知悔則亦少累朕為親王時或困事輕用喜怒至今
不能忘常自悔責中興聖政史臣曰人君過失與常人不同天下
臣民惟以順君為美或肆之而亦莫或回之
阻上雖早然將立與於常情乃能自反爾故以過為失詳者
帝十萬文過以自安者常十百倍過而能自反者幾于一也丙
實秘書郎張戒提奉福建路茶事上曰論館中人材以為戒好資
質未更事任可令在外作一任復召用之戒聞請補外後二日
上謂輔臣曰士大夫湏更歷外任不必湏在朝建若既缺達而止
令在外則又不盡用材之道陳與義進曰前日陛下惜張戒人材
除外任以養成之聖意甚矣上曰中書省可籍記他日復召用

右朝散大夫宇文師瑛知建州以其母安定郡夫人黎氏有請也
修武即閩門祇候何薜添差兩浙東路兵馬副都監丁邦起復
太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遣屬官王敏求來奏事初飛請解官
求報乃以本軍事務官張憲攝軍憲事在告而權宣撫判官張宗
死命下軍中籍籍曰張侍郎求我公不復還矣直竇文閣新知奉
賜府薛弼在武昌未上請憲強出臨軍憲諭群校曰我公心事泰
議必知盡往問之群校至曰張侍郎來由宣撫請也宣撫解軍政
久沿革乃如此宣撫聞之且不禁今朝廷已遣勅使起復宣撫矣
張非久留者眾遂安此段熊克小歷擊之于今年四月丁未已前
蓋故是時飛宗元未權宣判今移附此又詳
周今年三月已除襄陽今
稍修潤其文今不報貽今
上命恭議官李若虛統制官王貴請江



州敦請飛依舊管軍如違竝行軍法若虛等至東林寺見飛具道

朝廷之意飛堅執不肯出若虛曰相公欲及邪且相公河北一農

大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柄相公謂可與朝廷相抗乎公若改

執不從若虛守受刑而死何負於公凡六日飛乃受詔此段在北

盟會編修入但日歷所載降旨恭佐將校數請乃去年赴行在張

四月事今年全不見指揮此史當求他書參考

沒見飛具道上所以春過之意且責其不候報棄軍而虜虜飛詞

躬曰奈何沒日待罪可也飛蒸之遂具表待罪此亦飛徐夢羊所

此中興遺史岳侯傳皆稱上故飛赴行在論遣還軍而日歷全無

之故此月戊辰上宣諭捕臣有云飛臨行時朕明諭之云云則飛

嘗入朝審矣據陳公輪四月間河秦亦云陛下且當與飛及復赴

難又云依張浚自淮西戶當明著列光世之罪以警諸將以事考

既則謂飛是行在當在飛沒未往淮西之前飛還武昌當在張浚

既回建康之後但未見本日耳今因王徽求奏事遂併書之當未

恭書上慰遣之將行上謂飛曰卿前日奏陳輕率朕寔不怒卿若

怒卿則必有行遣太祖所謂犯吾法者惟有劔耳所以復今卿與

軍任卿以成復之事者可以知朕無怒卿之意也飛得上語意乃

安中興時政史臣曰人主平時取不道思與成出已望外取將

之威出于物表燕後可以抑其力服其心而得其死力也太祖遣

上金錢伐獨一日念其寒脫兩服裘帽賜之其代江南也曹彬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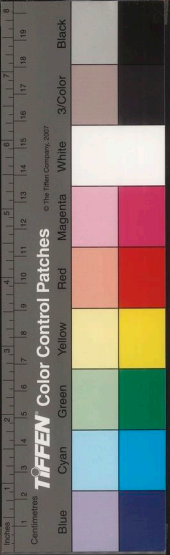
入師以臣劔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于此無他駕取奕雖

則親軍戴之高宗亦嘗自言朕拊膺中丞命皇恐至於飛奏陳

卒皆成功此其林豈在太祖下若乃濫賞以獎至是遣敏求來奏

事委曲感恩云非官家保全何以有今日翌日上以其詰諭輔臣

秦檜見飛奔趾已有忿忿之意矣左司員外郎李弥遜言臣聞



晏為國者如持衡本末輕重常使適平無偏而不平之患唐自中
葉以還方鎮騎橫稔成禍亂至于五代益甚藝祖躬親其業故削
州郡之權以尊王室以攬威柄誠得銷患救時之宜然當是時強
兵勁卒悉屯京師及西北近畿往來更戍不絕於道百姓逸樂財
用豐行州郡奉行詔條得以無患其後承平既久兵制浸隳民益
無聊而州郡之權益輕本末俱弱以致禍患此已然之明効也至
于今日曾未少革帥守但其空名兵寡民貧城池隳敝財賦悉以
上供餽餉不足枝梧目前常不暇給平時稍為備守之計則群譏
而力沮之萬一有警拱手罔措督者則甘心守節不商者則奉身
赴生雖誅竄失職之吏其害已不可勝道矣臣愚願慎擇副材以

任帥守假之事權使得竭才展效鎮安方面上寬顧憂下銷姦究
以效臂指之用詔樞密院措置自祖宗世陝西河東北三路皆以
文臣為經畧使領大兵武臣為總管統將官受節制熙豐後始置
武帥論者非之自渡江以來公遠之兵盡歸諸大將帥臣反出其
下故彌遜有是言然至今不能改也戊辰起居郎接始言切見國
家暴兵露師之日久有財匱之憂近者妄陳財用四事雖蒙開納
有司終不能小有損益者必主討之司未嘗親見其本末也切者
唐故事宰相領監鈇轉運使而同時在位者或判戶部或兼度支
臣愚以謂使宰相兼有司之事則不可若泰做唐制使戶部長二
兼領諸路漕權何不可之有若戶部兼領諸路漕權內則縱大計

之出入外則制諸道之盈虛以時巡行如劉晏自按祖庸以知州
縣錢穀利病而事之本末皆身親而目覩之何者可行何者可罷
新業無復疑伏望陛下臣之說詔大臣講究之詔三省相度措
置是月戊子施行始又請令行在侍從官各舉通判資序或嘗任監察御
史以上可以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皆具已試之狀保任以聞朝
廷籍記姓名過闕除校沒有不如所舉則正繆奪之罪詔如所奏
仍令中書門下省置籍壬申張浚以早乞率從官禱雨又乞死
後慮囚等數事因奏如浙西諸郡及宣州廣德軍地形下未竟早
如鎮江建康地形最高最充闊兩上曰朕患不知四方水旱之寔宮
中種兩區稻其一地下其一也高昨日親閱之地高者其苗有槁

意矣須精加祈求庶幾數日間得雨也時方盛暑浚一日坐東閣
參知政事張守寅入執浚手曰守向言秦舊德有教令與同列徐
考其人似與昔異晚節不免有患失心是將為天下深憂蓋指樞
密使秦檜也浚以為然 監察御史李誼守右正言蔽蔽閣侍制
邵溥上其父伯溫所著辨誣三卷上曰事之紛紛立錄一邪起耳
數十年來士大夫相攻詆幾分為國幾分為民皆曰私意託公以
逆其事宣仁之謗今已明白紛之之議可止矣蘇克小題稱柳時
其父所著辨誣蓋誤其寔溥推州 提舉修內司王鑑特降一官
陝宣副時夜奇紅寫今始付出耳 時以金陵宮室未備置修內司主其役而命鑑領之鑑請聖祖殿
基為秘第部曲多占民居又遣使臣儲穀市王安石家田之在宣

